

天津新小報叢書之一

君子

羅遜珠君著



六君子 目次 小的著

第一回 洞房花燭夜

第二回 高始覺的經濟學

第三回 藝術之宮

第四回 珠聯璧合

第五回 設壇請神

第六回 唱搭桌戲

第七回 開辦學校

第八回 建設

第九回 新女性

第十回 興波作浪

第十二回 春季旅行

第十一回 籌備遊藝

第十三回 一件怪事

第十四回 海屋添籌

第十五回 美人計

第十六回 四面楚歌

第十七回 起了風潮

第十八回 君子曰終

第一回 洞房花燭夜

這天是麻子結婚的日子。又趕上好天氣。所以麻子府上來賓很多。門口見貼着「夏宅喜事」的紅條。就是牆壁上寫着的「中醫夏世仁一幾個大字。也重新用紅斗封兒寫了貼上。新郎夏世仁君。刀尺得很。一朵大紅紙花。掛在馬褂鈕扣上。顫顫巍巍的。彷彿他的心弦都在顫動。真一顆麻子裏。都好像按着小電燈。往外冒光。他今年剛剛二十六歲。但也許因爲職業的關係。顯着特別老成穩重。而究竟掩不住他心花怒放。把禁不住的笑意。完全調和在客氣的張羅裏發泄出來。人們長了麻子。並不是一件對不起人的事。然而除了打磨廠的刀剪鋪競爭着以麻子作招牌而外。差不多誰全諱莫如深。拿我們的夏世仁先生說。他不但避諱麻子的稱謂。甚致於有關於麻子的事物聲音。也都避

諱着。譬如他不許娶親人撒滿天星。放爆竹不准放麻雷子之類。事事又不能盡如人意。來賓裏面也仍有故意在他的臉上取笑的。來賓裏最出風頭的。當然要算姑奶奶了。而所謂姑奶奶的好像天下都一樣。應當發一種人們所公認的脾氣似的。她現在守了寡。她的丈夫還是夏世仁一劑藥給喪了命。所以她的脾氣越發大。一進門便挑鼻子挑眼的。一切都看不上。轎圍子舊了。棚搭的不講究了。傢伙座兒湊合事了。一切沒有不加以批評的。而且還當着許多人。爲表示她的威風和懂得的多。夏世仁因爲究竟她是自己的胞姐。只得忍氣吞聲。自己更念着說。一誰不知道講究好看。現在不是趕得這個年月嗎。一個人辦這麼大事。就不容易。要是看不上的話。掏出三百五百的來。這才是姑奶奶的大方。光說是不成。一姑奶奶聽了。就如放了個麻雷子似的炸起來。其實姑奶奶的氣。不是打一處來的。她這回掛了一端一毛多錢。

一尺的麻葛幃子。在她以爲很闊氣了。不料來到一看。還有一塊綢帳子的。偏是夏世仁勢力眼。把綢帳子掛在正中。姑奶奶的帳子反倒擱在一邊。也是因爲姑奶奶的幃子是麻葛的。麻字又犯了一聖諱。一姑奶奶不知。遂吃了這個醋。借着碴兒示起威來。說他們瞧不起姑奶奶了。不能跟他們走啦。踩着脚兒一罵姓夏的祖宗。好像她不是生長於夏家之門的。旁邊許多親友。一看這來勢很暴。假如不再攔住的話。那她將要由罵而砸。由砸而哭了。罵和哭倒也無損於別人。不勸也罷。可是一砸起來。便很危險。那便人人都有弄一身茶或湯的可能。所以大家忙過來解勸一番。茶房也直婉勸。順便把茶壺什麼的擱在一邊。結果由夏世仁賠了不是。姑奶奶允爲暫時不吵。事過去再說。於是喜棚裏暫告偏安。姑奶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似的。和女賓客們進到一個屋子裏。說她丈夫生前如何闊氣。如何好脾氣來。到了十二點鐘。應當

午時發轍了。向例得通知姑奶奶一聲。姑奶奶却和別人談閒話兒。表面裝作毫不注意的樣子。靜等着有人來向姑奶奶說「該發轍了。」然後大方的看她那測金的銅錶。偏巧不作臉得很。大概是忘記告訴他就發轍了。她這個氣又上來了。勉強壓着。站起來揮棉揮襖。樟腦味撲鼻。那是由箱子底剛拿出來的。上面的摺印還很深。居然大家嚷坐席。於是主人讓客人。客人又讓客人。你揪我我拉你。圍着桌子繞。雖然肚子裏直叫喚。可是直說不餓。既說不餓。可又偏不走開。這時向例應由茶房喊。「姑奶奶裏升啊。」姑奶奶坐上首。這是規矩。可是姑奶奶又得謙虛一陣子。然後坐了首位。然後再無多有少的賞茶房錢。然後茶房道謝請安。然後姑奶奶面子十足矣。然而房茶似乎看不起姑奶奶。奶那身麻葛棉袍。他竟沒有讓。姑奶奶又氣了。雖然氣而仍坐上首。氣是氣。威是威。兩種可以並行而不背。但既上坐矣。而賞錢問題又不好

解決。賞錢呢。覺得太冤枉。不賞錢呢。人家又要笑姑奶奶不懂規矩了。於是想起一個折中辦法。卽是一賞而罰。一庶幾乎恩威並施。剛柔相濟。遂由一個手巾包裏。揀出五大枚來。叫茶房道。「給你。」茶房好像剛由棺材裏爬出來。他搖頭道。「您帶着吧。」姑奶奶一聽。使足了勁。把五大枚銅元。向茶房的臉打去。跟着又踉脚罵起來。順便又打了兩個碟子去。於是天下大亂。賓客都躲在一邊。姑奶奶又哭又罵。恨不得在地下打幾個滾兒。可是又捨不得這身新棉襖。茶房也直不答應。想找誰揍一頓。又沒地方下手。這時夏世仁謝完親。由外邊進來。忙問道。「怎麼一回事。」茶房氣憤憤的向前說道。「您家姑奶奶拿銅子兒揣我一個滿臉花。我招着……」他還沒說完。夏世仁氣滿胸堂。掄圓了臂。給茶房一個嘴巴。打得茶房一怔一怔的。其實不知道「滿臉花」三個字又犯了忌諱。茶房不是有意當面侮辱。自不能甘心。也大

罵起來。平日夏大夫本來沒有打人的勇氣。現在不是人多恃眾嗎。果然眾賓客又來解圍。好像不是爲來賀喜。而是來勸架似的。這回的結果是。摔的傢伙照常賠。茶房多加一塊工錢。亂復歸於治。大家又坐起席來。反正不管賀喜也罷。勸架也罷。吃是不能犧牲的。吃飽喝足。熱手巾把兒一擦臉。立刻精神飽滿。食火光恆。專等着看新娘子。一會兒外面鑼鼓喧天。喜轎臨門。先擁進一羣孩子。跟着便許多婦女扶老携幼。浩浩蕩蕩。連擠帶闖。排山倒海而來。喜棚裏緊張萬分。吹鼓手拿肚子挺着八面大鼓。分排左右。一齊敲起。震得人胸裏食直要往外漾。喜轎一直搭進喜堂。新婦下了轎。便有人扶着走進新房。這時新房便成了禁宮。不准人隨便進去了。據三姨兒說是忌屬豬的和屬鼠的。像趙大媽錢二孀才有資格進去。連三姨兒自己都自動的放棄入門的權利。因爲她正懷着肚子。外面的孩子。本想看看那新娘婦是什麼樣。可是

等了半天。也仍然看不見。於是改變目標。看看那打着飽膈兒的大嘴和破牙籤戳破的牙床子。肩上披着振布的茶房踢着狗。狗在桌底下打架。門外念喜歌的念着吉祥的祝詞。三姨兒的孩子吃柿子。滴達一身的黃湯兒。三姨一邊打着一邊給擦。廚房裏傳出炒杓的聲音。大師傅敲得像電車腳鈴似的。真有點目不暇給。耳不斷聽。五光十色。好不熱鬧。大殺風景的是本家姑舅親二爺。大下逐客之令。那一羣孩子。好像塌了半隻天。哄的往外去了。新郎新婦拜完天地。跟着拜見親友。大家莫不喜氣盈盈。眉開眼笑。首先受頭的是姑奶奶。姑奶奶在威嚴中表示着大方。一邊受禮一邊說。一到過年這時候就得一個小白胖子。一說罷。大家全笑了。這時隨便一句話。卽或是人家說過多少遍。也要闐堂笑一笑。這種笑固然機械。然也算是人情。如此一拜一人。每人都要說個笑話兒。每次都能引得闐堂大笑。親戚拜見完了。該拜見朋友。

就有人主張新人不必磕頭了。只要鞠三鞠躬即可。鞠躬一樣是國家大禮。但人人都以爲較磕頭爲禮輕。鞠躬也罷。反正得要見的。於是一羣男客巴不得擠進去了。女客毫不退縮。在這個環境裏。允許自己可以大方一些。跟着說說笑笑。雖然心裏偶然也能想到男女有別。許多滑頭少年。在婦女面前。更要賣弄智慧。逗得新嫂嫂一笑。或是新郎一臉紅。使女客們暴笑起來。然後得意的甩着袖子走出。那笑容半天不會止住。到了晚晌。酒闌人散。可是還有幾位親友沒走。那都是住在附近和本院街坊的。本院街坊姓高。高先生。有三十來歲。頗好風雅。自己起名爲「始覺」。有點覺今是而昨非的意思。和夏世仁氣味相投。時常在一塊兒研究字眼兒。岸然道貌。自炫博學。老氣橫秋。看不起人。可是除去那有錢的。這時有幾位戲迷。拉着胡琴。唱起戲來。有一個唱得很高興。搖頭擺腦的。有二十多歲。打扮也像伶人。高高的領子。纏得脖

子不能轉動。他叫汪笑我。因爲他姓汪。所以學的是汪笑儂。而自己也特別表示出來。取名爲一笑我。一笑儂笑我。不知道的真以爲是親兄弟。他說話有點口吃。可是唱起戲來却如珠走盤。毫不結巴。誰都以爲奇怪。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是怎麼一回事。人家因爲他唱戲居然不結巴。所以都喝起采來。而汪笑我。便更得意的很。面向着壁而回過頭來道。「再拉拉拉——一個倒倒倒板。」琴手操起胡琴。又唱起來。把一段托兆碰碑。唱得非常淒蒼哀婉。高始覺在一旁直搖頭。暗道。「人家喜事。那裏有唱這個喪氣戲的呢。不盡人情至於此乎。」話尙未完。汪笑我又唱起汪笑儂的拿手戲。馬前潑水。「正所謂家徒四壁。日對芙蓉花。……」唱得夏世仁都不好意思起來。幸而這時有人提議。「該開洞房啦。」這才把他的西皮二六止住。鬧洞房這件事。是少年人最喜歡作的。第一是使人受窘。自己快意。這是中國人共同心理。第

二是對於新郎多少有一點忌妬和報復的心理。因爲人們無論表面如何莊重。對於新郎子。總有一些在良心上歉然的思念。高雅如高始覺。也還偶然起了一次心潮。當他看到新娘子那樣楚楚可人的時候。鬧洞房。便是人們揭開了面具。藉着可以隨便玩玩的習慣的昏脾。企圖暢快他的心意。可也奇怪。新娘子不管多醜。自是她當了新娘子。便可以增加她幾分美。夏世仁的新娘子。美中加美。以至使人對於蘇子臉兒發生一種恐懼。怕是將來發生什麼不幸的事。也就跟着想到。一種不幸的事。也許因爲我而發生吧。一心理這樣想。嘴裏却還說笑着滿滿大方的。一點不慚愧。汪笑我道。「叫大大嫂嫂子唱唱一段二二段簧。」旁邊一個叫羅國賢的。是個駝背。說話的聲音刺耳的尖銳。他道。「你說話都不利落。就別巴即往前了。」汪笑我道。「羅羅羅鍋子少少說話吧。」汪笑我自以爲年青漂亮。希望在新娘子前面出出

風頭。卽或自己吃虧。而博得新娘子一笑。也是甘心願意的。姑奶奶又發了話了。「新房還忌着屬相。不能隨便進去。」這話大殺風景。一股熱氣。全被打回。汪笑我道。「她她鬧了。一天。這這時候又討討人嫌。羅鍋子道。「走哇。咱們該打道回宮啦。」頗像法門寺賈桂的聲音。高始覺道。「留神叫駱駝踏着。」羅鍋子最愛跟人玩笑。無論是誰。不管大小。所以人人也全好和他開玩笑。高始覺平時最文縵縵的。但是遇到羅鍋子也偶爾湊一兩句玩笑。羅鍋子道。「得啦狗屎。歇着吧。」大家笑着。一鬨而散。這時。只剩下本家和至親了。那根本就沒打算走。住在這裏的。她們都在東裏屋門紙牌。西裏屋是新房。幾位婦女陪着新婦在說話。可是新婦人一句也沒有說。盡聽她們的啦。可也沒聽下說的是什麼。只是聽她們老叨叨嘮嘮。唧唧喳喳的說個不絕。夏世仁在賬房算賬呢。開銷多少。份金多少。幛子多少塊。高始覺出了兩毛

錢拜錢。兩毛錢份子。來了一家子。吃了兩頓飯。還饒上作天的落座兒。麵。羅鍋子出的是席票。還是道光年間的呢。現在都沒有法兒找這個舖子去了。還有一位叫賈克禮的。出了四毛錢的份子。份子由洋車夫遞進來的。開了二十枚力錢。兩毛錢飯錢。夏世仁算完一看。有賒無賺。這時姑奶奶心疼兄弟了。她叫道。「二爺你還不歇着哪。什麼時候了。還算什麼賬。」夏世仁越在這個冬宵一刻值千金的時候。越是顯顯從容不迫。他道。「好。等一會。這就完了。」他又翻了翻份子賬。大多數是老街坊舊鄰。還全按着老規矩。喜敬四千。合着連一毛錢都不到。他又耽誤一會兒。別人也直叫他休息道。「累了一天啦。該歇歇啦。」他這才走進新房。大家又說笑了一會兒。誇獎新媳婦幾句。又和夏世仁打趣幾句。便繼續走去。屋裏便只剩下新婚夫婦二人了。夏世仁笑着看看娘子。新娘只是低着頭不語。夏世仁想起西廂記來。「哈。怎不回

過臉兒來。……我把你裙帶兒解。……劉阮到天台。……蘸着些兒麻。媽的。這兒偏偏有個麻字。一

第二回 高始覺的經濟學

趁着夏世仁休息。一夜無話的時候。把高始覺先生介紹給讀者罷。因為他也是本說部的主要角色。高始覺今年三十多歲。已經留着鬚子。他以為留着鬚子可以表示老成持重。古雅風流。其實他不知道壯年人留着鬚子。整個兒像個奸細。一點不像端莊的樣子。不管你怎麼凸着頭。椰子繃着臉。他的老婆比他上四五歲。纏着兩隻脚。雅雖不雅。但却古怪得很。孩子將六歲。已經會作揖。會當着客人要錢了。高始覺要是在以前年月。至少是個秀才。現在却受了年頭兒影響。感到生計艱難了。他雖然担任了道德會員的名義。但這種組織是空洞的。沒有什麼事

情可作。不過是聰明一點的文人。想上這個方法。向各方面募募捐。大家分一分而已。現在人們似乎明白徒喊喊道德。也救不了挨餓。對於捐款一層。不那麼十分踴躍了。所以會員們全拿不到錢。然而究竟有這麼一個會。大家彷彿都覺有了靠山。就和未曾發掘的煤礦一般。倒也能安心守着。有時也喊喊道德救國什麼的。但終久是抵不過窮去。致使高雅如高始覺先生。也要講講經濟學了。他的經濟學是開源節流。開源的辦法是在房屋的山牆。開了一個洞。通到街上。順着洞兒賣些雜貨零物。譬如煤油絨線。豆蔻。檳榔。花生糖果。油鹽劈柴等。這是門市部。裏面還出賃孝袍子被褥等項。洞口外貼着對聯。一條是。一應售百貨齊全。一條是。一出貨三新棉被。一還有一個橫條是。一高記小舖。一邊賣着紙烟。一邊賣着道德會出品的戒烟靈藥。固然有些矛盾。可是目的是開源。也就不遑問手段。並且因爲人們吃烟。才得賣這

個戒烟藥。又因爲戒烟藥不靈。所以才還賣着紙烟。洞窗的對面。是別人家的山牆。高始覺貼上一張。「對我生財。」這是同看風水的討教來的。這類開源的辦法。既可以免得報案拿捐。又省得專門照料。高婆子是主婦兼師長。忙得了不得。高始覺自也不能閑着。給人批批八字。合合婚姻。寫寫信件。但這也不是天天有的事。人是不能閑着的。閑着就要生病。生病就要吃藥。吃藥就得花錢。於是開學坊。貼出一書館外附一的傳單。省得登記檢定。連自己的孩子也一塊兒教了。這便是高始覺的經濟學。果然很有效力。高記小舖一天比一天興旺。據內掌櫃的說。可以添上豆腐了。連彩票都可以代賣的。學坊也招來不少學生。大大小小。有二十來個。念四書帶算術。因爲算術必要買本子和石板鉛筆之類。那個高記小舖又可以添上教育用品。高先生上課。順便講些道德的話。如不准學生在街上吃東西。最好買高記小舖的點心糖。

果。在學校裏邊吃。此外又宣傳高記小舖的劈柴如何乾鬆。如何公份量。如果學生家長買小舖的東西。則學生便有免去打手板的好處。所以學生爭着向家長勸買高記小舖東西。而內堂櫃對於顧客們也宣言。凡有送學生來學坊者。才可以得到賒賬的優先權。如此互相宣傳。相得益彰。買賣興隆通四海矣。在這冬天的時候。學生還另拿煤炭費。於是高先生的爐火也解決了。夏世仁這次結婚。高始覺特放假三天。對於學生說。爲友幫忙。義不容辭。並貼出一張佈告云。一照得守望相助。古訓所彰。安內睦鄰。今之良策。裏院夏君世仁。爲我篤友。值茲結婚。豈能袖手旁觀。喜慶大來。不容忽視。特此放假三日。以誌慶祝。仰各生一體知照。煤炭費須照常繳納勿違。切切此佈。一高始覺。還非常得意這篇短文。並選作學生課外讀物。三天過去。學生照常上課。一清早便一子曰學而時習之。一的喊叫。二十多個。齊逞喉嚨。擲得全院如天翻

地覆。說話都聽不見。夏世仁的香閨好夢。自然也被吵得醒了。學生還是越念越聲音大。大學生直咽吐沫。小學生則脖筋外露。腦紫喉嘶。這時。高始覺有朋自遠方來。打門環扣得山響。裏面只是聽不見。還是有人在高記小棚買東西。告訴內掌櫃的說。「門前有人找呢。」內掌櫃的這才告訴了高始覺。高始覺即派一個大弟子出去看。有事弟子服其勞。這也是古訓。一會兒。大弟子拿進一張片子來。高始覺一看。那上面印着名銜。是「道德會會員。時光通訊社記者。武勇國術館交際。興武六悟字班。」當中名字是賈克禮。底下還有幾行住址電話等等。高始覺也無暇看看。連忙走出來。賈克禮已經跨進門內。高始覺作了一個揖道。「失迎。失迎。」賈克禮抱着拳頭在胸前哆嗦了幾下道。「老想望着大哥大嫂。只是沒有工夫。忙得很。忙得很。是。忙得很。」高始覺道。「豈敢。豈敢。請裏邊坐。」孩子們這時已住了聲。反倒顯得太寂寞。

了。高始覺把賈克禮讓到裏屋坐下。叫大弟子去沏茶。用小甜的茶葉。一大枝一包的。回頭再跟師娘算賬。賈克禮道：「始翁近來很忙。」高始覺道：「也沒有什麼事。天天哄着幾個孩子。」賈克禮道：「收入也很可觀了吧。」高始覺道：「那裏。馬馬虎虎的。本來我也不在乎掙這幾個錢。不是閒着也是閒着嗎。」賈克禮道：「是是。不在乎的。本來按始翁這才學。怎麼也應當來個大學校長當當。不走運。不走運。沒辦法。不走運。」高始覺嘆了一口氣。也倒真以爲懷才不遇了。大弟子把茶壺端進來。給賈克禮倒了一碗。給高老師倒了一碗。然後走出來。賈克禮道：「高足很懂禮節。這全是始翁指導之功。一共多少位。」高始覺道：「二十來個。屋子全佔滿了。我想再招幾個。那就好辦多了。」賈克禮道：「人多怎麼倒好辦了。」說着。端起茶碗而不喝。靜等着高始覺的高論。高始覺道：「聖人說。三十而立。有三十個學生就可以立着念

了。豈不省得佔着凳子嗎。」賈克禮道。「好好。立着念還合乎衛生。好。」說完喝了一口茶。挺涼。要吐沒敢吐。在嘴裏噉了噉。覺得溫和了。然後咽下去。高始覺得意的啐了一口痰。好像彈子離弓一般的射在桌子腿兒上。由桌子腿兒往下滴漉。賈克禮道。「我看始翁不如把學校擴充一下。按始翁的能力。很可以辦辦學校。現在辦學校是費財的買賣。」高始覺道。「辦學校。沒有學生不成。我這裏學生太少。」賈克禮道。「那容易得很。拿始翁的名義號召一下。不愁沒有學生的。」高始覺道。「經濟也是問題。」高始覺的經濟就是錢。賈克禮道。「這個不難。咱們可以籌款募捐。我倒有兩個方法。用那個也可以。合着甲更好。第一……」他還沒說完。就聽東裏間內掌櫃的喊道。「狗兒的爸爸。」高始覺的孩子叫狗兒。狗兒的爸爸自然就是高始覺了。高始覺不即過去。表示端着架子。大聲問道。「幹麼。」內掌櫃的喊道。「你到這

兒來。「兩口子打着電話。高始覺偏不過去。內掌櫃的把狗兒派來道。

「爸爸。我媽叫您過去看會兒去呢。」高始覺道。「你媽呢。」狗兒道。

「我媽上茅房。她看了一早晨了。」高始覺無法。非過去不可。叫學生

們看着。又怕他們把糖果偷着吃了。遂對賈克禮道。「我們那屋裏談。

那屋裏還煖和。就是不大利落。別笑話。」賈克禮道。「那有的話。」站

起來。便同高始覺來到小棚。一看四面八方都是東西。腳底下都是埋

伏。劈柴。煤球。堆着一地。兩個人各找個地方坐了。也分不得寶主啦。高

始覺道。「太亂。沒秩序。」賈克禮道。「作買賣自然就不能講究了。貨

物倒是很齊全。始翁不但教育大家。並且還是經濟能手。」高始覺道。

「我的意思呢。是把買賣慢慢作得大了。將來我的學生畢業後。我還

可以留校任用。學學徒。叫他們也懂得懂得經濟知識。二來也可以明

白社會服務情形。」賈克禮叫好道。「始翁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了。這個辦法太好。現在學堂裏不是也有消費合作社嗎。可是他們全在學校裏。不如始翁這樣實地接觸社會好。好麼。」高始覺越發得意。剛要吐痰。一看屋裏沒有隙地。只得把腦袋探出窗外。啐到街外去了。然後坐下說道：「方才老兄說有兩個辦法。法寡人願急承教。」賈克禮道：「一對。咱們書歸正傳。我想有兩條辦法。第一就是請票友演義務戲。第二是來個大規模的遊藝會。我可以請幾檔秧歌。少林五虎棍。高鑿開路什麼的。不用花什麼錢。預備兩頓飯就成。我們武勇國術館全班盡義務。」高始覺道：「有老兄幫忙。當然一切不成問題。可是開辦費也得有一點才好啦。」賈克禮道：「開辦費。其實也用不了多少。我看有三十塊錢足夠。始翁請一支會。足夠。」正說着。洞外有個婦人道：「拿兩大枚的檳榔。」高始覺站起來。往外望了望。把銅子兒先收進來。然後找檳榔。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在什麼地方。」遂喊道：「狗兒。問你

媽攬在那兒了。」狗兒跑到茅房。問了他媽。又跑回來道。「我媽說在豆紙底下呢。」高始覺遂拿了一包。遞了出去。方要坐下。又來了。一個婦女賣五大枚的劈柴。並推進一個小筐兒來。高始覺又喊道。「狗兒。問你媽五大枚的劈柴給多少。」狗兒去了。又跑回來道。「媽說給兩斤多一點兒。給那牆角放着的。」高始覺還不認識秤。又叫狗兒道。「你問你媽那秤錠放在那個星兒上。提着那個秤毫兒。」狗兒去了。半天回來道。「我媽叫我把秤拿茅房去。她再告訴我。怕我說不明白。」高始覺道。「這趟茅房去的工夫這麼大。吃什麼了。」這時內掌櫃的跑進來道。「我來吧。你還是陪着賈先生上那屋去吧。」高始覺樂得清閒。又同賈克禮同到西裏屋。同時感到自己倒不如內掌櫃的能幹。賈克禮道。「始翁真造化。有這麼好的賢內助。大嫂也是能人。」高始覺嘆道。「唉。我不走運。連累她這樣吃苦。剛才說到那支會。我看這

個辦法也不錯。不過得大家幫忙。」賀克禮道。「沒問題。您把這個全交我了。我同夏世仁夏大夫商量一下。都請誰好辦。湊三十塊錢還容易。」說到這裏。似乎沒有什麼問題可討論。一見高始覺並沒有留吃午飯的模樣。只得告辭走出。高始覺送到大門。叮嚀特別幫忙。這才走回。看看太陽。已快正午。遂把學生放了學。學生們見今天沒有背書。非常喜歡。收拾書包。排着隊。出了門口。便你打我一拳。我踢他一脚的鬧起來。高始覺等學生走盡。這才向內掌櫃的道。「今天吃什麼。」高太太道。「吃烙餅凍豆腐。今天飯晚了。剛才來的那個人是姓賈的不是。坐着不走。屁股那麼沉。我聽說你們商量什麼立學堂。開會。還要請幾隻籤兒。」高始覺道。「唉。你不懂這個。這是提倡教育。你懂嗎。」高太太一邊烙着餅。一邊說道。「現在的年頭兒可是什麼人都有。你老呆似的。留點神才好。像姓賈的賊鬼溜滑。你可鬥不過他。」高始覺道。「

鬥什麼。什麼事攔在你們手裏。不用想辦好了。」高太太道。「我不管你們。反正說出大天來。我這小舖不准放學生。剛才你說叫學生當學徒。那可不成。這個小舖歸我管。楞叫狗兒學徒。也不叫他們學徒。拿飯給人家吃。真是老呆了。學完徒。三年之後。就得升夥計。咱們小舖攔的了嗎。」高始覺把手揣在袖子裏道。「我說你不懂。你就什麼也不懂。真正你才是個老身。比方剛才我說的話。那都是假的。對什麼人得說什麼話。說過去也就算了。誰還當真的不成。咱們現在就是想方法弄錢。自是錢往裏邊來。怎麼辦都可。咱們不能吃虧。」狗兒道。「爸爸。咱們要立學校多好呀。也安上秋千。買個大皮球……」高太太道。「好。那得多少錢呢。那勢派兒有多大呀。」高始覺道。「這還不算什麼。要是開起來。還得添很多的廣西嘍。上課鈴。黑板。還得接電話呢。多着哪。」狗兒笑道。「那咱們家就闖起來了。」高始覺道。「再者說呢。學校

立起來。還得招女生。你就是女生部主任。」內掌櫃的道。「學校也有主任。隔壁王家不是主任嗎。他們是鐵路局的。」高始覺道。越說越生氣了。以後當着人還是少說話。說錯了人家笑話。」說着話。飯作得了。三口子圍着桌子吃起來。高始覺因爲看見凍豆腐而想起夏世仁來。忙忙吃了飯。叫狗兒到裏院告訴夏大叔一聲。說。「回頭我爸爸就去。」一本來平時是穿出穿進。毫不避諱的。現在夏世仁一娶了太太。總算有家眷。避諱一點。顯得老成持重。夏世仁的醫道。本來馬馬虎虎的。每天連門診帶出馬。過不去四五個。又搭着多一半是親戚朋友。診了不給錢。到年節送蒲包茶葉來。好在人口簡單。只要身去口去。一家子也就不餓。現在娶了太太。還掬了許多窟窿。嚼穀大了。將來的艱難。也頗可想得出來。近來就仗着配點兒丸藥膏藥什麼的。零零碎碎的賣點兒。姑奶奶還住着沒走呢。賃着高家小舖之新棉被。這也是錢哪。可是

稱心的也有一樣。就是娶這麼一個好媳婦過來。因為媳婦長得美麗。所以待遇上便不同了。什麼事都由着媳婦的意思。方才高始覺帶話說一會兒過來。看了看娘子的臉。並沒有什麼表示。這才答應了。一會兒。高始覺進來。套上了一件馬褂。一見面便作揖道。「新婚如何。想必得意。下巴顯着瘦了。」其實兩天如何能看得出瘦來。祇不過是高始覺先生的雅謔。夏世仁笑道。「不致於。」然後請出太太重新見禮。太太很端莊的請了安。可是連茶水都沒張羅就進裏屋去了。夏世仁連忙讓坐。高始覺坐下道。「我也坐不住。回頭還得到謎社裏去。你今天不去嗎。」夏世仁道。「我不能去的。我回頭還得謝親去呢。」高始覺道。「我有件事跟你提一提。本來我倒沒想到這兒。還是賈爺剛才來給我出的注意叫我辦個學校。將來你還是醫科主任呢。哈哈。不過。不過款項得籌劃一下。剛才……」夏世仁怕是他借錢。趕緊說道。這麼

辦罷。晚上再說吧。我們先走一趟。晚上您在家裏等我。回頭咱們通盤商量一下。您看如何。」高始覺道：「也好也好。我是怕晚上就誤你的功課。哈哈。」又是一個雅謔。謔完了走出來。學生已經都來了。先還說笑着。後來見高老師來了。便全扯起嗓子喊起來。他們沒有運動。吃完了飯。便到學坊一坐。只有拿喊來消化食。家長們也不一定爲了學生念書。他們只要把孩子打發出來。躲個安靜。隨你去管。這般兒童。也不以爲他們家長和先生是害他們的。雖然偶爾也感到不自由。或者偷着逃學到郊外去玩。但他們早預備着手心去挨打。這種不抵抗的精神。故而養成高始覺越發尊嚴威厲了。高始覺進到屋裏。便把揣在袖子裏的手。背在背後。同時臉也繃起來。看着那些弱小的動物。恨不能無緣無故的打兩板子才過癮。坐在桌旁。一個一個叫過來。上了兩三行。看着有兩點多鐘的樣子。便放學了。今天放的早。因爲今天是禮

拜日。謎社值謎的日子。高始覺是每期必到的。於是拿起「璧子」高興的赴會去了。

第三回 藝術之宮

北平自革命成功。國都南遷。便日見其蕭條。倒還仗着許多文人。歌誦昇平。弄些風雅韻事。點綴繁榮。燈虎兒。便是他們一種消遣的玩藝兒。每當夏天晚上。在通衢小巷。有人在壁上掛個三面紙糊的燈。裏面插上一隻蠟。一會兒便聚了很多大人和小孩。大人仰着頭看燈。小孩仰着頭看大人。因為要推敲燈上的謎條兒。倒也能維持得安靜。靜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也是古訓。於是在許久無變化下。那小孩子和小斯相繼溜去。剩下的都是文人之流。後來這種雅集。成了公子哥兒的娛樂。他們也張起燈來。可是很闊氣了。五彩電燈。西法製謎。隨條附

贈。有意想不到的便宜。每一張燈。羣「閑」畢至。逸興盡飛。到了冬天。天冷氣了。誰也不站在街上喝清風。於是乃由十字街頭。走進藝術之宮。將掛燈改爲懸壁子。地點擇個適中的小茶館兒。雍雍雅雅。「擠擠」一堂。頓感文藝復興。高始覺所參加的謎社。是在西四牌樓一個茶館裏。門前貼着「乙丑謎社」字樣。他推門進去。裏面撲出一陣炭氣來。神經弱衰的人。能夠立時噎回去。他剛一進門。便有許多人叫道。「始翁今天來得還不遲。」有的說。「名角兒得後露。」高始覺的勁兒拿得穩。春風滿面。一一作揖。社長過來。笑着問道。「高先生帶着大作哪嗎。」高始覺道。「帶着呢。」遂由兜裏掏出壁子。那壁子是紙作的。像個細長的摺子。兩端是竹板。上面刻着詩句。雙方交給社長。然後撩起衣袍。從錢袋裏用大指和食指。掏出三大枚來。放在一個小篋籬裏。然後在簽名簿上簽上高始覺三個字。旁邊忽然一聲尖細的聲音說道。

「喝。狗屎極的也掛上了。您不得這麼臭。」說着。由桌子底下轉出個駝背來。高始覺道。「我說。我的壁子不要掛了。放在地下就成了。要不然羅鍋子看不見。」大家全笑了。羅鍋子道。「待我來摘始覺的大門。」謎人向來以壁子兩端的謎條兒叫大門。輕易不能叫人猜着的。所以作得特別深奧。但是偏有一股自恃謎家的。專愛猜那謎條。美其名曰摘大門。羅鍋子要摘大門。旁邊有人說話了。「得得呸呸。你還還要摘摘大門。你半半天沒猜猜着——一條兒——原來是汪笑我。他們這一羣青年。在高始覺是看不起的。製謎得讓老前輩。謎也跟古玩一樣。越老越值錢似的。高始覺退居一隅。坐在桌旁。手托着腮。椰子。仰着臉兒瞧人家的謎。說道。「大花臉不唱下台。」這時走過一個帶鬚子的小老頭兒道。「是。您猜。」高始覺道。是麻黃不是。」那小老頭兒笑道。「可不是。您猜得真好。」說着便揭了下來。遞給高始覺。高始覺道。「

雲中走馬見耶穌。這條兒不錯。」小老頭兒笑道：「您不用猜。這條兒是您的中。我說這條兒。始翁一來就掛不住。始翁真是大家。」說着又揭了下來。遞給高始覺。羅鍋子在旁說道：「請教這個三國目是什麼。我猜了半天只是猜不着。雲字我倒想出是趙子龍。」高始覺道：「對呀。這是就趙子龍單騎救主。耶穌扣救主。多麼恰呀。」羅鍋子道：「那個麻黃要是叫夏世仁聽見。可又犯了忌諱了。」說着大家全笑了。那個小老頭兒道：「始翁。我大胆的叫您一條試一試。不知道對不對。」高始覺道：「那一條兒。」小老頭兒道：「霸道不霸道。捲簾扣志目。是不是王者。」高始覺道：「差一點兒。王字是露出來了。底下那字兒意思晦一點。您再想想。差不多了。霸道兩個字您得多想兩層兒就成啦。」羅鍋子道：「老頭兒。那條兒我也早看見了。我想始覺不會出那麼便宜的謎。這裏一定是重門。您瞧着吧。」小老頭兒道：「是呀。我就說

是碰一碰。沒敢說一碰就對。」口吃的汪笑我道。「這這條兒。不不大好好猜。那霸霸……」那道字還沒說出。羅鍋子笑道。「您別滿世間叫爸爸了。」汪笑我。打了他一下道。「你這這傢伙。老老沒好好的。」正這時。忽然門開處。闖進一個人來。呢嚮馬褂。戴着眼鏡。挾着皮包。提着文明杖。一路作着揖道。「諸位。諸位。晚到。晚到。」大家一看。却是賈克禮。賈克禮好交遊。什麼都想幹。行行都有他。可是一行兒也不成。看他的打扮。彷彿是政客。可又像電燃公司取電費的。又像便衣巡警。又像煤棧司賬。又像唱大鼓的妞兒的琴師。他道。「始翁什麼時候來的。始翁今天有大作嗎。羅翁猜了多少。夏翁沒來嗎。」他不管人家回答不回答。也不聽人家的回答。只是一連氣的問。尤其是末一句。不知向誰發問呢。他以發問爲一種應酬話。所以他也無須乎聽人回答。並且他所問的都是廢話。人家不答。他也明白。別人見他這種連氣兒

的問，也答不出，所以然來，只在嘴裏咕嚕兩句，最後說道：「來，待我猜始翁的兩條兒。」始翁的謎，可不好猜呀！先說謎不好猜，然後才見到他猜不着也不難看。汪笑我道：「你猜猜這這條兒，霸霸……」羅鍋子道：「你又來了。本來就結巴，還偏要念這條兒，有這癢是怎麼的。」汪笑我道：「那那你你說。」羅鍋子道：「賈爺猜這條，霸道不霸道。猜志日。捲簾。您來這條兒。」賈克禮道：「哎呀，這條兒可真霸道。要是捲簾的話，不霸道者，王道也。扣王字。」小老頭兒道：「我也是這麼猜。始翁說，這個王字倒對。可是霸道兩個字扣什麼呢。據始翁說，還要轉兩個灣兒呢。」賈克禮道：「既然猜到王字就好辦了。志日裏王字的很多。如王者。王十。王蘭。王大。王……」羅鍋子道：「對啦。使着排兒背。反正得有一個對的。」賈克禮都背出來，可是想着那個也不像。他搖了搖頭道：「不知道。」別人見他們聚精會神的推敵，便全擁過來一齊

猜。猜了半天。只是想不出這個霸道兩個字應當扣什麼。最後。自認才疏學淺。跟高始覺領教這謎到底是什麼。請他宣佈。高始覺得意的道。

「這是王蘭。」大家一聽。全都一怔。不明白霸道爲什麼扣蘭字。高始覺道。一霸道者橫行也。什麼東西橫行。螻蟹也。平常畫蘭花有幾種畫的法。一種是撇蘭。一種是蟹蘭。這個意兒就是由蟹蘭變化來的。大家一聽。有的吐舌頭。有的嘆氣道。一始翁博學。人所不及。好好。一好完了。各自退散。由社長把這條兒錄在謎簿裏。高始覺很高興。特意買了兩大枚的爛蠶豆。還直讓這個讓那個的自然。大家誰也不好意思吃。一人吃一個。還分配不過來呢。賈克禮道。一始翁。咱們早晨商議的事。您以爲怎麼樣。一高始覺道。一不錯。很可以辦。一賈克禮道。一我說是不是。太可以辦了。一說着拊了一個蠶豆放在嘴裏。高始覺看着蠶豆。一直到賈克禮的嘴裏而下咽。這才遍。一你走後。我同夏爺又談了一

會子。定到晚上再談。」汪笑我道。「夏夏太太很漂亮。」羅鍋子道。「你總是往女人身上注意。」汪笑我道。「晚晚上我也去。你你們商商量什麼事。」賈克禮笑道。「汪爺大概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着好心。汪爺漂亮。少年風流。個儻不羣。」汪笑我笑了。汪笑我最喜歡人家說他漂亮。越說他像女性。他越喜歡。羅鍋子道。「什麼事你都往前鑽。你知道人家是商量什麼事。」汪笑我道。「羅羅鍋子少少說話。你再什麼。我我可真急。」汪笑我越急越結巴。羅鍋子道。「小臉兒幹麼這麼繃的緊。」他們兩人一鬥話。賈克禮又提了一個蠶豆道。「我們是商量給始翁請一支會。」汪笑我道。「有有我一支。我我也上。」高始覺見他上會踴躍。也自喜歡道。「可有一樣。去了總得規矩些。夏太太人很穩重。別叫人看不起。」汪笑我道。「那是自然。」小老頭道。「始翁。你那條臨崖之馬。扣外國人一個。是不是希特勒。」高始覺道。

「不錯不錯。您搗了呸。」羅鍋子道。「小老頭還知道外國人哪。」小老頭道。「這什麼話。」賈克禮道。「按說製謎應當無所不知才好。給翁就博啊。博得厲害。」說着提了最後的一個蠶豆。放在嘴裏。然後自己倒了一碗茶。喝了一口道。「博。博得厲害。」高始覺無論怎麼博。先沒了幾個蠶豆。冬天天是短的。文士們還都沒盡興。太陽已經落下去了。茶館是說好了的。包白天不包晚兒。茶館兒裏晚上還要說評書呢。並且文士們喝了一肚子茶。肚子直叫喚。自不能不回家吃飯去。於是互相叮嚀。下期早臨。捧着一肚子茶。蹣跚四方步兒回家去了。高始覺又和賈克禮定好晚飯後在夏世仁家裏見。並沒有約賈克禮一塊兒吃晚飯去。汪笑我道。「巴他嚙。狂且狂且。一旦狂。嚙嚙打打嚙嚙。散戲啦。」魚貫出了藝術之宮。

第四回 珠聯璧合

菊花是北平的市花。如此推之。則戲迷可以稱爲「市迷」。北平的戲迷爲全國之冠。如汪笑我之輩。總算還沒有迷得到家。要是迷深一點的。他一舉一動都是表情。見面先跟您來個起霸。說話都離不開戲詞兒。上這委員政客。新聞記者。下至車夫走卒。莫不是有兩嗓子。就是前飯的花子。也還能在人家門口先唱段馬前潑水。然後再喊「老爺太太」。據說戲迷的功用也頗多。轉風易俗。陶冶性情。就是夜裏走異路。唱唱兩句二簧。也可壯壯胆量云云。所以賈克禮要和汪笑我。要立票房了。賈克禮是什麼都要幹。什麼都表示成。他們這種動機。是起於當晚夏世仁家裏。那天晚上。由謎社回到家裏。吃了晚飯。來到夏世仁家。夏世仁很招待。買了些瓜子。賈克禮要求買點落花生。夏世仁以落花

生的外貌不好看。所以不買。大家商量到搖會問題。自然。經高始覺一講演。說立學校後。大家如何有飯吃。大家便全通過了。一共十支籤。每籤三元一月。十個月完事。第一支會當會由高始覺使。不掏利錢。自第二個月起。便規定寫會。誰寫的利錢大誰使。好像一種投標辦法。寫會定好了之後。便又閑談到別的事。於是賈克禮便想到和汪笑我立票房來。他主張汪笑我使第二支會錢。叫汪笑我下月寫利錢寫得大些。拿會錢買傢伙。汪笑我答應了。賈克禮又張羅高始覺。計劃這三十塊錢的用途。高始覺主張先拿出一塊錢買彩票。剩下二十九元作開辦費。因而賈克禮又提議大家合攤再買一張彩票。十個人正好一人一毛。所出不多。得獎却大家分。大家也很贊成。說這個一定得真巧麼。正好十個人。湊齊之款。交給誰呢。賈克禮說。「交給夏爺。夏爺剛結婚。喜氣沖沖。借喜氣兒。一買准得。」大家又無異議。至於寫會的款。限定各

人於明天直接送交高始覺。夏世仁當面就給了。並且夏世仁小舅子那支籤，也由夏世仁給拿出來，事情全妥了。於是大家又談到獎券上來。這時候對於獎款兩萬元的分配，各人有各人的意見。高始覺主張開學校，或是什麼廬講學所，汪笑我主張開個大戲院，夏世仁主張立個中醫大醫院。錢還沒有影兒。大家就全出了意見。假如要是真得了，還不砸出人腦子來嗎。這裏就屬賈克禮論調高。他主張完全捐助國家。這不過是這麼一說而已。真要款到手，他連銀行都不敢存。生怕銀行倒閉，爭論完了。仍然是一場空。不過是那一塊錢爛毛錢，票擺在桌上而已。大家感到空虛。這才打斷興頭，各自回家。第二天，賈克禮怕高始覺的三十元挪作別用。遂找到高始覺，給他開了一個清單。說票房需要多少錢。國術需要多少錢。戲台需要多少錢。交際費需要多少錢。宣傳費需要多少錢。然後說票價一共可收入一千二百元。除了開銷。

可剩九百餘元。如果省着一點辦。可剩一千整。高始覺自然很高興。盡由賈爺主張。於是賈克禮又找到汪笑我。極力組織票社。汪笑我倒是不認識不少戲迷。全都約了來。賈克禮又怕汪笑我的勢力大了。於自己不利的。所以自己也約了不少一力巴。『光會哼哼而不懂板眼。然而這樣可以把汪笑我壓下去了。汪笑我約來的。有一半是流氓。還有在護國寺廟會裏唱坐打二簧的。唱戲和傢伙點兒的經驗則有些對於賈克禮這一派實在看不起。但是賈克禮會克服他們。他主張戲劇革命。這一革命。把他們全虎回去了。並且第一天開幕。賈克禮還舉行儀式。貼出秩序單。一向國旗行三鞠躬禮。還要靜默三分鐘。把這一羣人弄得目瞪口呆。賈克禮非常高興。『一個人拜把子。』不知他是老幾了。一會兒講演。賈克禮學着南方人說北方話。如說『是不是。』偏說『一司不司。司的司的。』『我們。今天。立這個票社。其目的。是在提倡藝

素司的。諸位對於藝素司很熱心的。不過那個司很熱心的司很值得欽佩的。……」說了半天。大家都發困起來。就是賈黨的人也直打哈欠。賈克禮講演完了。便商量社裏的規約。凡社員必須遵守。大家似都有難色。賈克禮便担保日內即可公演。並且可以全都拿到錢。入社不拿社費。而且在最短期間。還要請幾位坤票。以助興趣。大家這才歡喜。當舉賈克禮爲社長。汪笑我爲幹事。當天便過起排來。鑼鼓全是各處借來的。賈克禮雖然不懂戲劇。而偏假充內行。對於什麼都要批評。批評得對了。便吹得天響。倘若得着反駁。便立刻說：「這是藝術革命。不能死守成規。」人們便不和他再抬槓。於是連他自己都以爲自己是真正內行了。社員裏有位唱老生的。叫作關仲聞。是個聾子。而且又是近視眼。跟他說話。非得對面二尺以內。大聲說話不可。可是他偏愛唱戲。據說他的耳聾是一個人同他玩笑。在他耳朵邊一敲鑼給

震聾的。他雖然是聾子。可是唱戲却流利得很。和人家對白對唱。却嚴絲合縫。決不露破綻。叫人聽了。簡直不象聾子。所以什麼地方都有人材。他和汪笑我的結巴。可稱稟社雙絕。就拿胡琴說。排過一次之後。就是把他的耳朵堵上。他一張嘴。仍然恰合板眼。正和胡琴珠聯璧合。他是專門訓練不要這耳朵的。克禮稟社。賈克禮。賈社長給起的。有這好人才。亦頗足以自豪了。賈克禮道。「汪幹事。」汪笑我道。「元帥有何分咐。」假如不說戲詞。立刻就給巴起來了。賈克禮道。「高始覺這個義務咱們馬上就得演。咱們排得越快越好。」汪笑我道。「這很快。一一順戲戲詞兒。一一熟傢伙點兒。這就就成了麼。你你明天還還是得約約女女角兒去。咱咱們這這兒就一一個唱青青衣的。還還是個巴巴拉眼兒。那那那兒成啊。」賈克禮道。「可是你要知道。這一約坤角兒。開銷可就大了。唱一齣戲。不夠她們腦門兒錢的呢。」汪

笑我道。「不必約約那頭頭路角。白白塔寺的大大棚裏的就就得。你你要不能能約的話。我我找人人給約。」賈克禮笑道。「幹事幹事的麼。你瞧幹事多麼盡責。可是第一要義是開銷越少越好。咱們總算給人唱搭桌戲。你說司不司的。將來我們自己公演。那麼所賺的錢。完全歸社裏大家分。」約角兒和編排戲碼兒。全由幹事主辦。然後呈社長閱。再行批准實行。至於場面傢伙。那是先借用。不能借就花錢賃。由高始覺出錢。等下月汪幹事寫下會錢來再買。社務進行很順利。然後又到國術館去商議給高始覺開捐款游藝會。表演國術的事。國術館裏更無所謂了。自是當天給頓飯。事後給一面「熱心公益」的旗子就得。他們藉着這機會還多出出風頭呢。於是他又去約一個魔術家。就是商場裏那變戲法兒的。那自然更沒問題了。變完了給他一塊錢。樂嘻嘻的。他又找到幾個送報的。練自行車。在車上拿大頂什麼的。他

又找到談相聲的和唱大鼓的。如此一算。玩藝兒已經不少。而開銷連幾十元錢都不到。都進行妥當之後。便找高始覺商量請新聞記者問題了。賈克禮說。一只要請六個就得。五塊錢滿可。而這六個新聞記者。倒有時光通訊社三個。以外有一個是今是日報的跑廣告的。一個是遠東報校對的。一個是印刷舖手民先生。給舖子裏排報的。高朋滿座。賈克禮替高始覺直張羅。席間他講演道。一始翁是個大教育家。將來這個學校成立起來。賜與兒童幸福不淺。給社會多建一個造福機關。這些兒童。將來全是國家主人公。將來都變爲要人。這也是始翁的教導之功啊。望諸位本愛護兒童。熱心教育之旨。盡力提倡。實爲社會之幸。高始覺也說。一將來學校發達。還要擴充。添上新聞學系。那時還求諸位多多幫忙啊。諸位也是教授啊。一高始覺見着誰便拿他的學校作人情。雖然學校連個影兒還沒有。繼而那校對先生問問組織大綱。

及有無五年計劃什麼的沒有。賈克禮搶着道：「始翁大才。不用說五年計劃。一百年計劃都有。始翁常說百年樹人。可見計劃之遠。」校對先生便掏出一個小本子。記在本子上。然而又問到課本講義。他說：「現在有許多翻板書。錯誤太多。簡直不能用。一頁裏就可以畫出七八個錯兒來。」跑廣告先生道：「上海有一家書局出了不少書。在報上登着廣告。只要剪報寄了去。附上郵票三毛。他就白贈兩本書。有雪花膏製造法。觀女人變態等等。我看學校裏也可以採用。現在學校都注重手工。我們學校將來還附工科不是。」高給覺道：「是的是的。」跑廣告的先生道：「那豈不更好。再者觀女人貞淫。是訓育主任的參考書。學生的貞淫。於校風很有關係。」賈克禮道：「高論太恰時宜了。佩服佩服。將來還聘您爲顧問。由始翁下個聘書。」跑廣告先生道：「謬見蒙您採用。感謝得很。再者我還有一個意見。我們學校立起來。不但

要登新聞。還要登廣告招生。這廣告我還可以幫忙接洽。不要車錢。而且價錢要他算得便宜。」賈克禮道。「那感謝之至。」手民先生道。「將來是不是男女合校。」賈克禮搖頭道。「始翁關心道德。男女雜踏不成體統。還是分着。還是分着。」司的。「跑廣告先生道。「可有一樣。男女分校不大容易招來學生。如果男女合校。招他萬兒八千的都可以。那效力比登廣告還大。可是廣告也得登。」校對先生道。「男女合校。教員這面也好。請。光是男生。一月給他一百塊錢。他都許不來。女生班裏。他能情願作義務。所以男女合校到是好得多。不知高校長以爲如何。至於校風方面。只要訓育方面管得得法。那就沒問題。學生在外面的一切行動。當然不能負責。只要學校裏面不出風潮。就是好學校。您沒看新聞。那有名的學校。不是也竟鬧笑話嗎。有的師生戀愛同逃的。有的女生上吊的。有的學生可以出條子的。什麼笑話沒有。」賈克禮

道。一司的司的。這話也對。始翁關於這一點很可以斟酌辦當一下。我看還是改爲男女合校的好。至於宿舍這方面。要不要也合着的呢。」校對先生道。「這倒無須乎。其實。固然沒有什麼。意大利。法蘭西。不都是男女同宿舍嗎。不過。中國還不到那個時候。德國選裸體上課呢。中國辦不到。」隨着慨歎了一聲。可是沒有忘了吃肉。這一卓席。吃得杯盤狼藉。最後又談到開遊藝大會來。賈克禮報告有一改良新戲。中外魔術。對口相聲。馳名武術。文明大鼓等等。」跑廣告的先生道。「沒有女子跳舞嗎。」賈克禮道。「呀。這一層倒還忘了。假如沒您提起。真要缺了這一項。這幾天把我跑得暈天地黑的。」高始覺道。「賈爺是能者多勞。可是集思廣益。人多好辦事。」賈克禮道。「這個女子跳舞却不大好辦。」跑廣告先生道。「這容易。不必找她們學校。我們街坊。就有兩個姊妹會跳舞。什麼葡萄仙子。麻雀小孩。都能跳。她們學校開遊

藝會老有她們倆。咱們也可以請她們來。叫她們再約兩三個同學就成了嗎？」高始覺道。「她們肯跳嗎？」廣告先生道。「肯跳嗎？好。我跟你說。一請就來。她們還願意跳呢。開個會什麼的。她們就愛出風頭。沒事在家裏也跳着唱着。」賈克禮道。「那麼就請您給聯絡一下怎麼樣。」高始覺道。「將來學校擴充。還要請他們教跳舞。」廣告先生道。「可以可以。演完了一人給她們一雙襪子就得。」賈克禮道。「請新聞記者。倒沒料到還請出一檔子跳舞來。給翁運氣。洪福齊天。」大家說笑着。一會兒。酒足飯飽。大家興辭而出的時候。賈克禮道。「回頭時光通信社有段消息。請諸位回去都給登一登。」大家點頭道。「當然幫忙。」便魚貫而出。高始覺很高興。想這個人才濟濟。學校一定可以成立起來。賈克禮便和他研究新聞是怎麼寫法。賈克禮道。「譬如說什麼學校募捐遊藝會。可是學校還沒有名子呢。名不正則言不順。總

得起個名子才好。」高始覺道。「要是有了名子。就得呈報社會局。先得准予備案。然後名子才能成立。這一呈報。又得兩個禮拜才能辦到。批准不批准還不一定。」賈克禮道。「那不要緊。羅錫子的親戚。有個在社會局調查股當聽差的。託一託他。辦得順利一點。」高始覺道。「這麼也好。有人就下來得快。你跟羅錫子去說。這事辦成。他的親戚是咱們學校的庶務主任。」高始覺又許下一個願。賈克禮道。「可是還有一層困難。咱們先得有校址才成。假如社會局一調查。連校址都沒有。那如何能成。」高始覺道。「要校址還得租房。先拿三個月房錢。茶錢……」賈克禮道。「都不用。這由我給找。有個妥實佃保就成。就先給一個月房錢便可以了。」高始覺道。「這一說遊藝會得兩個月後開了。」賈克禮道。「要不然。我看這樣辦吧。先唱回搭卓戲。把錢先立個學校。租一所房子。招點男女生。粗粗把學校先立起來。然後再開

游藝會慢慢擴充。那時有本校女生來跳舞。連外人都未必用了。您看多好。」高始覺笑道。「這樣倒挺不錯。」賈克禮道。「那您先唱唱。」戲。回頭新發開。就先宣傳唱戲。其餘容後再說。」高始覺道。「晚上到我家裏。商量商量學校的事。實不瞞你說。我是大事不糊塗。要提起辦些瑣事。我沒你成。」賈克禮笑道。「各有專長。各有專長。」高始覺道。「我們該走了。回頭家裏見。」晚飯我的請。」賈克禮道。「喝。竟打擾始翁了。」說着客客氣氣。一同出了飯館。各自回法。賈克禮先到時光通訊社。擬了一條新聞云。「茲有平市聞人賈克禮君。博學多材。近爲提倡藝術起見。特設立克禮國劇票房一處。各界女士學員。大家閨秀。多有參加。據聞不日公演。日昨特過排一次。成績良好。將來公演。定有車馬水籠之盛。可預卜云。」寫完發了。然後道到德社去了一趟。又到高始覺家裏去了。他永遠是步行。步行合乎衛生。安步以當車。古之名

士風流。並且他說。坐洋車。不人道。坐電車。給資本家送銅。不合算。他走到高始覺家裏。時候已雖晚。飯差不久了。高始覺因爲今天請客。爲是學坊公事。所以放了一天假。高始覺放假是常事。有時自己過意不去。只有叫學生自己念。如此學生沒有老師看着。得以玩樂。學生家裏得以清靜。名得其所。天下太平。高始覺把賈克禮讓進來。他道。「賈爺。剛才我回到家裏。想了想辦法。我擬出幾條來。賈爺看看怎麼樣。」說着。拿過一張紙來。上面列着一條一條的。賈克禮拿過一看。只見上面寫着。「一。定名爲始覺職業學校。」賈克禮道。「好。職業學校好。合乎實際。」高始覺道。「男女兼收好。還是單收女生好。」賈克禮道。「依我看。還是先收女生。女生多了。再收男生。便很容易。」高始覺道。「我打算完全是女生。職業學校。多是女生的。並且女生比男生好管。男生愛鬧風潮。」賈克禮道。「對。那麼就叫作始覺女子職業學校很好了。」

說着。又往下看第二條寫的是。「地址租萬緣寺的裏院。有正殿三大間。兩旁有套間。東西廂房各三間。房錢每月八元。」賈克禮道。「八塊錢很便宜。並且佛門淨地。開學校好。」高始覺道。「和尚未必願意。回頭我還得跟他商量去。」賈克禮道。「這個沒什麼問題。不是西口那個廟嗎。」高始覺道。「就是因爲和尚也是道德會的會員。所以跟他談得不錯。不過現在住着人。咱們要租還得攆他們走。」賈克禮道。「住着什麼人呢。」高始覺道。「西廂房住着一家子是拉洋車的。東廂房是賣杏仁茶的。北房是個陰陽帶瞧風水的住着。拉車的和賣杏仁茶的還好辦。那陰陽跟我交情不錯。咱們要搬過去。還得叫他搬到外院。外院還有個老媽兒作房。就是傭工介紹所。」賈克禮道。「唉呀。一羣老媽子要是出來進去的。跟女學生一塊兒。可不大方便哪。其實。倒也沒什麼。女僕不也是人嗎。並且女僕也是正當的女子職業。好。正好。」

「於是又看底下。那寫的是「三。先聘好教員。好呈報社會局。」賈克禮道。「這個問題可不小。教員那兒請去嗎？」高始覺道。「我打算既要職業學校。就得什麼技能都得學一學。所以各科全得有教員。我想好了的。有賈爺一份。賈爺是訓育主任最好。」賈克禮笑道。「儘着賢者用。」高始覺道。「沒跑兒非。賈爺莫慮。其餘我請汪笑我我担任藝術。夏世仁担任醫科。陰陽担任數學。請一位裁縫鋪的老板娘担任縫紉。教員也得有女的才好。就是一樣。洋文沒人教。英文我倒有個朋友。他在飯車上呆過。附帶着烹調也可以。」高始覺道。「那麼一說。簡直就人材濟濟。珠聯璧合了。哈哈。」賈克禮道。「我還有個朋友會日本話。不過他抽白面。所以我不願給您介紹。」正在說得高興。忽然夏世仁走了進來道。「喝你們二位談得真高興。」高始覺道。「請坐請坐。」賈克禮道。「夏爺吃過晚飯了吧。」他是說給高始覺聽的。果然

高始覺明白了。忙道：「你看。我們盡說正經事了。把吃飯都忘了。」夏世仁道：「二位還沒吃哪嗎？」高始覺道：「可不是。我就是請賈爺的。」夏世仁道：「我看不必了。我家裏還有點事情上的席沒吃了的。溫一溫。就能吃了。還挺好的呢。」高始覺道：「那又便宜我了。」賈克禮道：「謝謝夏爺啦。」他想高始覺也請不出什麼好的來。夏世仁道：「走到裏院坐。」高始覺道：「喝碗茶的。火又添上煤啦。」賈克禮道：「乾柴。全麻煩夏大嫂子吧。」說着。三人共到裏院落坐之後。夏世仁道：「我有点事和你們二位商量商量。」反正這飯不能白吃。所謂好吃難「剋化」也。若知夏世仁商量什麼事。下回再說。

第五回 設壇請神

夏世仁把高始覺和賈克禮約到院裏。請他們吃上次辦事席上的剩

菜。雖然是剩菜。據說很是乾淨的。菜還未熟。夏世仁提出一件問題來。他們便問是什麼事。夏世仁答道：「羊肉胡同住着一位姓李的。他家的小姐今年二十二歲。非常摩登。有許多親戚朋友看了。都來求親。她母親全不中意。她是捨不得女兒的。上那兒都要帶着她的女兒。可是親事老說不成。所以李小姐病了。您猜是什麼病。一賈克禮道：「沒有別的病。這種年歲得病。就是女兒癆。夏世仁道：「不錯。他家請我看。了幾回。我一號脈。就知道是癆病。癆病是不好治的。我給看了幾回。有時就好。還跟她母親出去玩。後來不留神又犯了。又叫我治好了。過些日子又犯了。如此十好幾次。她的身體已經衰弱得不堪了。她母親給抽鴉片烟。也不見好。反而上了癮。這時我看是不能治了。所以推了她。老太太還死死央求。要我救她一救。我說。這已經沒有辦法了。誰也看不好。除非是神仙。老太太一聽。便央我求神給治。我又不曾念咒。請出

樓子更麻煩。連我都許沒了命。請你們二位想想。我是怎麼請神呢。」高始覺道。「請神這一層。可不是鬧着玩的好。請錯了能惹禍。能請還得能還。不能還。要鬧起來。可不得了。去年那誰家裏不是請神治病。也是姑娘得了病。請神的就會念兩種咒。這一下。把五通神給請了來。好。反倒給姑娘添麻煩了。終夜不得覺睡。你看看。後來又請一個睜香的來。算是把五通神給趕走了。」賈克禮道。「有有。這事是常有的事。我們街坊不是會拘五鬼嗎。有一次把五鬼拘來。送不走了。喂。這個鬧。到現在也沒人敢住那個房。」夏世仁道。「所以我這才跟你們二位討教呢。我想我給神作個當差的。聽說先得住禪。」高始覺道。「我看不用這樣。我倒有個主意。賤內她們的家裏住在沙河王家屯。那裏有個睜香的。頂神是個婦人。很靈。她那兒是明壇。我們可以花幾個錢。把她請來。立個分壇。」夏世仁道。「這倒是不錯。不過得請大嫂多累一趟。」

了。」高始覺道。「不用去。她們那裏時常有富差的進城。叫他們帶個話兒就成。從此你也可以設法治病了。」賈克禮笑道。「請來我還要問事呢。」三人說笑着。擺上了菜飯。便圍桌子吃起來。夏世仁道。「剛才你們二位談什麼呢。」高始覺道。「還是學校的事。我們已經找好了地址。」夏世仁道。「在那兒。」高始覺道。「西口萬緣寺裏。」夏世仁道。「明兒個我這個壇立起來。無緣仙緣。足相那什麼。真是萬緣哪。哈哈。」高始覺道。「還有我們學校的教員。我也定好了。夏爺是醫科教員。這樣一來。將來還要添上神科了。哈哈。」三個人說笑得很高興。一會兒吃喝完畢。高賈二人辭出。賈克禮主張即刻印聘書去。好聘教員。高始覺道。「那先不忙。夏爺不是設壇請神嗎。咱們不如在那天也問一問。看看都請什麼教員才好。你說怎樣。」賈克禮其實不大喜歡問神仙。萬一神仙反對自己。那豈不連教員都當不上了嗎。但是這話

又說不出口。只得含糊答應。回到家裏。等着燒子時香。希望神仙如果降壇。多美言兩句。過了兩天。高始覺找了他來說。「今天晚六時降壇。頂神的是沙河的婦人。現在已經來了個當差的。在夏爺家裏。佈置一切。晚飯後就去吧。」說着便走。賈克禮道。「再坐一坐。」高始覺道。「忙的很。回頭見。回頭家裏見。」賈克禮因為燒了子時香。心裏有底。赶忙吃了晚飯。到集雅士胡同去了。先在高始覺家中坐。高始覺道。「頂神的還沒來呀。快了。現在都五點五十分了。咱們到夏爺屋裏坐。」說着。便同賈克禮來夏世仁家裏來。夏世仁正在陪着一個給神當差的說話兒呢。滿屋裏香烟繚繞。簡直睜不開眼。賈克禮坐定一看。屋裏擺飾極樣兒了。當中八仙桌上。供着牌位。寫着什麼壇王字樣。前面供着許多食物。美國橘子。日本蘋果。都一齊供着。大概神的口味甚好。不分什麼國際的。桌前一個香爐。正冒着很濃的烟。高始覺道。「快來了吧。」

「那當差的道：『快啦快啦。說六點到這裏。現在也就是五點多鐘。』」
夏世仁道：「不。快六點。我這個表還略微慢一點兒呢。」當差的道：「她們說四點動身。接着這時候也差不多了。我看看香。」說着看了看香道：「來着哪。這就到了。」夏世仁對賈克禮道：「當差須有這點本事。看香的火苗兒。就知道到不到。並且到的是那路神。都能看出。」當差的說：「跟您說。當差的非得有這種本事才能當差呢。比方神仙要是降壇了。門口兒就掛起大黃旗子來。這種旗子。凡人看不見。連我們都看不見。只是頂神的才看得出。賈克禮一聽。倒覺得自己仙根沒有。委實羨慕人家的。這時有許多女客來了。都進到裏屋。等候神仙。大家似乎有點急燥的樣子。賈克禮直流眼淚。香烟薰的一會兒。外邊有人說道：「來了。」大家便全站起來。立時穆穆肅肅。恭恭敬敬。門開處。首先進來一個婦人。有三十多歲。後面還跟着幾個男女。見人一路作

揖道：「您多虔誠。」前面那個婦人，便是頂神的。進到門來，凡人不理。逕坐在一個凳子上。盤着腿。怔了半天。大家全站在旁邊聽吩咐。猛然那頂神的婦人，大咳嗽了一聲道：「我七姑姑到了。」大家全慌忙跪了一地。連男帶女。連賈克禮也慌了。跪了下來。當差的低聲對賈克禮道：「這位七姑姑是萬花山的肉胎娘娘。八歲坐化了。那是家裏帶着上山燒香。姑娘一死兒的要上供桌。爬上去了。盤腿坐在那裏。就不動了。」這時就聽七姑姑頂神的婦人頂着說：「我又算來到北平城啦。咱們倒看誰成誰不成。」大家說道：「姑姑慈悲。北平城也有善人。沒有不信服您的。」婦人道：「得啦吧。別道叫啦。咱們爺兒們在新街口就叫巡警給攆啦。栽到家啦。」原來神仙也怕栽這許頭。當差的道：「那怨當差的不好。他們不虔誠。所以聖靈不顯了。」婦人睨着了看跪着的人道：「你們這兒的善人倒是不少。可是全都可靠嗎？」當差的

道。「這裏善人都很虔誠的。沒有不信服您的。」婦人道。「有什麼事你請問吧。」大家道。「您先歇一歇。回頭我們再請問您。」婦人便又要了碗茶。這一會兒的工夫。婦人已經喝了五六碗茶了。當差的對賈克禮說。「這要不是神仙。誰能一氣兒喝這些個。這都是神仙喝了。並不是人喝了。」這回婦人並不喝。她往茶碗裏攪了些香灰。然後又由褲腰裏彷彿往外掏什麼。掏出來往碗裏頭撒。好像變戲法兒似的。婦人道。「你們看。當差的手是假的。這碗裏是香灰。什麼也沒攪。」當差的笑道。「叫您說的哪。誰不知道您這是往裏面撒聖藥。」神仙彷彿是拿真話當假話。當差的是拿假話說真話。真假虛實。於是善人們便不知怎麼一回事了。那婦人平空撒了所謂聖藥之後。用手指頭撓了一撓。剛要遞給當差的。夏世仁真機靈。當時過去。跪在前面。接了過去。婦人道。「留些於善人喝。」夏世仁那裏肯。雙手捧着。一仰頭。全吸了。

下去。婦人道：「叫你給善人們點兒喝。偏是你獨吞了。」夏世仁笑道：「姑姑慈悲。您再賜一碗吧。」婦人遂又暗笑着弄了一碗。高始覺暗暗贊夏世仁真機靈。一結婚。福氣就來了。沒辦法。這都是命。誰也爭不過去的。這一碗撓得了。是分給善人們喝的。大家全喜笑顏開的等着喝。由當差的端着。每人一口。如果打算多喝一口時。七姑姑就要申斥了。論到賈克禮這裏。已經剩個碗底兒了。盡是香灰。賈克禮以爲都是聖藥。喜之不盡。搶過吞了。好像幾天沒吃飯的餓鬼一樣。吞到嘴裏。牙顫顫的。又要了一碗茶。噉了半天。沒吐。全咽下去了。果然仙藥下肚之後。各各精神煥發。各吐仙氣。跪在地上口稱：「姑姑仙長在上。民等有事相問。」姑姑說：「問什麼事。隨便問。」便先有一個婦人跪下。燒了一股香。問自己的小孩子病了。得多咱才能好。求姑姑給點仙藥。不知成不成。一頂神的婦人道：「藥我倒是可以給你一點兒。但是

你得許個願。」神仙也自動的要起一願。」來。那婦人道：「那有不孝敬神仙的呢。」頂神的道：「你許下三十斤鹽。」那婦人答應着，低着頭。頂神的巫婆又弄了些爐灰，給了她。她喜歡的叩謝而退。又有一個婦人叩頭問病。說：「近來時常鬧病，心裏不痛快，吃什麼也不香。請姑姑給看一看，給點仙藥。」巫婆道：「你這個病，吃藥是不成。」婦人道：「可不是麼。吃了好幾劑藥，總見不好。時常還發喘。」巫婆道：「就構神藥也不成。你這病是鬼纏着呢。你得糊個替身。我再到你家裏看看。你許個願。」你許下二百包茶葉。」吃鹽鹹了就得喝茶。神仙想得也很週到。跟着又有人問病問事。男男女女，各各得到滿意的答覆。各各許了願。所問的事不同，所回的話也不一樣。所要的願也什麼全有。集合起來，大可以開個高家小舖。高始發時道：「還是這樣來財。老夏憲得是快。可是咱們不能幹。借着神仙發財。那是有罪的。然而立了

學校以後。也可以利用一下。究竟大家均有利益。」想罷。便也跪在那裏。手裏掏出一個單子來。說道。「姑姑在上。始覺現在要開個學校。打算請幾位教員。不知可以不可以。」巫婆一聽。那裏懂得開學校的事。不由怔怔的。高始覺念道。「茲請賈克禮君爲本校訓育主任之職……」巫婆一聽。簡直不懂。她道。「停了先不用念。」賈克禮在旁邊嚇了一跳。巫婆道。「所請的老師。如果信神。都可以請。自己斟酌辦吧。但是學堂屋裏應當供佛龕。」高始覺道。本學校設在廟裏。就是西口萬緣寺。您看合宜不合宜。」巫婆道。「那更好。」於是高始覺叩謝神恩。退到一旁。這時巫婆打了一個哈欠。一伸懶腰。算是神仙退了。大家樂樂融融。巫婆道。「哎呀。今天七姑都說什麼來着。那當差的道。一說得很多呢。功夫不小。」巫婆走下凳子來。伸了伸腿。重新給大家見禮。說。「我還沒見夏太太呢。」夏世仁道。剛見過了。剛還燒香來着。巫婆道。

「您別胡說了。剛才見的是七姑姑。」夏世仁紅了臉。打了自己一個嘴巴說道。「真糊塗了。」當差的道。「您也該歇一歇了。回頭還得焚表呢。」夏世仁遂把巫婆讓到裏屋。高始覺和賈克禮因爲天已不早。明天還有事。便走了出來。賈克禮道。「聘書得發了。」高始覺道。「明天寫。」賈克禮道。「印得吧。」高始覺道。「不寫着顯恭敬。印的太隨便了。」賈克禮道。「對。明天寫。明天我到您這兒來。還是您上我那兒去。」高始覺道。「上我這兒來。學生不得念書。還是我上您那兒去吧。」雖然跑些脚步。可是省下茶葉了。賈克禮道。「咱們還得赶快租房。把房子租過來。有了辦公地點。大家按步就班。辦事就容易而且快當了。」高始覺道。「咱們先請好了辦公的。一齊搬過去。」說話散去。第二天。高始覺見到賈克禮道。「咱們先看看房去。能夠先租一小間。先辦公。等籌備得有些眉目了。再租教室什麼的。」賈克禮道。「也好。」

走。先看房。一兩個人來到廟裏。找到大師傅。大師傅俗家姓郝。郝師傅帶着家眷。並且還有一個女兒。已經十七八歲了。他們住在西跨院。爲是圖清靜。因爲郝和尚還有點嗜好。高始覺和賈克禮訪到古刹名僧。蕭然而入。郝和尚一見連忙問心不迭。高始覺道：「我們來看看房。回頭還有事。現在忙得很。有工夫再談閒話吧。」郝和尚道：「可以可以。我領去看。西廂房已經騰出來了。北房兩耳房也空着。上房說過兩天就搬。只有東房還沒到日子。」高始覺道：「不忙。不忙。我們今天先看一間。要一間耳房就得先辦着公。到有點眉目。再全租過來。快。不出一個月。」郝和尚道：「自要您有日子。我就給您留着。我願意租給高先生。」高先生真是道德之士。寧願房錢少一點沒關係。倒是准靠得住。月月給呀。他們這一羣。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一沒說完已經走到耳房。和尚把門一拉。一股潮濕味和炭氣味撲出來。和尚道：「這耳房

不小。雖名爲耳房。可是比人家普通房間還要大。高始覺道。「賈爺。咱們先祖這間。你看怎麼樣。」賈克禮道。「好好。極好了。趕緊叫表糊匠給表糊一下。立刻就是新房嗎。」高始覺探頭看了看道。「夏天臭蟲可不少。你看牆上。盡是血。一道一道兒的。」和尚道。「一糊嚴了。什麼也沒有了。您看這房准保佛門淨地。多乾淨呀。」於是付了房錢。把房子租下。和尚並不要舖保。一表示寬大。二表示捧捧高始覺。和尚說。「要是別人。非有舖保不可。高先生。我不要。我相信高先生人格偉大。靠得住。」先捧一下。以後要房錢不致困難。和尚的確比俗人高一籌。賈克禮道。「始翁快去找表糊匠。我去搬桌子什麼的。沒有桌子怎麼辦。公。」高始覺道。「那兒搬桌子。」賈克禮道。「先借時光通訊社的。把他們全付東西都搬來。咱們要印什麼東西都方便。只要自己買點紙就得。」高始覺道。「那麼人家怎麼辦呢。」賈克禮道。「叫他們多跑

跑路也到這裏辦公。好在他們時間小。只是下午由三點到五點這一會兒。刺下全是歸我們佔着。並且合署辦公。也不衝突。是不是。」高始覺道。「我怕不好意思。」賈克禮道。「交我啦。沒有什麼的。連搬家都是自己人。」說着便匆匆走去。到了時光通訊社。便道。「走喇。搬家呀。」大家問道。「搬到那兒去呢。」賈克禮道。「搬到萬緣寺。可以不租房錢。」大家問道。「真的嗎。」賈克禮道。「真的。有人給拿錢了。」大家一聽。當時便七手八脚的搬動起來。兩個人抬個棹子。上面擺幾個凳子。有的扶着椅子。頂着抽屜。拉着煤筐。零零碎碎的。雇了一輛洋車。浩浩蕩蕩。直奔萬緣寺而來。好像一批難民。又好像經過一次兵火之災。來到萬緣寺。高始覺正在指揮棚匠糊棚。棚匠並不是匠人。是個「力巴」。很圖省工錢。這一羣來了。全都幫着糊。立時新屋成立。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

第六回 唱搭桌戲

高始覺自安定房子之後。每天到那裏辦公。賈克禮自更不用說了。住着的呢。是由一位時光通訊社的記者住着。看守營寨。有些人如狂笑我。羅國賢之輩。也時常來到這裏聊天。一間小房。容有十幾個人。也頗熱熱鬧鬧。高始覺很高興。這要當了校長。連學生帶教員。百十多個人。全在自己手下管着。媽的也是個小小首領呢。夏世仁也有時候來。反正全拿這兒當作茶館。茶館還得花茶錢。賈克禮要不是看着房子小。他早就把票房兒也搬過來了。後來高始覺倒說。一再租一間。把票社先搬過來。一塊兒研究。省得你也來回跑路。一賈克禮很納悶他的慷慨。其實高始覺也早已算好。一個月才花上一塊錢房錢。一月後學校成立。你們還不得搬去嗎。此所謂欲取先與。賈克禮認爲好機會。便把

票房也搬來。租了東間耳房。兩耳房之間是三間大殿。住的是賣杏仁茶的等。本來他們是不願意搬家的。寧願再多拿些房錢。和尚也自正無主意。可是高賈搬來之後。這些整天在吵雜喧嘩。鑼鼓震天。賣杏仁茶的自動的不願住了。票社開排那天。特意請高始覺校長校閱。連合步兒都要演習演習。西廂房空着。暫借西房爲劇場。擺了幾條板凳。高始覺當中坐下。正面包廂。新聞記者。坐立兩旁。賈克禮也不知從那兒約來幾個坤角兒。說是名門閨秀。有個是某銀行經理的小姐。有個是某在野將軍的次媳。有某處長的姨太太。這一來。大家倒不知道賈克禮是吃幾碗飯的了。時光社記者有位叫一朱抗一的。他彷彿認識有一位小姐。就是自己曾追過的野雞。後來富了女招待。鑼鼓響處。大家演習起來。賈克禮坐在高始覺旁邊。擺出訓育主任的譜兒。他低聲道。「始翁。不。校長。您看。衝這些漂亮脚色。唱一回戲。還不賺他千兒八百

的。」高始覺笑容不滿露。表示未失尊嚴。他道：「這全仗着賈主任的功勞了。」大家接着戲碼，輪流排演起來。到汪笑我和關仲聞全演的時候。汪笑我便時常利用關仲聞的耳聾，和他開玩笑。比方汪笑我道白道：「來者敢是我的兒子。」關仲聞道：「正哦是。」大家莫不大笑。關仲聞却滿沒聽見。賈克禮道：「汪爺是真成。可是明兒在台上可別這樣。那人家就喊退票了。大家說笑着，把戲都排完了。請求大家批評。高始覺道：「嘆觀止矣。」朱抗道：「可謂集藝術之大成。那位汪派老生不錯。」汪笑我一聽有人捧他。連忙走過去道：「您多嘉嘉獎貴領領教。」朱抗道：「賤名朱抗。您貴稱呼是。」……」汪笑我道：「汪汪汪……」羅國賢道：「狗來了。打狗打狗。」汪笑我道：「汪汪笑我。」朱抗道：「汪先生唱得實在不錯。難得是唱起來並不結巴。真少見。好哇。」汪笑我道：「您您多給宣宣傳一下。」朱抗道：「可以可以。」高始

覺儼然有大主席之風。搖搖擺擺。羅國賢道。「諸位。打道回宮啊。這兒不預備飯。」高始覺裝沒聽見。進了辦公室。大家各自回家。朱抗來了。一篇軟性新聞。一記高宅堂會之盛。一足這麼一捧。大家走後。就剩下高始覺和賈克禮了。賈克禮道。「校長。您看今天成績如何。」高始覺道。「不錯。這全是賈主任之力。那幾位……。」賈克禮道。「那幾位坤角兒嗎。都不壞。咱們學校將來很可以聘任爲烹調科教員什麼的。」高始覺道。「人家肯來嗎。」賈克禮道。「嚶。校長的名義請她來。那是好大面子啦。」高始覺笑道。「那個那個穿紅袍子的是……。」賈克禮笑道。「始翁很有意思嗎。」高始覺搖頭道。「咱們快半百的人了。還……。」賈克禮笑道。「這年頭不論年歲。您沒聽說還有剃鬚子結婚的嗎。剛才我看見她就好像對於始翁有些意思。她直往始翁這裏看。我說。您如果有意的話。」高始覺道。「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有。別瞎說。賈主任。這可不是瞎說的。」賈克禮道。「我這並不瞎說。我是說正經話。始翁無意是不能相問的。一定有意。一定有意。咱們現在是關起門來說自己話。始翁。人要是到相當地位。是必須有兩個太太才架得起熱來。那個要人不是兩三個的。始翁您是大校長啦。大校長就是那麼一個老太婆。始翁。這話不是我嘴直。大嫂子那兒配校長太太呢。將來不用說將來。就拿現在說。學校還沒成立。每天就有多少朋友來。將來學校成立。交際盡是些教育界的人物。太太要是不能。真洩氣呀。」高始覺倒了一碗茶道。「賈爺喝茶。」賈克禮道。「不敢當。不敢當。我說是不是始翁。應當辦一下。」高始覺道。「其實呢。我是怕社會上不明瞭。」賈克禮道。「沒有什麼不明瞭的。」高始覺道。「現在還還早一點。學校立起來再說吧。」賈克禮道。「緩着辦也可以。這事倒不是急碯兒的。不過始翁要是有意的話。我倒是可以幫忙的。我是

始翁婚姻籌備處處長。哈哈。又是個官銜。」兩個人談了一會兒。那時光通我社記者吃完飯回來。高始覺和賈克禮這才分別回家。高始覺回到家裏。高老婆子正在給人家稱劈柴。高始覺一看。心裏說道。「這還是校長太太哪。不成。非得來一個不可。這樣老婆。怎麼會交際呢。你看那個穿紅袍的女人。多大方。見誰都能談兩下子。不管她念白字不念白字。究竟張嘴新名詞。就算很可以了。何況是個女子。」想到這裏。把一全序時憲書。一拿下來。那時憲書俗名「黃曆」。除了日曆之外。還有許多學問。高始覺如果有疑。時常拿黃曆取決。要是有個頭疼腦熱。記准得病日期。燒符送之大吉。比夏世仁的藥方子還靈。他的學問。也由黃曆裏得來的多。比方他知道神農氏。燧人氏等。無論四季長春。老是光眼子穿樹葉子。並且腦袋是兩尖的。當中一條溝。美國呢帽。大概是那時候興的。他要是猶豫不決的事。大者可以算六十四卦金

錢課。求財合夥。找失行人。一念字字末末。就全明白。快當的有諸葛馬前課。還有那周公解夢圖。以外還有心驚法。眼跳法。耳鳴法。甚至於打個嚏噴也有法。可以卜吉凶焉。高始覺拿過黃曆。又由抽屜裏。拿出六個制錢兒。在手掌裏搖了搖。擺在棹上。然後拿黃曆來查。他是在算六十四卦。一數那錢兒是。「一字字末字末字。」第二十七卦。象曰。「目下月令如過關。千辛萬苦受熬煎。時來恰好有人救。任君所爲不相干。」一詩曰。「五關脫難運抬頭。勸君須當把財求。交易出行有人助。疾病口舌不須愁。」斷曰。「婚姻大好。行人來早。謀望成全。諸事湊巧。」高始覺一想這卦真對。現在可不是正如過關一般。過了這關。馬上就抖起運來。可是他最注重的是「婚姻大好。」四個字。他料到別的句子都靈。這句當然是靈了。於是非常高興。吃飯都多吃了一碗。過了兩天。賈克禮來了。說。「義務戲已經齊備。台已經租好。票也印好了。還沒取

出就等貼出海報子。咱們就開台了。」高始覺道。「那咱們就開戲呀。」

「賈克禮道。」諸事俱已齊備。可就是欠東風。」高始覺明白東風就是指着錢。於是問道。「大概需要多少錢。」賈克禮道。「租台錢可以唱戲那天當時給。那時我們已經賣了票。場面錢也是唱完戲當天開付。票友腦門兒錢也是。只有票錢。現在票還沒取出來。宣傳費。車費等等。」高始覺道。「大概多少錢。」賈克禮道。「十塊錢擋住啦。」高始覺一邊由腰裏掏出來。一邊數着說道。「賈爺給咱們省着點兒。將來」

「賈克禮道。」您不用囑咐。咱們是什麼交情。我還不會給您打着這個算盤嗎。沒錯兒。」高始覺給了他十塊錢。賈克禮道。「票要是取來的話。您還得給銷一銷。一個學生家裏銷兩張。能多銷更好。可以給他們一點便宜。譬如打個折扣什麼的。」高始覺道。「這個好辦。」賈克禮道。「其餘的我想借道德社的名義。向慈善戶兒。半銷半捐的性

賈。怎麼也可以塞得出去。始翁也代銷一點兒。我還有個辦法。就是附帶抽獎。票就買得踴躍了。」高始覺道。「隨賈爺的便。怎麼辦。怎麼好。」賈克禮連連答應。忙着走了。第二天票拿出來。大家分担多少張。賈克禮又登報宣傳。說看戲得獎。有意想不到的便宜。當天開獎。觀眾去的倒是不少。有的被派紅票。不能不去的。有的貪圖抓彩。撞撞看看的。有的是賈克禮多印的客票。贈給他的親戚朋友的。有的是票友們各自帶來捧場的。以便助威。順便聽戲。所以台下倒也顯得很熱鬧。又搭着幾個坤角兒。自己一捧。說是某大家閨秀。叫什麼什麼館主。又是誰家的小姐。叫什麼什麼女士。聽戲的是一半兒起鬨。也有花錢買樂兒的。一進門。哄哄雜雜。敵茶壺而茶房應焉。頭上手巾把兒亂飛。腳下瓜子皮兒滿地。伸臂可杵腮邦子。抬腿可踢屁股。因叫好而打架。因打架而起茶壺。耳不暇聽。目不暇給。驚心喘氣。既樂且哆。淘樂事也。合上

演的是亂七八糟。時聞倒彩。後台更亂。碰頭碰腦。比前台人還多。可是想要找個誰。却半天也找不着。高始覺坐在正面包廂。頗長些銳氣。賈克禮由前台跑後台。由後台跑樓上。彷彿忙得不可開交。有時跑到門口兒又轉回來。享受那沒人敢攔的權利與威嚴。這一天。好容易過去了。散戲之後。賈克禮一算票錢。共收三百多塊錢。除了一切開銷。還可以剩二百多塊錢。賈克禮報了些花賬。人不爲利。誰肯早起。賈克禮爲什麼這麼幫忙呢。不再落幾個錢。似乎冤點兒。他告訴高始覺。傾刺一百五十元。高始覺自然喜歡。平白無故。誰肯給一百多塊錢哪。賈克禮說。一票友腦門錢都打發了。可是人家完全盡義務。總得請一次客。將來咱們學校還得再唱義務戲呢。」高始覺道。「不都是賈克禮票社社員嗎。我看這樣叫。給您三十塊錢。就算我酬謝賈爺的。社員們請賈爺隨便作個人情叫。」賈克禮道。「不敢當不敢當。咱們什麼交情。還

用酬謝。真是笑話了。請他們用不了這麼些錢。」高始覺道：「得啦。賈爺不必推辭啦。這是我一點人心。將來學校辦好了。還要多謝賈爺呢。」賈克禮道：「這怎話說的哪。」說着把錢接過來。至於他請了票友沒有。那就不必細表了。反正讀者們心裏分吧。好在這一羣票友。自能夠過過癮。以外也無所求。賈爺又先把車錢飯錢等等都開付了。並且他直說這是義務戲。請大家幫忙。白然誰也不好意思再要什麼。賈克禮腰囊飽滿。似乎應當知足些。但他還惦記高始覺的一百五十元呢。他給高始覺出主意。計劃應如何處置這一百五十元。他以為這錢全賴他辦出來的。不能輕輕放在高始覺腰裏。他爲了這一百五十元。要叫高始覺搭他一輩子情。高始覺首提出三十塊。來得預備還搖會的錢。這個。賈克禮是無異意的。其餘應當怎麼辦呢。請您看下回吧。

第七回 開辦學校

經費是有了。於是開起學校。在高始覺看來。這百十塊錢。過起日子。很可以過三個半月。可是現在爲了將來的生活起見。不得不一很心。一幹吧。一先租好房子糊好了棚。可巧這時有個茶館兒關張。有許多桌子條凳。買了過來。叫木匠修理修理。又自己作個黑板。一齊放進大殿。立時便有教室的模樣。西廂房作工科教室。作了一個大案子。上面蒙上白布。就像成衣舖似的。賃了兩三架機器。還是由當舖裏現贖出來的。於是工科文科兩教室都有了。雖然教室少。可是面積頗大。高級和初級可以合着上課。東廂房作教員休息室。兼招待室辦公室等等。兩個耳房。一個是校長室。一個是聽差室兼廚房。佈置妥當。一方面聘請教員。一方面呈報立案。不幾日。指令批准。於是又大貼招生廣告。說始

覺女子職業學校。現在招生。備有簡章。功課有國文。英文。日文。醫科。戲曲。武術。新聞。諸科。工料有縫紉。機器。刺繡。挑花。成套西服等等。有學費。有雜費。另有一樣最好。就是不論資格。所以廣告一貼出去。便有許多沒有念過書的小姐。素來醉心女學生的浪漫生活。便全投考來了。爲的是作了正式學生。有的是人家姨太太。他丈夫怕她不安於室。所以送到學校。叫她學功課。有的丈夫在外經商。自己閒着無聊。跑到學校解悶兒。大家又說又笑的。多麼有意思。這一來。學生報名的。已經有四十多人。群雌粥粥。珊珊來到廳裏。立感粥多僧少。鶯聲燕語。高始覺那裏經驗過呢。這個喊高校長。那個喊高先生。把高始覺叫得亡魂皆冒。賈克禮勁兒拿得穩。老是凶着腮梆子。不大正眼看學生。訓育主任麼。偶爾聞見一股香味。也未嘗不心驚肉跳。學生還沒等開學就來了。以爲報了名就可以上課。高始覺高校長和賈主任。現各處拉教員。羅國

賢上趕着願盡義務。高始覺怕他外表不揚。壓不住學生。朱抗倒是個能手。口才很好。自己編新聞學講義。汪笑我特作了一身西服。爲是上課像個教員的樣子。夏世仁穿出馬褂。極力往老成裏端架子。恨不能上嘴唇畫上兩撇鬚子。賈克禮皮鞋底下。又釘了兩個鐵後掌兒。走路先將腳後跟着地。戈登戈登的響。由老遠就聽見他來了。學校倒是挺亂和。就是沒次序。連功課表還沒定呢。誰愛上誰上。因此時常有你先我搶的爭競。學生一塊兒處了幾天。感情都覺得熟習了。於是大家聯合請願。請高始覺另設一個門兒。不走前門。因爲前院是老媽兒作房和車夫的住所。十分不雅。高始覺沒想到學生這麼認真。遂找到賈克禮一商量。賈克禮說。「那就走後門兒得啦。學校的牌子掛到後門兒去。」高始覺道。「後院是洗衣局。還得跟他商議。」原來洗衣局局長因爲以前院裏的人很雜。有走前門有走後門的。時常在不留神的時

候院裏曬的衣裳全都不知什麼時候沒有了。所以他把裏院和後院通着的門給堵上了。這一來。一般躲賬的也不大方便起來。向和尚交涉。和尚因爲使了洗衣局局長的錢。也沒有辦法。這回。經高校長一交涉。洗衣局長便立刻答應。不過來往的人。仍是只限於學校裏的教職員和學生。於是學校的招牌。由前門端到後門。先是挨着一傭工介紹所——一齊掛着。現在是接着洗衣局的招牌掛起來了。賈克禮要高始覺召集開教務會議和校務會議。已經開學了。似乎應當開個會定定次序和一切進程。高始覺查了查黃曆說。『今天諸事不宜。』賈克禮道。『開會議碍不着事。黃曆也沒提會議的事。既然校長慎重呢。那麼明天開會吧。明天黃道吉日。今天可以發個通知。借時光通訊社的印刷具用一用。一時光通訊社。現在就附屬於學校之內了。他們的辦公室。就是學校的辦公室。爲是顯着熱鬧。而且通訊社記者。多半都兼着

學校事務。雖然不拿薪水。但是幹着全很高興。通知是由高校長擬的。四六駢體。非常得意。第二天。教員們都來到了。就在東屋教員室開會。議。把桌子都拼起來。人都圍着坐着。凳子不夠。由教室借條板凳來。主席是高始覺。紀錄是賈克禮。舉行儀式。高始覺都不知道。還是昨天晚上由賈克禮現教的。並擬出許多提案來。以備大家討論的。一切一切。都在昨天晚上和賈克禮演習了一遍。高始覺真是福至心靈。馬上就會了。本來這也沒有什麼難的。先全體肅立。靜默三分鐘。然後高始覺嘴裏好像念咒似的嘟囔半天。然後大家落座。高始覺道：「現在咱們學校已經成立了。承諸位熱心幫忙。不勝感激。暫時因為學校經費支絀。諸位還不能拿薪水。這實在抱歉的。最近正在呈請補助費。一方面進行向大慈善家去募捐。一方面還籌備舉行大遊藝會。那時學校經費充實了。諸位自然不能白幫忙了。最低的限度。也要支個車錢什麼

的。現在我先對於諸位的熱心。先表示感謝。」說着。向大家鞠了一個躬。大家忙欠了欠屁股。高始覺又道。「今天我們這個會議。是討論我們們對於學校如何進行事務。請大家多提出意見討論。集思廣益。是的。現在請賈主任報告學校成立的經過。」大家一陣鼓掌。會議也要鼓掌。這都是朱抗興的。朱抗是受賈克禮的授意的。賈克禮站起來。先咳嗽了一聲。然後報告起來。把他對於學校如何盡心。鞠躬盡瘁。勞苦功高。和一切困難奮鬥的經過。滔滔不絕。向大家報告。彷彿這個學校。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但中間也時常捧一捧高始覺。說。「高學長是將將人材。善於用人。對人誠懇。所以大家都很熱心替他幫忙。」可是暗中使錢的事。他一概沒提。報告完了。大家鼓掌。賈克禮面有得色。然後高始覺接着說。「賈主任爲國勤勞。先宜嘉獎。諸位同仁。有無意見。」大家贊成。朱抗說。「可由學校製銀盾一座。刻熱心教育四字。送給賈

主任。」這都是作天定好了的。假如這個學校要是國家的話。賈克禮就得「欽封」一個什麼一字並肩王。外加九千歲之職。大家又一致贊成。高始覺道。「以下還有幾件提案。請諸位討論。」學生呈請建設廁所案。查廁所一項。既係衛生必需。亦乃觀瞻大要。理應男女分廁。以示清潔而維風化。廁中之廁。臨者太雜。本校擬暫租洗衣局一角地。先圈爲廁所。男先生可仍在公廁請便。不知有無異議。」結果。大家通過。高始覺道。「本校招生廣告。已在工務局納捐蓋戳。先張貼各招牌上。近竟有無恥之徒。將五淋白濁之傳單。貼於本校招生廣告上。殊屬侮辱本校。可否據呈罰辦。以警效尤。」結果。大家一致通過。先由高校長擬一警告文。如不聽。卽上告。高始覺又道。「三。做人在本校未成立以前。原教育蒙童二十餘人。現在因本校成立。本人無法兼顧。但該蒙童等失學。又屬可憫。可否將彼等編爲本校附屬小學。由各位先生擔任教

課。一大家又贊成通過。高始覺道。「附帶報告一下。本校特請夏世仁君爲本校囑託醫生。」大家又恭維了一陣。隨後。又討論許多問題。各位先生。也均有臨時動議。一會兒散會。便磕瓜子兒談些笑話什麼的。這還不算正式開學。正式開學須選擇一個黃道吉日。由高始覺遍撒請帖。請諸親貴友。來校參觀。敬領教益。以匡不逮。未了說免賜花紅。到正式開學那天。誰老遠的看學校。結果。高始覺又收到不少帳子。這天。夏世仁暗中對高始覺道。「高爺。今天晚上有工夫。倒我家裏坐一坐。隨便便餐。沒預備別的家常飯。您弟妹特意作兩個菜。請請您喝杯酒。」高始覺道。「幹麼這麼客氣。」夏世仁道。「您弟妹。她有一點事跟您提。」高始覺笑道。「一點事就提。何必弄這個弄那個。」夏世仁道。「左右不過有個酒菜兒。可以多談兩句。千萬勿却。」高始覺道。「好吧。我打擾啦。」夏世仁道。「我回頭家裏等您。」說着走了。近來高

始覺也真忙起來。每天總有人來拜訪。識與不識都有。有的來洽接登廣告。有的想來作事。當個聽差的都成。只求給兩頓飯。有的是大學畢業生。請來要當教員。情願作義務。有的賣筆墨的問學校要不要。可以算便宜點。又白送了。高校長兩枝狼毫。兩枝水筆。然後向學生去兜賣。就在教室裏作起買賣。洗衣局掌櫃的也請高校長吃飯。陳說學生應當有宿舍。西跨院有閒房可以租過來。高始覺自然答應說好。據洗衣局長計算。如果收宿膳費的話。還可以多進數十塊錢。其實他是爲他自己打算的。學生住宿多了。洗衣裳他可以包辦了。到了晚上。高始覺有時回家。有時住在學校裏。賈克禮也在校長室設了一個床。預備不願回家時。便住學校。住學校好處多。一可以省得跑路。又省車錢。二可以吃學校的火食。學校自學生報名以來。報名費和學費雜費一共收到好幾百。這錢全鎖在高始覺的箱子裏。用時再開鎖。先高始覺簡直

不敢在家裏住。後來賈克禮搬進。負責看守。高始覺這才放心。這天晚上。高始覺回到家裏。轉了一個灣兒。便進裏院到夏世仁家裏來。夏世仁連忙歡迎。夏太太也笑臉請安。不像以前那麼瞧不起人的樣子了。高始覺道：「近來忙得要命。要不是說弟妹有話說。我簡直還來不了。」夏太太道：「是呀。學校的事是忙的。新創立。什呢事都是一個人。可不是忙麼。先本打算叫您兄弟多幫幫您去。按說院裏院外的老街坊老世交。那是應當的。無奈他早晨出不去門。天天看病的。老是那裏多。」高始覺道：「可不是。這一程子了。老沒下雪。盡颳大風。都是時令病。」夏爺忙得很。說着。大家落坐。由夏太太沏了茶。親自倒過來。倒把高始覺悶着了。他想：「今天夏太太爲什麼這麼和氣親熱呀。」夏太太道：「你先陪着高先生坐一坐。我去篩酒。」夏世仁便和高始覺說着話。談到學校情形。高始覺把經濟收入頗佳。略微說了一說。等一會兒

稱酒菜弄得立刻擺上。高始覺道：「弟妹也一塊兒喝着。」夏太太道：「好。您先喝着。我一會兒就來。」過了一會兒。夏太太走來。搬到一個凳子。坐在旁邊。高始覺道：「弟妹有什麼事呢？」夏太太道：「哎。皆因我有個娘家兄弟。二十好幾啦。所沒個事作。大小夥子就那麼閒着。身體也要閒壞了。所以我打算叫他作點事。雖然不必掙錢。只圖身去口去。只要不閒着就得。我也不希望他掙多少。掙得多花得多。家裏落不下。反倒能夠學壞了。」高始覺道：「青年人就怕閒着。可不是。越閒越懶。大小作個事。總好一點。」夏太太道：「誰說不是呢。大小夥子閒着。不像話。說個親事都沒人給。人家都說小人兒沒事。不給。所以他前幾天來。我就說他。叫他找個事兒。他說那兒找去。這年頭兒。您說我一個女子。反倒給他找事不成。氣得我什麼似的。昨天同他您兄弟說起來。說高大哥的學校現在辦得很好。就是缺自己人給張羅帳目什麼的。」

我想我那兄弟要是給您幫個忙。一定還成。」高始覺道。「成成。沒問題。叫他來吧。我現在倒是正短一個管帳的。錢鎖在箱子裏沒人看着。老揣在腰裏。又容易丟了。大兄弟要是能管帳的話倒是很好。可是一樣。您也知道。咱們學校剛辦。大家都盡義務。大兄弟要是去的話。我給他幾塊車錢。吃飯呢。跟我一塊兒吃。您覺得可辦就辦。」夏太太道。「足可以。我叫他作事。並不是爲掙錢。就是怕他閒着。您說有了事作。這年月。咱們又不知道交得是什麼朋友。一塊兒吃喝玩耍。免不掉就胡鬧入光起來。跟您作事。我先放心。他是越作越好。其實按他本性也挺老實的。」高始覺道。「他是什麼資格。」夏太太道。「他也是什麼中學畢業哪。英文算術都會。寫個信什麼的。也很明白。他還時常跟我們念洋文。我們都不懂。作事到是成。准能給您作臉。」高始覺道。「有您在頭裏。那还用說嗎。明天就叫他來好了。」夏太太道。「我先謝謝您

啦。您多費心啦。」說着請了一個安。高始覺連忙放下筷子。還禮不迭。夏世仁道。「高爺時常說他。既不是外人。您就管他沒錯。」夏太太道。「對啦。他就是年紀輕。還沒作過事。經驗少。您得多管教他。」高始覺道。「那沒什麼。那沒什麼。」說着。三個人喝着酒吃着菜。高始覺想到自己正缺這麼一個看箱子的人。學校按說那有沒會計的。再者說。他又。又有夏世仁和夏太太在頭裏。比什麼都可靠。想着自己也很高興。不覺多吃了一碗飯。吃得肚子直張的慌。飯畢。又喝了些茶。談了些話。高始覺告辭回到學校。夏太太又再三請安道謝。高始覺這才邁着方步回到學校。高始覺回到學校。和賈克禮把夏太太舉薦她的娘家兄弟來學校當會計的事一說。賈克禮暗道。「媽的晚了一步。我要知道。我何不把我的小舅子薦來呢。可是一樣。人家夏太太多大面子。我自然不成了。可是他別忙。我的內弟也得叫進來。想罷。便道。「也是的。咱們

學校本來就短一個會計。這是必須的。前兩天我就要說一來因爲您很忙。二來我又怕現在學校初立。用不了這些人。所以我沒有說。因爲我有個姻兄。人很老實。從前在軍隊裏當過軍需。近來因爲差事散了。老想出去。我勸他說別出去啦。在城裏大小謀個事作。忍了得啦。這年月出去真危險。衝咱們這本事。怎麼也弄個事這麼着。他竟沒出去。我先想到咱們學校的會計。正好叫他來幹。現在已經有人。那麼再說吧。

「高始覺道。『再添一個人也沒有什麼。不過就苦點兒。咱們學校。能給人多少薪金。少了拿不出去。』」賈克禮道。『那倒沒關係。跟您說。給不給不吃勁。咱們什麼交情。好在將來學校有了希望。再報酬不遲。』」

高始覺道。『這麼咱們學校得找個名義。』賈克禮道。『其實會計是會計。庶務是庶務。現在一個人辦就成了。』高始覺道。『那麼令姻兄可以給他庶務的職務。明天叫他來吧。』賈克禮道。『咱們學校馬上

還得開遊藝大會。這一下就得進他干一兩千的才成」高始覺一聽。越發高興道。「那麼一說。咱們更得用人了。乾脆明天就叫他來吧。」賈克禮道。「不忙不忙。過兩天再叫他來。您這很忙的。」高始覺道。「什麼事你也可以直接辦了。我找他一趟。下禮拜一就叫他來吧。」兩個人談到深夜。覺到學校前途很好。富貴無窮。互相高興睡去。高始覺因為晚飯吃得多了。到半晚裏直說夢話。把賈克禮吵醒了好幾回。第二天早晨。有個叫陶芝荊的。頗像個女人名字。其實是夏太太的娘家兄弟。到學校找高校長。高始覺連忙接見。原來是個油頭少年。瓜皮小帽兒。嘴裏鑲着假金牙。手指頭上戴着假戒指。雙臉兒鞋。結褲腳兒。衣服挺瘦。袖子挺長而捲着。騎着自行車。車上掛着紅的綠的穗子。高始覺一見。先自皺了眉頭。然而已經答應了人家。只好姑且這麼着吧。賈克禮暗中對高始覺說。「哎呀。嘴上無毛。辦事不牢。這麼年輕。不大可

靠呀。別的問題倒不致於有。就恐怕他安不下心去。——高始覺道。——慢慢來吧。長了也許慢慢改了過來。再者令烟兒過來。再重新調換不遲。——賈克禮自無話說。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八回 建設

咱們先把始覺女職學校的教員——介紹給讀者。然後再談建設吧。這些教員裏。比較拿得出姿辭來的。還得讓賈克禮。他滿嘴新名詞兒。什麼「法西締」。——「不景氣」。——一樣樣都有一點兒。學生還很信服他。可是論起字眼兒。可不如高始覺了。高始覺的舊學。頗使學生難懂。比方他說。「駢旋的幹。不念幹。念妙。千字文裏有璇璣懸。——妙。——晦魄環照麼。有人念瓦也不對。」又譬如黃曆上的「否極泰來」的否。念作丕。多啦。不勝枚舉。鬧得賈克禮對學生說話都先要查字典。夏世仁講醫

學。把本草歌背得很熟。以外又講些肝膽脾胃腎。什麼又是金木火水土啦。把學生唬得一怔一怔的。凡是學生不懂的。那便是好。青年人便
有這麼一點脾氣。可是學生對於他。只是佩服而不尊敬。大概是因臉
上有麻子的原故吧。也真奇怪。臉上有缺點。總失去一半尊嚴去的。學
生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麻黃。有時候故意問麻黃都給什麼病。汪笑我
教戲劇唱唱歌。唱歌沒有風琴。拿個胡琴來代替。講的時候。越講越結
巴。講工工四合上。倒還好些。講到音符就麻煩了。且時常四分之四的
拍子念成八分之二的拍子。比方「刀來米發。」叫他一說。却是「刀
刀來米米發。」多了兩拍去。可是唱起來却不然了。非常流利。一點不
走板眼。所以他上課的時候。唱的時候多。講的時候少。關仲聞教藝術
和圖畫之類。他的畫也倒有兩下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畫人物多用
中法。畫花卉多用西法。畫山水是中西參半。本來他研究這畫。也並沒

有多少日子。就是自耳聾之後。便拿畫來消遣。別人說話他也聽不見。教功課呢。也只好教這門功課。畫出個樣子。叫學生比着畫。有時講講。也用不着學生問。學生以前還不知道他是聾子。後來才曉得了。大概還是聽汪老師汪笑我說的。汪笑我最愛嘲笑他的聾子。可是自己的結巴老不覺得是個毛病。羅國賢是生理衛生教員。他的常識。倒是非常豐富。講起來滔滔不斷。也有新的。也有舊的。也有捕風捉影聽人說的。也有閉門造車自己研究出來的。講到生理。外帶相面。以外兼教歷史地理。這材料更多了。由封神榜而列國志。以下跟着是孫龐鬥智。東西漢演義。下面三國志。那更熟而又熟了。以下隋唐演義。征東征西。掃南掃北。多了。武則天艷史不能說。跟着是五代。大宋演義。包公案。七俠五義。濟公傳。都出在那裏。往下是精忠說岳。楊家將。到了滿清。康熙私訪。乾隆下江南。雍正劍俠傳。越說越有味。到了民國。有張勳復辟。徐樹

錚演義等等。一說就得半年。別看他是個羅鍋子。三尺短命丁。全仗着這一套拉攏學生。他一上課。學生全從桌下看先生。後來專給他預備一個大高凳子。坐在上面。倒真像茶館裏說評書的。就是不打錢。搖鈴下堂。學生不肯下。還要他接續說。他還要賣個關子。所以學生上學。有的專爲聽他這一套的。除了這六位君子。還有幾位教員。都不是專任的。像朱抗教新聞學。也還馬馬虎虎。他時常把自己怎麼和某局長或處長握手的光榮說上沒完。交縫紉的是兩三位女教員。這兩三位教員連認針全不會。左右不過跟學生瞎混。因爲有的是真來學縫紉來了。不教給人家。又對不住學費。所以請了裁縫舖的一位裁縫來。天天教怎麼裁怎麼登機器。本來這裁縫對於小姐太太們。看做主顧的。現在小姐太太們都叫他先生先生的。他反而有些吃不住。屢次跟高校長說不能幹。高始覺再三挽留說。一既然教給他們。就是她們的先生。

她們恭維你又怕什麼的。」裁縫道。「我怕折壽。」高始覺道。「沒有的事。天地君親師。師都應當供起來的。不要緊。幹去罷。教得挺好。學生挺歡迎的。將來學校擴充。我還要給你長薪水。」裁縫一聽。只得又教下去。還有一位教英文的。在外國府當花匠。每個禮拜來兩次。以外還有幾位候補教員。因為鐘點兒分配不開。只得暫時候補。聽差的一個。似乎嫌少一點。他要是買東西的時候。上課鈴就沒人搖了。後來又找一個打雜兒的。人物大致如此。不過零零碎碎的事情還很多。只好約在將來寫了。現在且談談學校的建設。按外表說。賈克禮主張把牆刷白。寫上藍字。什麼「教育即社會。社會即教育」等等標語。以外再寫些格言。不過和尚不大認可。以為廟牆必須是紅的。後來高始覺來個折中辦法。是紅牆白字。又鮮明又好看。並且還省得買藍顏色了。高始覺的建設本不在此。他一心想着租過西跨院闢作宿舍。每間全

住着學生。或者四個人一間。或者六個人一間。全拿宿費。那豈不是又進一筆款。再者呢。學生也很願意。還許多報名的。問有宿舍沒有。有宿舍她才上學。沒宿舍她就不來了。皆因住學校雖然拿宿費。但究竟比住公寓上算的多。並且這總還落個住學校呀。所以有的因爲住宿問題而報名入學的。高始覺和賈克禮一商量。賈克禮也認爲可辦。他說。一學生不夠住的。我們校長室和訓育主任都附帶有了。要不然我們兩個人住一間外帶着錢櫃。也不雅官。一經這商量之後。立刻進行。果然又把西跨院租過來。稍微刷刷石灰。見見新。又貼一張廣告。當真又進來好些學生。連在校學生。都搬到宿舍去。四個人一間。臨完還剩下幾間。高始覺和賈主任也搬了進去。又找了一個老媽子。伺候小姐們的。最末還數餘兩間。商量了半天。不知作什麼用處好。自然找用處是不難。可是得需要牠生產才成。正自爲難。和尙有了主意。他給介紹兩

家住戶。一家是夫婦兩個人帶着兩個孩子。丈夫在鐵路上作事。輕易不回家。就是一個婦人住着。也還不要緊。高始覺爲進房錢。自然答應。還有一家是婆婆帶着兒媳婦。兒子在軍隊裏。好幾年沒回家。自然更沒問題了。宿舍租妥之後。到晚上。燈又成了問題。現在是點蠟。還沒有買煤油燈呢。高始覺一算這煤油燈就幹不少。以後煤油一個月也得十塊錢。這筆銷耗。得想法改良。幸而賈克禮的舅子出了個主意。一偷電。一先叫一個電燈匠接上電燈。以後就一個子兒不花。又亮又省事。又好看。高始覺先還怕偷電被查。有失學校名譽。但賈克禮說。現在偷電的有的是。天天晚上掛線。早晨摘了。一點兒問題沒有。」高始覺想到省錢。自然首肯。省錢比什麼全要緊。於是找來一個電燈匠。按裝了電燈。那電燈匠說起來。還是賈克禮的姑丈家的慶家的遠本家呢。談起來很高興。賈克禮問他偷電的方法。他說。「掛線這方法太笨。而且

危險。饒着還費事。而且不好看。不如按上表。然後暗中偷電。叫他不走字兒。一月也費不了多少錢。一勞永逸。方便得多。一高始覺一聽。倒是這個方法不錯。即圖省錢。還得顧慮危險。掛線不像事。於是叫那電燈匠給報表設法偷電。電燈匠要五塊錢才給辦。高始覺只得給他五塊。當下出五塊。以後省得費事。可是表未按裝之前。仍是掛線。當天晚上行掛線典禮。高始覺召集全體學生講話。說這次掛線並不是長久的。大家不要對人家講。有捐學校名譽。訓話之後。才叫打雜的用竹竿子。借洗衣局的線。把線掛上。果然全校都很亮了。金色輝煌。高始覺又覺得這麼亮怪可惜的。又想到立夜班。如此又可以進點兒學費。順便自己也可以消化食。賈克禮也頗贊成。可是立夜班教什麼呢。高始覺說。「立個讀經夜班。」賈克禮過。「光是讀經恐怕學生來的少。」高始覺道。「先教兒童。年紀大的不要。有的家長守舊的。就可以送來。」賈

克禮道。「我看不如叫作補習班。裏面設讀經一門。凡是白天學校裏成績不好的兒童。都可以咱們這裏補習。無論什麼功課都有。校長教讀經。剩下都是我的。您看如何。」高始覺道。「那麼也好。」於是又貼出廣告。招收補習班學生。學校辦到這樣兒。總算可以的了。高始覺的校長派頭兒。拿得更穩。過了兩天。電表也按上了。高始覺想了想。學校對應該建設的。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來。問了問賈主任。賈克禮說。「就短個禮堂。」高始覺道。「禮堂實在沒什麼用。白佔着房子。其實大教室就可以當禮堂。」賈克禮道。「短個學校園。」高始覺道。「這很難辦。咱們這裏也沒有這空的地方。」賈克禮道。「這一說。連操場也不用說了。」高始覺道。「女生不要操場。」賈克禮道。「可也別說運動會裏不是也有女生參加嗎。現在還有兩個多月就該春季運動會了。咱們要是能夠參加。學校的名譽不是也好起來了嗎。在那大會場

上。打着始覺女子學校的校旗。多麼露臉。咳。我又想起一件事來。咱們還沒有校旗和徽章呢。徽章可以做一點。賣給學生。可以收一筆款。」

賈克禮投高始覺之所好來說。果然高始覺道。「對。咱們得先研究出徽章。賈克禮道。「回頭跟關仲聞商量一下。叫他設計一個圖案。用什麼樣子才好。咱們現在研究這個參加運動會問題。這個問題可不小。學校將來出風頭。全在運動會上。」高始覺道。「咱們參加什麼呢。學生平日沒訓練。打個球。賽個跑。她們恐怕未必成。」賈克禮道。「咱們不會參加武術表演嗎。女子參加武術表演的很少。咱們要是露一手兒。准保受歡迎。碰巧市長還許傳令嘉獎。那校長就抖起來了。報紙再一登載。立刻能來她幾百學生。那前年不是有個叫樂什麼雲的女子。武術大出風頭。誰人不曉呢。」高始覺一聽。不覺心裏高興。他道。「咱們那裏找地方呢。」賈克禮道。「就在院裏就成。武術用不了多大

地方。武術教師咱們也有。一月花十幾塊錢就成。咱們只要包辦學生運動服裝。這十幾塊錢就可以賺回來。」賈克禮現在率性對高始覺說實話了。因爲不如此。不足以引起高始覺的注意來。於是高始覺答應了。並且還很高興。一切均積極進行。校旗也製好了。自己做的。不花手工錢。徽章一共作了一百個。雖然還剩下幾個。可是每個賣學生兩毛五。一共還賺了學生十幾塊錢。學生一切都安定了。而吃飯又發生問題。賈克禮的姻兄出主意。立大廚房。得找個廚師傅。高始覺又覺得這是一筆利益。便指令照准。可是廚子人員頗有慎重起用的必要。誰不知道是個廚子就要偷呀。並且俗語還說。「廚子不偷。五穀不收。」這種給廚子解嘲的話。大家都公開認爲合理。不過有個手大手小之分罷了。高始覺想用一個自己人。偷也是給自己偷。偷學生的。不偷學校的。可是自己親友裏面。真還沒有一個廚子人材。別看廚子。若是

會。不但不能偷。碰巧還許賠錢。這種話。高始覺對於同仁明示暗示好幾次。這時別人本來都想薦個廚子來。經高始覺一念道。誰也不說話了。本來廚子不偷。光憑三四塊錢工錢。那如何辦得到呢。最後是由羅國賢介紹一個廚子來。很胖。是廚子都那麼胖。這也真奇怪。其實也不奇怪。那是吃油膩吃起來的。廚子來了之後。對於高始覺的條件。一一承認。當天上起工來。以後高始覺一天一查賬。比方醬油應當買多少。打算打算是不是要吃這些醬油。查了查。大概都沒有什麼毛病。不過對於碱彷彿覺得多一點。蒸一次饅頭。用不了這些碱的。廚子說。一現在碱是貴的。您要不信。這次您買碱。您看着我蒸饅頭。」高始覺爲證實起見。當真自己買碱。還是高小鋪的。看着廚子把麵和好。把碱靡在裏面。放心走去。在他想這次碱還要大一些呢。不想到吃飯時一看。那饅頭都沒發起來。碱小啦。廚子道。「您看看這饅頭。不是碱小啦嗎。」

高始覺道。「那麼些碱。怎麼還會不夠。」廚子道。「好。您當校長的。您就知道孔聖人多少錢一斤。您那裏知道廚房的事。」高始覺無話可說。以後也就不十分查了。其實他不明白。那碱性就怕和了饅頭不蒸。放着他。一會兒。那碱性全散醒沒啦。廚子晚蒸一刻。那碱性就少一半。怎麼算也算不過廚子。有此一回。廚子的事便幹長了。關於教務方面。賈克禮請求一位武術教師。學生們很歡迎。都想自己作個紅綠隱娘。她們聽過紅拂傳。聽過十三妹。平時常自己也想當個俠女。能夠飛簷走壁。叫男子都怕自己。拜倒石榴裙下。所以對於武術。都想練一練。學校趁着興頭大作制服。運動服。運動服由那位教師爺出花樣。說那樣才是女英雄的打扮。學生都歡天喜地。從此衣食住都有了着落。學校暫告偏安之局。這時。小的且把學生主人翁。女學生。寫一寫吧。她們別有她們的一種天地。這種天地。也頗有趣。怎麼有趣。請您看下一回吧。

第九回 新女性

始覺女子職業學校的學生。也有四五十人。這個團體裏。也頗有幾個女性可寫的。她們雖不是小說的主角色。但也是學校裏的重要人物。說到學校。自然免不掉提到她們的。一切的事。總由她們身上而起。現在且把這幾位新女性介紹給讀者。全校裏面。也不盡是新女性。也有舊家庭的女子。不過出風頭。都是這些新女性而已。一提到新女性。在讀者想來。一定全是很漂亮的。其實漂亮固然漂亮。但不全是。她們好比一座花園。有的艷麗像朶牡丹。有的就醜的像狗尾巴花。有的高的像向日葵。有的矮的像鋪地錦。不過她們都能打扮。無論怎麼不美。也還有蝶兒蜂兒來親近。她們裏面堪作校花的。要算姚萬青。體格窈窕。而臉龐豐潤。是個家庭舊而自己要新的一個女郎。偶然還有舊道積

遺傳下來的舊思想和行爲。這種思想和行爲。就是忠厚吧。和她最要好是溫月清。溫月清比姚萬青小一歲。可是事故比姚萬青豐富的多。她當過文招待。後來被一個糧店掌櫃的接出來。當作外家。每禮拜日上她那裏去一次。她因爲自己住着很寂寞。所以投到始覺女子職業學校來。她的丈夫。也很贊成她這個主意。上課的日子在學校裏住着。禮拜日全回到家裏。暢叙幽情。她跟姚萬青很相好。兩個人拜爲乾姊妹。因爲他們一相好。於是引起別人的忌妬來。忌妬她們的。便聯合起來。另成一派。無形中就分出黨派來。站在她們對方的有兩個中堅份子。一個叫袁麗文。一個叫王淑謹。袁麗文是個小矮個兒。平時很端莊的。善感多情。雅好文藝。是高校長很器重的學生。別人都不能作文言文。惟有袁麗文能夠作。所以高始覺很誇她好。跟她相友善的是王淑謹。是個新近結婚。而又新近離婚的。因爲什麼離婚。那却不得而知。

乍看也很端詳。頗像個大方少奶奶模樣。可是心理却非常厲害。他和溫月清整個相反。溫月清是個急性兒。她却是個慢性兒。在她們兩派之外。另有一派中立派。是毫無所謂的。代表這派的也有兩個人。一個叫阮秀英。一個叫顏學善。這兩個女生都具有相當的漂亮。可是過於浪漫了。因為她們毫無所忌。所以帶些天真出來。她們兩個人整天總是談戀愛談交男朋友。高始覺曾經說過她們一次。但她們反而說高校長太腐化了。所以鬧得高始覺也不管了。有一天羅國賢上課。說到相面問題。阮秀英便叫羅老師給她相面。看她將來有幾個丈夫。大家全笑了。羅國賢幾乎不敢看他了。那羅鍋子越發拱得高些。下課之後。便對高始覺說。「假如我要不是羅鍋子的話。我真要疑惑她對我有什麼意思了。那有女學生對先生說這話的。她問我將來她有幾個丈夫。真是。我沒見過這樣摩登女子。以前我淨聽說現在女學生可了不

得。開通極啦。我還不知道她們怎樣開通好。敢情當着先生什麼全說。——高始覺道。——唉。現在教女學生就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們說什麼就聽她們去吧。反正沒什麼大毛病就成啦。」羅國賢道。——上一次我講三國。她們叫我說呂布怎麼戲貂蟬。你說怎麼好。——他們感嘆着且不提。回來還得說她們。且說阮秀英和顏學善這一浪漫不拘。引得同學全做效起來。女學生便有這點脾氣。好時髦。驚虛榮。往這裏學。非常的快。不幾天的功夫。燙髮的就多出七八個來。阮秀英和顏學善。簡直半天半天的不上課。天天下午出去玩。學校也不管。學校拘定這個主義。自是你交了一些費用。那就由她個人去了。她們出去半天。晚上回來。便對大家講。上什麼公園啦。看什麼電影兒啦。多少男學生追她們啦。說得很高興。她們手裏老是很有錢。也不知她們的錢是由那兒來的。只知道時常有男人找她們。有的就楞進到學校來找。有的是等

在學校門外。模樣兒全不一樣。統計起來。兩個人總有十幾個男朋友。的。有一天。阮秀英又出門。這學校比家還自由。不料她出門未久。忽然門外一陣喧嘩。彷彿有人在打架。阮秀英從外面跑了進來。氣喘喘的。大家出去一看。外面打得很熱鬧。洗衣局掌櫃的直忙着收衣裳。怕有人乘亂給搶了走。一會兒。被巡警趕來解開了。原來是兩個青年學生。穿着西服。混身都髒了。帽子也丟了。眼鏡兒也碎了。腦袋也腫了。巡警問不出結果來。只得各自散去。高始覺把賈克禮叫來說。「這簡直不像話了。在咱們學校門口兒打架。還不是那麼一回事。這多叫人笑話呀。學生交朋友却不妨交。可是也得差不離。別招到家門口兒來鬧哇。咱們得想個辦法。限制她們一下兒吧。」賈克禮道。「咱們可留神別鬧風潮。假如她們一罷課。可更不好辦了。」高始覺皺眉道。「沒想到辦學校這麼難。」賈克禮道。「我看咱們召開一個訓育會議。說出個

規則來。叫她們遵守。我看倒不錯。」高始覺道。「對。這麼辦好。回頭就開會。」賈克禮道。「咱們把教室規則。寢室規則。食堂規則。統統都弄出來。有了一個辦法。就有了標準。有了標準。她們才好遵循。」高始覺道。「很好。應該有個規則才好。也像個學校呀。」當晚。學校預備一桌飯。請教員們吃。吃完了好開會議。教員們都是願意上課不願意開會的。若是不預備飯。那會是開不成。夜班自然放了一天。大家酒足飯飽之後。便開起會來。行禮如儀。高始覺主席。開訓育會議。應當是賈克禮主席才對。可是高始覺怕減了校長的尊嚴。高始覺一報告學校應當立些規則的話之後。朱抗發表談話。他說。「這些規則太多。如果按條逐則的去想。那太不經濟時間了。最好今天推舉三五個人。立一個規則起草委員會。一切規章。都由他們起草。擬好之後。大家再開會議討論通過。省事的多。」大家贊成他的話。高始覺也無異議。賈克禮道。「

起草委員會也需要有個章程。然後他們所擬的規則才能有效。」大家又認爲合理。賈克禮說。「先擬好了起草委員會的章程。然後按着委員會的章程產出合法的委員來。然後再由這合法的委員再起草規則才成。」羅國賢道。「這樣一說。起草委員會的章程也先要組織一個起草「起草委員會章程」的委員會來起草才對。這太麻煩了。」汪笑我道。「可不是。起起草草草……」羅國賢道。「你就別說啦。沒有流利的舌頭。偏要說這麼繞嘴的話。你的話我明白。就是說起草起草委員會章程的委員會。也要來個起草起草起草。這成了繞口令兒了。我也說不上來啦。」大家全笑了。高始覺道。「我也以爲規則要緊。章程不妨靠後。爲立規則。先討論章程一個月。太麻煩了。咱們不必跟政府學了。政府光是討論章程的政府。咱們學校還得辦事呢。」關仲聞道。「張誠的丈夫聽說是個電車公司的職員。張誠的那

個學生不錯。「大家一聽。全都笑了。笑得羅國賢的腰更直不起來。他笑道。「人家說章程的政府。你偏說張誠的丈夫。差得天地遠。」高始覺也忍不住笑了。他道。「好好。咱們還是討論規則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做衣服沒有尺那兒成。」裁縫教員道。「可不是。做衣服沒尺寸不好看。也不摩登。底擺太肥了好難看。……」高始覺怕他說起沒完。趕緊說道。「乾脆咱們選出四個人來起草。用票選還是怎麼選。」

「羅國賢道。「乾脆大家一說就得啦。」於是大家互說互推。反而更沒有結果。最後羅國賢道。「這樣吧。由我說四個人。大家不反對就算通過。高始覺。賈克禮。朱抗。還有我一個。」大家笑道。「這倒痛快。就這麼辦。」人選定了。便自散會。現在再提女生。阮秀英自那次惹禍之後。倒是老實了兩天。可是過了兩天。仍舊浪漫起來。每天要寫兩三封信。別的同學見她這樣活潑快樂。也有羨慕的。也有瞧不上的。這時有個

女生病了。她的病似乎是羨慕阮秀英過火。她是個舊家庭的女孩子。沒有人過學校。街坊四鄰的女伴。都是非常浪漫的。她們都沒有受過教育。而全是羨慕女學生的生活的。這個得病的女孩子整天跟她們在一塊兒。染了很開通的一種習慣。她以爲她的同伴們和洋車夫。麵鋪跑外的一塊兒。逛護國寺。是一種最幸福的事。始覺女職一招生。她立刻要求家裏非要送她入學不可。家裏以爲在學校學點手藝。也倒不錯。遂報名入校。入校之後。見到阮秀英那樣浪漫。結交男學生。都是穿着西服。才知道女學生倒是比家裏女伴們高得多了。阮秀英和她又住在一間屋裏。天天聽阮秀英說怎麼和男子擁抱接吻。在這青春發動期間。不禁由羨而病了。學生有病。便由夏世仁給診治。夏世仁的診法。本是馬馬虎虎。古之醫講先「望聞問切」。說「一望而知之者神也。聞而知之者聖也。問而知之者謂之工。切而知之者謂之巧。」好大夫

當然講究望和聞。問與切都是本事差一點的。因為經驗多才能望而知之。或聞而知之。望不出。聞不出。只好去問。去切。現在的大夫不然。也許現在得病的都是很複雜。所以大夫連切都切不出。反而倒全仗着望和聞了。夏世仁就是現在大夫的代表。切的本事沒有。先望望。再聽聽。然後再問一問。琢磨着時令和環境。在號脈的時候藥方早已攪好了。號脈不過是裝作大夫的樣子。看病的人也是碰運氣。一半看自己的運氣。一半還看大夫的運氣。大夫有運氣。望和聞都能碰對了。藥到病除。中國醫生全不在本事。反瞧運氣。所以有句成語。一名醫不如時醫。一背時的醫生。一下藥就能把命沒了。夏世仁的運氣也還中常。治不死人也。治不好人。叫人家的病老是那麼漫漫着。於是他就老有買賣也。夏世仁看那女生的病。純粹是看。其實不但他能看病。羅國賢也看出來了。就有一樣不如夏世仁。他不會開方兒。他在休息室時夏世

仁說。「那女生的病。是不是那個病。」夏世仁道。「有點悶鬱。」羅國賢道。「幹麼有點兒。簡直是悶鬱。她要不是這病。挖了我的兩個眼睛。」賈克禮也說。「這是女兒癆。」夏世仁道。「到不了到不了。要到了癆病就不好啦。」賈克禮道。「反正這個病老不治。就成了癆病了。」羅國賢道。「那多明白呀。這種吃藥還不管事。」高始覺道。「那怎麼辦呢。咱們最好給他瞧好了。要不然人家說學校教員治不好病。還教醫科幹麼。那不糟了。頭一個若是瞧好了。辦來學生能進許多呢。」夏世仁道。「瞧得好瞧得好。左右不過費點事。若是能夠請壇。就更快一點兒。」高始覺道。「先不是還提過學校也要設壇哪嗎。」羅國賢道。「學校裏設壇不大好。雖然神仙是有。但人家不認這個。這要叫記者一知道。他一給登報。於咱們學校臉面有關。」賈克禮道。「我們就提是廟裏設壇。廟裏設壇。多麼光明正大。」羅國賢道。「就是說廟

裏設壇。也得在晚上。」高始覺道。「當然在晚上。我們設壇。與一般看病者不同。許多詩人。不是時常設壇。跟神仙和詩嗎。報上也常登載他們和的詩。咱們設壇。先要提倡風雅。各正則言順。順便看病也就沒有什麼了。」大家贊成。遂擇選吉日。開壇請仙。起初學校立壇。還怕學生反對。後來壇立起來。高始覺還對她們說。「這不是提倡迷信。這是提倡風雅。」其實他不知道她們原來更迷信。平常就時常到街上算命打卦。現在有了壇。越發迷信起來。高始覺大出所料。賈克禮道。「現在都是這樣。摩登膩了。便又復古。」這一來。倒也師生和樂融融。不過她所禱告和問叩的都是她們的丈夫。現在是不是另有愛人。或是她們的愛人不是尅妻。高始覺也無可如何。由她們問去。因而這個壇反倒成了他們的消遣地方了。有病的也就好了。因為神仙告訴她今年就可以得着佳婿。佳婿在那兒呢。一點影子也沒有。於是便各處找。看

着誰都像自己的未婚夫。找不着呢。便由同學介紹。書信往來。忙殺郵差了。賈克禮一看。他們上課都不踴躍了。每天要出去一半。規則雖擬出一大部分。但也不能實用。她們說。『我們不犯校規就得。難道還不許告假嗎。』有的不告假的。便是在講堂上寫情書。這一騷動勢知燎原。就連很老實的也全意馬心猿了。下午武術一堂。先還練着有興趣。後來大半告假。不是有病。就是來了月潮。高始覺簡直沒辦法。出去的呢。都說有事。又不能一個一個全跟着她們。高始覺跟賈克禮要辦法。賈克禮說。『馬馬虎虎。她們全出去。我們還省錢。反正她們每季交費就得。校外的事。咱們不管。實際也管不了。現在學校都是這樣。』高始覺道。『別的不成問題。就是教員們都不高興教了怎麼辦。上課沒有幾個人。你說誰教着有興趣。非得整頓一下不可。要想整頓。先得罰兩個。有幾個記過的。別的就全老實了。現在愁的就是抓不住證據。』賈

克禮道。「想要得證據。非由信件入手不可。我們應當稽查學生的信件。」高始覺道。「不是聽說信件有秘密自由嗎？」賈克禮道。「我們是學校當局。當局有檢察信件的權利。別的學校。都由訓育主任檢查。」高始覺道。「那麼這樣也好。」遂告訴了聽差。凡是有信來。無論是誰的。先交訓育主任。聽差答應了。當天晚上。便接到一大批信。學生的信總有二十餘封。賈克禮一看。這倒不愁寂寞了。看了她們的情書。也頗有些意思。這些情書裏面。給阮秀英的倒有四封之多。他折開一看。共是三個人寫的。有一個人連寫了兩封。寫得很多。每封都有十幾篇。可見他整天在寫情書了。三個人寫的詞差不多。好像全是由那部戀愛尺牘裏抄下來的。單着看不理會怎麼樣。比着一看。便很有意思了。一個人寫着。「英妹。你的信我接到了。不知我吻了多少次。方才拆開。承你厚意答應同我一起玩。並訂好在星期一看電影。很是感謝。那天

我一定先等你的。「以外又說了些所謂之情話。賈克禮看着很好笑。便又看第二個人寫着。「親愛的英妹。來信接到。我吻了無數遍才拆開。承你允許在星期二和我在番萊館相會。真是榮幸之至。「以外也寫不少情話。跟那人的信詞差不多。賈克禮又看第三個人寫着。英妹來信都叫我吻濕了。我才拆開。你說星期三北平電影院的影片不錯。實在很對。那片子的確是很名貴的。我在那天一定先去等你。「賈克禮自言自語的道。「她倒分配得很均的。星期一二三。半個禮拜過去了。下半週還不知她又約了誰。這樣念書。真是糟踏錢。可是她自己說過。她向來沒有花過自己的錢。連學費帶衣裝等費都是別人給的。一那第四封信就說着。「剛發了一封信。又接到你的信。你說天氣暖了。皮大衣穿着熱。夾大衣還沒有。所以不願意出門。其實這還成問題嗎。後天見面。我們一齊到王府井大街訂做兩套去呷。我也想做一件春

天大衣呢。」賈克禮道。「生而爲女。在這年頭兒真是上算。」他一邊嘆息着一邊又折開兩封信。一個上面寫着。「珍妹。來信說學校現在定了規則。不能隨便出門了。學校當局真是混蛋。訓育主任那小子。非給他一個厲害看不可。」賈克禮心中道。「倒罵起我來了。好。咱們倒看誰厲害。反正我給他一個不出門。你能奈我何。」這也是個主意。」他又往下看。「星期二我在北海等你。」他看到這裏。心中一動。他道。「傻小子。我先冤你一趟吧。」拿起筆來要在「二」字上添一橫。改爲「三」字。正在改着。猛然外邊進來一個人。把他嚇了一跳。急忙把信裝入裏面。不想這一裝。把兩個信封裝錯了。張冠孝戴。却不料將來有一幕很熱鬧的趣劇。她的藥拈兒。却埋伏在這裏。現在且不提。提什麼。請看下回。

第十回 興波作浪

賈克禮正在看信。猛然進來一個人。把他嚇了一跳。急忙把信裝入裏面。照舊封好。來者不是別人。却是高始覺。高始覺無論進誰的屋子。永遠抽冷子一拉門。沒有先敲門那一套。高始覺進來。皺着眉頭說道。——這真得想法子了。什麼時候還不回來。聽說還有不回來的。家裏知道她們住學校裏。誰曉得她們却藉着這個胡跑起來。怨不得她們報名時都問有宿舍沒有。敢情她們早就驚着這一手兒。其實不管也。倒沒有什麼。萬一人家家長來學校找學生。黑裏半夜還沒回來。不像話。咱們學校担得起這個名義嗎。」賈克禮道。「咱們可以給她們家長寫信。說學生常不回校。」高始覺道。「這話可不能說。開學校幹麼的。黑裏半夜的學生放走。不負責任。人家要問。咱們怎麼答覆人家呀。再者

說。將來這些學生都要在學校裏養起孩子來。那多難看哪。在學校養孩子有的是。西城有個什麼。X範學校。女生在學校養孩子。都嚷嚷動了。多難聽呀。」賈克禮道。「我倒有個主意。准可以把她們關住。」高始覺道。「什麼主意。」賈克禮道。「咱們還是對學生講。咱們要開遊藝會。叫她們趕緊預備遊藝。演個新劇。跳個舞。唱個歌什麼的。她們最愛幹這個玩藝。她們一聽。就一定喜歡預備起來。這一來。就可以把她們關住了。不用我們關。她們自己就關住了。」高始覺道。「這倒不錯。明天一清早就貼出告牌去。回頭我寫一個。明天你再跟她們說一說。」賈克禮道。「這個主意挺好。」說着便拉開門。扯着嗓子。把聽差叫來。把學生的信叫他給送去。」高始覺道。「這都是她們的信。」賈克禮道。「可不是。不關住她們不像話了。咱們還得按個電鈴兒。叫個人真費事。夏天要是一下大雨。光喊是聽不見的。並且校長扯着嗓子喊

聽差的也不官雅。按個電鈴兒好得多。」高始覺道。「按個電鈴我還想把電話也按上。沒電話不像機關。」賈克禮道。「正理。每月才花上七塊錢。」高始覺道。「用不了。咱們跟前邊洗衣局和口外的裁縫鋪煤鋪合着拿錢按一個。按在學校裏。路遠的給按個插消兒。或是撥子。合着咱多出一塊錢。」賈克禮道。「對。這樣好極啦。學生要是打電話。打一次收一分錢。碰巧咱們學校一子兒不出。」高始覺笑道。「有你的。像咱們這樣辦學校。沒有起不來的。明天就叫他按。」說着又談了些話。這才走去。回到自己屋裏。擬了一篇佈告。第二天早晨。便張貼出去。一會兒教員們來了。和教員們一提。大家也全說這個方法好。並且開個遊藝會也可以出出風頭。遠近都知道。大家都情願盡義務。導演。汪笑我擔任導演舊劇。賈克禮導演新劇。關仲聞助教。羅國賢擔任魔術。朱抗擔任唱歌跳舞雙簧什麼的。以外各位教員。均有擔任導

演項目。一時教員室裏。反到很熱鬧起來。高始覺立刻振鈴召集學生講話。學生們有一大半都沒有起呢。現叫老媽子一個一個的叫。大家爬起來。漱口。洗臉。刀尺。擦胭脂。抹粉。有兩個鐘頭的時候。才把這些小姐們。召集到教室。她們起來還不曉得是什麼事。以爲又是訓話。不料高始覺一登教壇。面帶笑容。大家放了心。曉得不是什麼訓話了。高始覺說。「本校成立以來。成績邁進。很有起色。現在打算開一個遊藝大會。因爲學校經費。不大充足。想募募捐。把學校擴充整理一下。你們也是幸福的。昨天和賈主任商量。希望你們準備一下。誰願意擔任什麼遊藝項目。可以自由到賈主任那裏去報名。指導的先生們。各項已經分配妥當。現在報告你們一下。賈主任擔任導演新劇。汪笑我汪先生擔任導演舊劇。關仲開先生擔任新舊劇和歌舞劇的導演。羅國賢羅先生擔任魔術導演。朱抗朱先生導演跳舞。雙簧等等。先生們差不多

都有遊藝項目。希望你們踴躍參加。假如還沒有先生們熱心。那真叫人笑話了。」學生們一聽。莫不歡騰跳舞。大家互相商量起來。有的學生問道。「校長也參加嗎？」高始覺笑道。「參加的。」學生問道。「校長參加什麼項目呢？」高始覺道。「我參加燈謎。」學生道。「猜着有贈嗎？」高始覺道。「條條有贈。」學生笑道。「明天我們也猜。我們猜也有贈嗎？」高始覺道。「有的。」學生全鼓起掌來。高始覺道。「可是一樣。我們這個遊藝會最近就要開幕。你們若是準備什麼。就得趕緊準備。不能夠天天往外跑了。新劇還可以一兩個星期準備一齣。舊劇就很費事。歇一天就不成功。」學生道。「每天在什麼時候演習呢？」高始覺道。「因為演劇等等。也總是職業之一種。所以拿牠就可以代替上課。平常的課程。可以稍微縮短減少一點。」學生一聽更快樂起來。賈克禮也走上來。跟他們說了許多話。並且叫她們好好準備。將

來到台上。不致於糟糕。並且叫她們趕快自由組織起來。」要是預備新劇的話。你們把人數名單開給我。我好選擇劇本。」大家於是互相找伴侶。嚷成一遍。阮秀英對顏學喜說。「咱們講一幕戀愛劇吧。我去你的丈夫。」有的說。「我演老頭兒。」有的說。「我去老先生。」原來女子也以爲男子佔便宜。怨不得在中國男女平等老提倡不起來。賈克禮和高始覺見她們嚷得不絕。便叫她們自己組織。他們遂出去了。剩下學生。越發喊叫起來。阮秀英說。「顏學喜咱們演一隻馬蜂好不好。人少。叫王淑瑾去你母親。」王淑瑾道。「我不當母親。」阮秀英道。「演戲怕什麼。又不是真母親。真要有這麼好的女兒。這一輩子不發愁了。」顏學喜笑道。「你別瞎說了。」溫月清說。「我學魔術。」阮秀英道。「溫月清學魔術了。怪不得昨天羅鍋子直誇獎她呢。」溫月清道。「你的嘴永遠不修死。死了叫你入拔舌地獄。」阮秀英道。「變魔

術得變大盆。你那兒會帶帶在身上。也顯形兒呀。除非跟人家說。我這是大肚子了。你們別……」她還沒有說完。溫月清便打了她一下道。「討厭。狗嘴不出象牙。」大家全笑了。爲這個問題。大家嚷了一天。上課也是這擋子事。吃飯也是這擋子事。甚致睡了覺說夢話。也是這擋子事。高始覺和賈克禮。見她們雖然沒正式上課。但是倒全沒有出去。心裏不覺喜歡。第二天。名單全交上來。這個和那個跳舞。那個和這個雙簧。這個和那個新劇。那個和這個魔術。人材濟濟。單子不下數十張。賈克禮倒皺了眉了。「這如何分配得過來呀。有的一個人幹四五樣兒。練習的時間也不好支配。並且她也累不了哇。」於是把名單拿到教員休息室。大家商量商量。結果。是把一人擔任數項的。酌量減少。大家又分配時間。分配地點。合着把舊劇擱在裏院。其餘都在外邊。就可以了。大家議好之後。各自準備材料。汪笑我不用說。他把上回使的

會錢買了的傢伙。都運到學校。以外又約了兩三個票友給打傢伙帶說戲。票友因爲給女學生說戲。巴結着上前進義務。高始覺說。一傢伙先別打。等學會了。再打不遲。這時一打起來。學生的心更慌了。叫人家聽着也不笑。一遂把傢伙。一齊放進自己屋裏。不過胡琴仍要用的。放在外面。朱抗交學生演雙簧。往自己臉上抹了許多白。沒有大白。用的是粉筆。學生一看。全都笑了。朱抗又故意裝着丑兒的樣子。引得別的學生也來看他。他費了很多的時候。自己編的雙簧的詞兒。說得學生更笑起來了。如此又有了幾個學生要參加雙簧項目。羅國賢的魔術。曾經和商場變戲法兒的討教過兩手兒。又在書上看過不少。往人身上擱桃毛兒。叫作仙人脫衣。這類戲法兒很多。最拿手的是一盤沙土。分成五色。放進一個大水碗裏。過了幾分鐘。那沙土不成泥。仍就鬆乾。鬆的把沙土抓出來。並且五色不混亂。這手兒就不錯。他的妙法。小的

暫且不宣佈。回頭自有書人角色給他宣佈出來。學生因爲他變得很新奇。大家又都來學戲法兒。羅國賢說：「不收了。我這裏已經夠了。」自己非常得意。連汪笑我跟他打聽。他都不說。各項都在進行。師生和樂融融。羅國賢的戲法兒雖然老是那一套。可是老變着不膩。溫月清也聰明。戲法兒也簡單。不兩天就變得很好。羅國賢很誇獎她。不料這一來。又起了一場風波。這天晌午。剛吃過午飯。還沒上課。忽然由外面進來一個婦人。是個斜眼兒。一邊罵着一邊走進來。「我找那個羅鍋子。我非得跟他拚命不可。簡直不像話了。整天的不回家。連飯也不在家裏吃。心裏全荒了神兒啦。叫那羣丫頭迷啦。我得問問他。他是要我不要我啦。」照這樣簡直不行。這一嚷。大家全都跑出來。賈克禮認識是羅國賢的太太。忙跟高始覺說。這是羅太太。咱們給勸勸。」高始覺道：「在學校罵街可不像事。咱們得把她請到屋裏來再說。先別叫羅

國賢見面。叫他先偷偷出去。一羅太太站在院裏。見沒人理。越發罵得凶。指着一羣女生道。「你們這一羣丫頭。一個好的沒有。一個羅鍋子都看上了。有什麼臉。」高始覺見她罵起學生。生怕鬧起來。學校開不成了。赶忙走過去道。「您是羅太太不是。請您到屋裏說。」羅太太道。「你是誰。」高始覺道。「我是校長。」他以為校長二字就把她虎回去啦。不想她更罵到自己頭上來。她道。「好哇。這個學堂就是你開的呀。好。招一羣野雞惑亂我們當家的。你們這一夥兒。都安着什麼心哪。」問得高始覺張口結舌。一句話說不出。氣得直哆嗦。賈克禮見大禍惹起來了。連忙也跑出來道。「羅大嫂子。您有什麼話屋裏坐。慢慢的說。幹麼惹這麼大氣呢。」羅太太一見是賈克禮。不由說道。「喝。你也在這裏哪。毀人爐。好。有了你。我倒要問一問。」這時學生們有的早接不住氣。罵道。「瞎娘們。」羅太太一聽。氣得瞪着眼。瞪得越發斜了。踉

脚罵道。「你們這一羣騷丫頭。我老太太不要命了。跟着便罵了一大套。學生就有的嚷把她打出去的。院裏立刻就亂起來。高始覺又氣。又慌。又怕。連忙叫老媽子把學生拉進宿室去。又忙跑到外院。把洗衣局內掌櫃的請來。和尙的老婆和街坊的婆媳全跑出來。給她們解勸。她們一解勸不要緊。學生越發聲勢壯振。羅太太還是真不服氣。蹀脚一罵。連男帶女。沒有不罵到的。學生有烈性的。真拿了棍子要打。大家攔不住。洗衣局內掌櫃的是小脚兒。被她們一衝。衝了一個筋斗。兩隻小脚兒朝天。大家急不得笑不得。高始覺又求救兵。前院的老媽作房。全體動員。武力和平。這個院裏。彷彿天塌地覆一般。街坊四鄰也全跑來看熱鬧。好容易把羅太太揪到休息室。把學生推到宿室。巡警也跑來彈壓。大家遂老實多了。賈克禮道。「羅大嫂幹麼生這麼大的氣。有什麼話慢慢說。您瞧瞧。鬧得天翻地覆。誰也不好看。」羅太太道。「我不

論了。怎麼叫好看不好看。我受不了這氣。」賈克禮道。「您受誰的氣。」羅太太喘着道。「那個羅鍋子。」賈克禮道。「您受他的氣。學校碍着您什麼了。」羅太太道。「碍着學校什麼了。好。要沒有學校。他還不致於變心呢。」大家全都暗笑。像那個羅鍋子。還要變心。誰愛他呀。賈克禮道。「您又過於多心啦。」羅太太道。「多心好。你還不知道他回到家裏。竟找尋我的毛病。這也不是。那也不是。近來又說學堂開遊藝會。有個學生叫什麼清跟他學戲法。學戲法就學戲法吧。他竟摔了我兩個大花碗。這兩天更好。他簡直瘋了。把沙土放在油鍋裏炒。我一問他。他說變戲法用。你瞧。這不是瘋了嗎。」大家一聽。羅國賢的戲法。原來是這樣一回事。怨不得沙土放在水裏不和泥。敢則用油炒了。他這麼祕密。沒想到他的太太給洩了底。大家竟琢磨戲法兒去啦。羅太太這裏氣得直喘。斜着眼睛看賈克禮道。「我告訴你。學校裏不准要他。」

不然我決不干休。」高始覺站在賈克禮旁邊。因爲羅太太眼睛斜。以爲他是在看自己。遂忙說道。「是是。其實羅國賢很老成。」羅太太一聽高始覺說話。不由移動眼珠看高始覺道。「我沒有跟你說。」高始覺旁邊的夏世仁道。「我半天沒言語呀。」他是以爲羅太太看他呢。大家又全笑了。羅太太見人家看着她的斜眼笑。她不好意思起來。遂站了起來。往外便走。今天這口氣算是出啦。男男女女全罵到了。羅國賢不露面。總是叫輸了氣啦。嘴裏仍是不乾不淨的走了出去。她走了之後。街坊四鄰全都散了。學校暫告偏安。羅國賢由廚房走出來。他又和廚子吵起來。他說。「我給薦到這兒當廚子。你不向着我。你反到跑到家裏說壞話好。」一波將平。一波又起。大家又忙去解勸。高始覺先把菜刀給收起來了。廚子還直嚷。「剛才大奶奶來了。您不去嚷。倒跟我嚷起來了。」賈克禮道。「得啦得啦。你先歇會兒。這還不夠亂的哪。」

「說着把羅國賢拉到休息室。學生那方面又嚷起來說。」溫月清哭了。溫月清因爲什麼哭了呢。他是說羅太太罵跟羅先生學戲法兒的了。她跟羅先生學戲法兒。豈不是罵她哪嗎。她聲明非退學不可。她退學還叫姚萬青也退學。別的學生也跟着起哄。說大家全退學。這學校竟招這臭娘們來搗亂罵人。學校沒有辦法。不成。學校沒個辦法。大家全退學。非得叫學校跟那娘們打官司。告他毀壞名譽不可。」高始覺沒辦法。跟大家要主意。羅國賢說。一別爲我的事着急。不要緊。有我呢。說着。便走出去。對學生道歉。學生這才緩下去。羅國賢並聲言回家必要臭打那娘們一頓。說不定還得離婚。不要她了。這時關仲聞。從教室裏走出來。問道。「怎麼不上課。學生都幹什麼呢。」賈克禮笑道。「剛才鬧了大亂子。吵得天翻地覆。你還不知道。好。耳朵聾有耳朵聾的好處。大家又笑了。一陣笑。一陣急。一陣哭。一陣亂。比開游藝會還熱鬧。」

好容易漸漸安定之後。高始覺出了一身汗。他說。「辦學校這麼難。我要少活陽壽十年。」羅國賢不斷的說。「回去之後。非得痛揍她一頓不可。」把拳頭攢只有肉包子大小。賈克禮說。「你回去。好好解說解說大嫂就得了。別再興波作波的。這一回還不夠瞧的嗎。」羅國賢道。「不成。回去非給她一個厲害不可。戲法兒也叫她給露啦。」大家笑道。「這回誰全都知道啦。」羅國賢道。「這回叫變大花碗。回家揍他幾個。她要是不答應。就揍。」說着。舉起拳頭。作揍的樣式。高始覺道。「別爲學校傷了夫妻的和氣。回去勸勸就完啦。」羅國賢道。「不。我說越有氣。回去管教管教她。今天我告半天假。」說着便走了出去。大家不及攔阻。也就由他去了。况且那娘們也得打一頓才解氣。所以大家都沒攔阻。羅國賢先以爲大家必要攔阻他。但並沒有。他只得蹣跚走去。回到家裏。他想捲起袖子來。打他一頓。豁出去了。離婚就離婚。進

到院裏。心裏又打上鼓。太太在屋裏一發言。更把他嚇得哆嗦起來。原來他是怕媳婦的。羅太太在屋裏大喝一聲。「你這小子還回來哪。」羅國賢站在院裏。不敢進屋。他道。「我給你賠不是還不成嗎。」羅太太在屋裏道。「你就給我跪在院裏。」羅鍋賢道。「院子裏多涼啊。」羅太太道。「你不跪咱們就沒完。」羅國賢只得跪了。這時學校裏面。見羅國賢回家去了。生怕他們夫婦又吵架。羅國賢當真打了他的太太。反而越鬧越大了。所以立派賈克禮前去追踪。假如他們打架。就趕緊給勸解勸解。賈克禮立刻就去了。他因為去過兩趟。所以到那裡。見門開着。便不敲門而入。聽得裡面靜悄悄的。不由奇怪。走到院裏一看。羅國賢在那裡跪着。他道。「喝。羅二哥幹什麼呢。」羅國賢見賈克禮來了。很不好意思的。他道。「我這裏祈禱呢。一會兒就完。你有什麼事沒有。」賈克禮道。「限什麼事。」羅國賢道。「沒什麼事你就先回去。」

我一會兒就到學校去。」賈克禮道。「你幹麼又想起祈禱來。」羅國賢道。「這是我每天的功課。」賈克禮道。「要多大時候。」羅國賢道。「不一定。差不多一個鐘頭的樣子。也沒准兒。也許半天兒。」賈克禮道。「還要念經嗎。」羅國賢道。「念。可是不念出來。」賈克禮見羅鍋子這一跪更顯得矮了。不由蹲下去和他談起來。他問道。「這是那一教的。」羅國賢道。「地理教。」賈克禮道。「地理教不這樣兒呀。」羅國賢道。「這又是一種啦。」賈克禮很納悶道。「你現在就起來不成嗎。」羅國賢道。「不成不成。還沒祈禱完畢呢。」這時忽聽屋裡頭羅太太發了話。「你就別裝着啦。起來陪着大哥到屋裡說說話。」羅國賢赶忙起來。賈克禮一看。明白道理。遂問道。「還沒祈禱完呢。」羅國賢道。「完啦完啦。剛完。走屋裡坐。」賈克禮來到屋裡。見了羅太太。羅太太道。「剛才很麻煩你們。」賈克禮道。「這有什麼。學校那邊還怕您

兩口子吵架。所以叫我來看看。就手兒給大嫂壓壓驚。您沒累着啊。」羅太太道。「他的事好辦。我一跟他鬧就得。剛才罰了他跪着。算是出了我的氣。」賈克禮見沒有什麼事。便急忙走出來說。「學校還有事。忙得很。我該回校看看。」說着匆匆走去。回到學校。把羅蠅子在院子跪着的事一說。大家莫不大笑。又給他起個外號叫「怕老婆。」賈克禮還要編一本新劇叫「怕老婆」。誠心和羅國賢開玩笑。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

第十一回 籌備遊藝

羅國賢得了怕老婆的外號之後。學校又不寂寞起來。遊藝的項目。差不多準備得差不多了。只有新劇和舊劇還不十分熟。大家鬧的還挺高興。大概定在下月初。訂陰歷二月初。開完遊藝會。休息兩天。作春季

旅行。學生們真是歡天喜地。彷彿入了天堂。這時夏世仁爲鼓吹自己醫術起見。要自己掛匾。自己花錢製塊匾。可是出學校同仁名義。問同人贊成不贊成。同人那有不贊成的。有人給出錢。自己還出名兒。當然沒有反對。事叫學生知道。學生也趁熱鬧。大家拿錢。也製了一塊匾。木頭是現成的。可是詞兒還沒有。大家商議。有的說「醫林拔萃」有的說「內扁外華」。有的說「妙手回春」。有的說「功同良相」。最後。用了一「功同良相」和「內扁外華」。因爲這兩個詞兒顯着古雅。可是就沒想到夏世仁配不配掛這個匾。誰全知道良醫如良相。治國如治人。可是現在的良醫。良相全都沒有了。其實倒不是醫術不精。而是得病的人比古時複雜了。您聽過張飛長過楊梅大瘡嗎。病複雜了。而治法仍是那樣簡單。無怪治不好。國家也是如此。國勢之弱。其病源頗多。光是用老法兒治。當然越治越壞。夏世仁的治法。不是古法兒。也不

是後法兒。跟本沒法。有時治好了。連他自己都莫明其妙。掛匾的那天。敵敵打打。很是熱鬧。別人看家給夏大夫掛匾。都說夏大夫治得不錯。其實那裏知道是夏大夫自己花的錢呢。匾掛上之後。夏世仁還請次客。作爲答謝。席面叫的福壽堂的。擺在學校裏吃。師生在一食堂。非常熱鬧。學生們要鬧酒。打算把先生們灌醉了幾個。高始覺說。一在學校裏。酒不准多喝。一學生這才能休。把這個鬧過去之後。仍舊練習遊藝。羅國賢的戲法兒。變得不出奇了。因爲人家都知了底。朱抗編得幾個雙簧的詞兒。大家都時常說着。那詞兒是。「今天本校開會。幸蒙諸位光臨。學生特來演雙簧。請位莫把茶噴。……一頗有點西江月的味兒。底下是「學生粗陋不文。一切摸不着門。說段雙簧還不成。急得五臟如焚。幸有校長大人。指導非常殷勤。所以弄得很有有限。頗爲熱鬧云云。」他倒是三句話不離本行。以外還有段數來寶。那詞兒是。「打竹

板來往前行。眼前來到北平城。北平城。有學校。真是第一呱呱叫。高校長。學問深。每天要把國文教。夏先生。真正好。他的功課是醫藥。賈主任。管得嚴。見着煮饅頭都不笑。羅國賢。教法高。把那罰跪叫祈禱。汪笑我。戲劇高。餘音又把字來饒。……一後又把别的先生也全編在裏面。大家都以為很有趣的。朱抗也頗得意。還有歌舞劇。沒有風琴。特由曉市花了幾塊錢。買了一個舊的來。按個麻雀小孩。蘇武牧羊也還夠用。新劇選了兩個名劇。一個是賈克禮自己編的。名爲「怕老婆」。由顏學喜去那婆子。由阮秀英飾那丈夫。阮秀英演習的時候。特別裝着羅鍋腰的樣子。引得大家笑個不住。各項均在進行。功課簡直馬馬虎虎了。大家整天價鬧着玩。連禮拜日都不出門了。學校又按裝了電話。買什麼一個電話就成啦。如此過了半個多月。臨到開大會的時候。還有一個禮拜的樣子。這天。賈克禮提議先開一個預演會。看看成績如何。

有不好的地方。大家互相批評。以便改正。大會那天。才能盡美盡善。大家全都贊成。就定於明天晚上。在大教室裏開演。臨時搭個台。不賣票。不准人進來。就是師生娛樂。第二天。一清早。全都亂起來。有的唱。有的跳。有的笑。有的嚷。亂成一片。演新劇的還沒有衣服。阮秀英跑到教員室。一死兒的要羅先生的衣服。羅國賢說：「爲什麼單借我衣服穿。先生這樣多。」阮秀英道：「您的衣服我穿着合式。別位先生都挺長的。」汪笑我道：「對。羅羅先生的衣衣服。正合合適。」羅國賢道：「你們把我衣服借了去。我穿什麼呢。」阮秀英道：「您家裏再取去。」羅國賢極力搖頭道：「不成不成。」阮秀英笑道：「您回家一祈禱就成啦。」大家一聽。全笑了。羅國賢有話說不出。賈克禮道：「你先披我一件。」羅國賢無法。只得把衣服脫下。給了阮秀英。顏學喜還沒衣服呢。高始覺說：「穿自己衣服就得。」賈克禮道：「不成。丈夫那麼舊。老婆那麼

摩登那兒成。」高始覺道。「那才能叫丈夫怕她哪。」賈禮克道。「怕不用怕。早就離婚啦。總得半新不舊的樣子才好。」後來想到夏太太。說夏太太衣服正合適。夏世仁只得派陶芝菲回到家裏。把夏太太衣服拿過來。舊劇的衣服得花錢賃。學校叫學生拿錢。學生說。「給學校演戲籌款。應當由學校拿錢。」學校說。「學生既担任某項遊藝。自應自己籌備。」後來由汪笑我折中辦法。學校拿三分之一。學生拿三分之一。汪笑我拿三分之一。學校和學生都說汪先生真熱心。遂就這麼定了。歌舞劇的衣服。有的學生自己有的。有向別的學校借的。這一天。有的連飯都沒有吃。也不覺得餓。唱舊戲的。連茶也不敢喝了。爲保持嗓子健康。直喝白開水。裏面撒鹽。說鹽水能養嗓子。見了人不大愛說話。恐傷氣。到下午。高始覺就命令把二門關上。怕別人進來看。說。「這時全看了。大會賣不了票。」師生關起門來造反。到了晚上師生來到

教室。後台比台下人還多。賈克禮直嚷。他是後台指揮。後台亂了。他不能不嚷。他嚷道：「沒到時候的先在前台等着聽我的召集。我說某項該預備啦。然後再來不遲。」高始覺也直說：「你們都在台下看着多好。也可以互相批評。都擠在後台。什麼也幹不了。」朱抗是前台指揮。他拿着揚聲筒向台下報告節目。報告完了。後台還不見有出來的消息。他也不禁嚷起來道：「你們這樣沒次序。要是開大會像這樣可不成。人家全要退票了。」大家這才退到前面去。後台漸漸預備齊了。由朱抗吹笛子開幕。幕是賈克禮和高始覺的兩個床單子掛起來的。一幕一幕的演着。每一幕開了。不管好不好。大家一齊鼓掌。說雙簧的時候。雖然那詞兒都聽熟了。但也要笑一笑。演到怕老婆的新劇的時候。還沒開幕。大家就笑。等到開幕之後。阮秀英打扮一個樵夫出來。穿着羅國賢的衣服。彎着腰。背上還墊個枕頭。大家一看。更大笑不止。羅國

賢嚷道。「不行不行。有辱師尊。理應取消。」大家說。「天下駝背的很多。不僅羅先生一個人。」大家鬧鬧哄哄的。等到演着罰跪一幕。阮秀英說。「我這叫祈禱呢。」大家如房塌了一般。笑將起來。羅國賢看着羅太太很漂亮。所以也不反對。新劇下去之後。舊劇上場。鑼鼓一敲。大家精神又是一振。頭一齣是捉放曹。那去曹操的。扭扭怩怩。把曹操形容得女性化了。若是叫外國人看見。一定疑惑那白臉的和那帶鬚子的是同性戀愛。那帶鬚子的很愛惜那白臉。甚至棄官和那白臉私逃。帶鬚子的還很富有感情。說「花隨水水不戀花。」倒彷彿帶鬚子的要失戀似的。曹操也頗帶有孩子氣。他被陳宮拉住時。他唱一段快板說。「你將我解進京。獻與董卓。那時節見太師自有話說。刺董卓是陳宮修書於我。管叫你遍體排牙。難以解說。」這種話小孩子都不怕這個。可是陳宮也幼稚得很。居然叫曹操給虎回去了。立刻就「聽他言。」

嚇得我。雙眉皺鎖……」結果還是同逃。其實逃啦也就算啦。但還要宿店。這一宿店。陳宮可累了。曹操竟睡覺。陳宮老唱。唱得曹操老不醒。好像服了安眠藥水兒。陳宮唱着唱着忘了詞兒啦。急得莫奈何。把曹操叫醒來問。曹操說。「你的詞兒我不熟。」陳宮又去問拉胡琴的。拉胡琴的拉着胡琴說不出話來。直搖頭。陳宮無法。蹣到後台去了。高始覺道。「真不容易。一個來月。就能唱戲好。忘了詞沒關係。再熟一熟就成。」大家也以爲自己人。所以都能原諒。反而誇好起來。下一齣是四郎探母。公主是阮秀英。四郎是一位女票友。汪笑我請來的。阮秀英真有演戲的天才。活潑極啦。打扮得也好看。那衣服是內行人的。由她的一個情人借來的。雖說是借。可是給跟包袱的五塊錢。大家看了。莫不喝采。舉爲學校之花。當天散會。已到夜十二時了。大家這才感到疲倦。打着哈欠。回家的回家。回宿舍的回宿舍。一般輿論全都說不錯。

印像甚佳。第二天。學校無形中放了假。教員全來晚了。來了之後。談起昨天的成績。把昨天所說的話。今天又說了一遍。學生起來也是這檔子事。聚在宿舍裡。說說笑笑。來回來去的說。並不厭煩。預備會過去了。又該籌備大會。高始覺特爲此事召集開一個會議。會議的結果是。一切大會進行手續。均由賈克禮辦理。能者多勞。並且賈主任又辦過一次遊藝。一切全富有經驗。就請賈君一個人辦理好了。人多倒誤事。賈爺不白幫忙。事後學校必於答酬。一稱呼極不一致。賈克禮亦有舍我其誰之概。於是地點。時間。票價。開銷。均由賈克禮負責。合着賈克禮是總務股長。朱抗是宣傳股股長。汪笑我是遊藝股股長。股長下又有前台主任朱抗。後台主任賈克禮。化裝主任是阮秀英。招待股股長是一位女教員。股員全是學生。總務股下有會計主任陶芝窈。購買主任賈仁義。是賈克禮薦來的庶務。也是她的舅子。她也姓賈。所以賈克禮

的太太叫賈門賈氏。高始覺是大會會長。無上尊榮。議妥之後。各自進行。地址仍是上次演搭桌戲那裡。票價這回定的很高。反正銷紅票有的是。每個學生。連附屬小學帶夜班的。全算起來。就有一百多張票。何況每個學生。不只銷一張呢。朱抗在報上宣傳尤力。說各交際花阮秀英文士演四郎探母。怎扮像美麗。唱作俱佳。又什麼該校女生多名。均係校花。均出台公演。各有供獻。並有著各小姐顏學善跳水手舞。等等言語。果然看報的人全買起票來。目的全是爲扮像美麗而去的。別看坤角演戲。不如坤票。坤票可以打着閨秀名媛的招牌。號召力比坤角強。而女學生演戲。又比坤票強了。這是什麼道理。我却說不出。總之這次大會。觀眾甚多。並且很博好評。雖然有壞處。可是大家均能原諒。包廂方面。除了正面包廂是高始覺帶家眷坐着外。兩旁的包廂。幾乎全是阮秀英的幾個情人們佔着。招待股股員們。都打扮的花枝招展。

漂亮的衣服。襟前掛着招待員的絹條兒。往來不絕。不是招待。而是顯耀了。有幾個新聞記者。在場上也很活潑。並且時常往後台跑。看小姐們化裝。一切均平安而過。只是在跳舞時候。學生露着大腿。有幾個老先生直搖頭。但是眼睛却是直的。到舊劇上場。大家精神百倍。彷彿中國藝術。比外國藝術有勁的多。探母的公主一出來。全場采聲。也都是半起哄。阮秀英唱來。一句一好。各包廂都比着喊。看誰的嗓門兒大。這齣藝會倒好像是他們喊嗓子來了。真正的戲。誰也沒正經聽。不料「好兒」喊着喊着就出了毛病。先還怪聲。那邊報以一嗤。「痛。」「痛。」「痛。」嚷得這邊急了。甩起閑話。反正一個情人。總還要帶幾個「幫閑的。」這個情人跟那個情人。還沒有吃醋。幫閑的倒先哄起來。這邊一哄。那邊一甩閑話。不免就有人破口大罵。而繼之以飛茶壺。這幾個包廂一飛茶壺。高始覺適得其中。茶壺却是他那裡落。打得高始覺叫起巡警。

來。於是全場秩序大亂。樓底下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撒腿往外跑。立時人叫孩子哭。樓上更如塌下來一般。樓底下更沉不住氣了。有的乘着機會揣茶碗的。幸而巡警趕到。當場憲兵也上了樓。給彈壓下了。這才慢慢平息。而人與茶壺都走去過半了。反正探母也是未齣。不看也罷。一邊看戲。一邊哆嗦。犯不上。高始覺還不答應。新作的麻葛皮袍。撒得盡是茶痕。還不能說。非叫賠償不可。巡警過來說。「得啦。沒打着您那兒。就算萬幸。皮袍兒您回去再換個面。您說叫賠。叫誰賠呢。你看這片人。您准知道是誰拋的茶壺哇。並且拋茶壺的這時早就溜啦。您直當花錢取樂就完啦。」旁邊一個人道。「花錢取這個樂兒好。」巡警道。「您怎麼啦。這就是馬馬虎虎。叫不了那個真兒。」大家說着。漸漸安定。而戲也就終場。大家回去之後。先各自回家休息。高始覺急着問賈克禮的款項。賈克禮把大約的開銷開付了他。說。「這回賺得比上回

還要多。明天要細細的開個報告單。」高始覺說。「你得把我這件皮袍打在裡面。你就說校長爲這個犧牲不易。」賈克禮道。「當然。」說罷。累了一天。也各自休息。學生反倒一夜沒睡。要知後事。請看下一回吧。

第十二回 春季旅行

遊藝會開過之後。賈克禮作了一大篇報告。貼在牆上。因爲還沒立佈告牌呢。有佈告全貼在牆上。遠看很像胡同裡貼着的五淋白濁的廣告。學生們過了好幾天。還是這檔子事。報上也登出一篇批評來。不知是誰寫的。大概是觀眾之一吧。裡面除了「車馬水龍」「盛極一時」這些詞兒之外。便大捧其阮秀英。說阮秀英女士怎麼扮像秀麗。唱作俱佳。又什麼「大江入海。一瀉無餘」啦。凡是應有的詞兒全都用上。

啦。不管洽不洽。既是一瀉無餘。可又有餘音繞樑。這繞脖子。可是報館還真登。編者還加上按語。登出第二天。那位作者都給阮秀英寄來一封。信還附着一份報。那信上是先捧了一陣。捧的詞兒和報上登的詞兒差不多。然後說。「擬與女士擇一清雅地點會談。以傾積愆。」這個積字也不知是怎麼來的。後面又開了一個履歷和家譜。編者先生的那封信是要像片。說是給她登畫報。跟着又接了不少外來的信。都是如蒙不棄。願結爲友。」還有的說要跟她學戲的。她把這些信都拿出給同學看了。同學莫不欣羨。阮秀英又挑選那家譜好一點的。分別寫了回信。不卽不離的。信詞是由她自己編好。給大家分抄。寄了出去。她說。「這些人我應付不了。以後都給你們介紹。」以後。信件便越來越多了。有的說。「女士粉墨登場。見義勇爲。鄙人願獻行頭一件。敬希笑納。」有的說。「女士如有所需。不吝此區區也。」信來了。仍是大家分

別答覆。後來各人就抱定了一個人寫一個人的。以示公允。並且看誰運氣好。碰上年青美貌的。一邊遊戲着。一邊交際。後來信都嫌慢了。許多人。都往學校打電話。一天有個百八十遍。學校不管。反正打一次電話一分錢。一天進一塊。一個月三十塊呢。學生接電話也是分別着接。她們都對對方說了。說學校打電話要費用。這一來。真有寄錢來的。說專為打電話用。電話本來在教員休息室。以前學生還碍口羞。後來慣了。便什麼都不顧忌了。教員們也樂得聽聽艷語集錦。聽得熟了。便全知道外面什麼人找。便知裏面是誰接。這天煤舖掌櫃的來了。一說介個電話。今麼老有銀腫話。銀家叫煤。叫一天也叫不通。今麼個碴兒啊。老有銀腫着話。老有銀腫着話。咱們別合着啦。您還另接電話咧。一高始覺只得再三道歉。說「學生人太多。實在是很忙。您再另接一個也好。省得耽誤買賣。」他是想有學生這收入。已經賺很多了。掌櫃的另

按真接不起。他想來虎高始覺一頓。可以少拿一些錢。誰知高始覺却叫他另接。無法。只得走去了。這幾天學校的名聲。頗有蒸蒸日上之勢。較之高記小舖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了。高始覺謎社有好幾個禮拜沒去了。其實星期日也沒事。悶得慌。應出玩玩。心裡也時常想到茶館謎社去趟。只是怕失了身分。一個大校長。能夠上茶肆坐半天兒嗎。茶肆仍是下流社會階級。庸人所集。校長不能去。所以人家約了幾次。總沒有去。羅國賢也跟他說了幾次。賈克禮也想去。賈克禮爲是顯顯他的大主任的架子。他跟高始覺一說。高始覺說。「咱們現在是有地位的人了。並且也是社會上的聞人。到那裏去似乎不妥。」賈克禮道。「沒關係。咱們目的是爲猜謎。不是爲喝茶。怕什麼。」高始覺道。「我有許多日子沒動了。我的謎條也沒作新的。先還說遊藝會參加謎語。只是沒工夫。也搭着懶。近來總沒有那心情啦。你說是怎麼一回事。」賈克

禮道。「去一趟就可以把這心情引起來。」高始覺道。「我先準備準備再去。作些謎條兒。其實作少了沒關係。到那天要是猜不下一個來。真不大好看。等幾天。眼看着不是春假要來了嗎。春假裡好好整理整理再去。」賈克禮道。「春假不是還得旅行那嗎。」高始覺道。「旅行也就是一天不是。」賈克禮道。「哎呀。咱們還得準備旅行的事了。眼看着沒有幾天了。咱們究竟是旅行什麼地點。那一天。坐什麼車。穿什麼制服。都得商量商量。是開個會怎麼的。」高始覺道。「也好。明天跟各位先生商量商量。不必開會。就是隨便說說就成啦。」賈克禮道。「也好。我先跟學生說一說去。」說罷便去了。學生一聽。自然喜歡。不過主意太多。有的說上南口的。有的說上頤和園的。有的說上西山八大處的。有的說上泰山的。還有的說上西湖的。有的說可以帶着情人去的。賈克禮一聽。好亂。自己也拿不出主意。乾脆躲開她們。由她們亂

說去吧。這一說不要緊她們亂又起來了。好容易過了遊藝會。心裏漸漸踏實。拿得起針來。現在又踴躍了。這個寫信。那個打電話。或是跟情人要錢。或是跟丈夫要錢。或是跟父母要錢。彷彿旅行一次。就離開家多遠似的。第二天。先生們在教員休息室裏。談到這個問題。主張上頤和園的人多。因為一來頤和園是偉大建築。二來又離城不遠。有車可通。三來有山有水。風景很好。農事試驗場和北海等等。又太近了。泰山西湖又太遠了。近處的她們常同情人一塊兒去。再旅就沒意思了。遠處的經費太多。卽或學生都拿得起。教員還拿不起呢。並且遊山逛水。那兒不一樣呢。再說旅行遠處。還不夠路上受罪的呢。旅行不是爲玩。玩嗎。誰旅行找罪受呢。又再者說。春假沒有幾天。在路上跑都不夠。還要玩。那學業不是全耽誤了嗎。耽誤學生功課。對不起人家家長。沒有說當老師帶着學生滿世間遊去的。又再者說。遊遠處總得住店。帶

着人家姑娘在外邊住。咱們固然居心無愧。可是人家不放心哪。又再者說。在遠處來個水土不服。得個什麼病。多叫人着急啊。又再者說。別說啦。反正不到遠處去就得了。結果是到頤和園。途中乘長途汽車。可以包兩輛。學生制服要一律。時間是早八點出發。先在學校吃點早餐。然後由校工帶着包子水壺等物。午餐便在園裏吃。學校只預備各樣包子。如果學生願意吃別的。可以由她們自費去買。晚五時回校。一票價派費主任前去交涉。如果全免更好。不能全免。便可以拿幾分之幾。這幾分之幾。要師生公攤。這樣商量好了之後。便向學生宣佈。學生自然也就認可。在這兩天中。賈克禮把票價接洽好了。倒旅行日的頭一天。高始覺叫學生們早點休息。可是學生偏不歇着。全跑到街上去買東西。惟恐旅行時不夠吃的。有的買了許多果子。差不多有一筐。有的連撲粉手紙都買到了。有的回來。坐在床上想。還缺什麼東西沒買。高

始覺跟她們說。「只要買些飲食之物就得。別的東西不用買。買多了也不好拿着。」她們說。「我們雇兩個臨時老媽子。由前院就雇來。找那沒事的。跟着去一天。專管拿東西。給她們打票。給她們吃。還給她們兩塊錢。他們一定幹的。」學生比學校還想得週到。可是一個人要帶一個老媽子。那簡直不叫學校旅行了。阮秀英好幾天老不在校。早晨出去晚上回來。大家都不知她買什麼去了。其實她是和情人們作別去了。情人們都請她吃飯餞行。有的還落淚的。希望她多多保重。倒彷彿像要幾年不見似的。她買的東西。也比別人的好。是個照像匣子。情人當時掏入十塊錢買的。賈克禮不知從那兒借個照像匣子來。是兩塊半錢買來的鷹眼鏡箱。鏡頭只是一塊玻璃。照人得在太陽底下。還得叫被照的衝着太陽。照得兩個眼睛都是迷迷糊糊的。彷彿還沒睡醒的樣子。而賈克禮還寶貴的不得了。手裡老拿着。不管在屋裏在

院子裡。並且還心疼膠捲兒。拿着像匣子衝這兒比試比試。衝那兒照了照。給這個對對光。給那個像一像。結果都沒有照。他說預備到頤和園才照呢。那裏風景多好啊。羅國賢說。一你這匣子可不如阮秀英那個。一賈克禮道。一一樣照。這要是對光對准了。連夏爺的麻子都照得出來。一阮秀英和他就不一樣了。還沒到晚上就照了半打了。到了晚上。她又給顏學喜照。她問道。一你上那兒去了。一顏學喜說。一我到理髮館燙髮燙。一阮秀英一看。果然他燙得很好。立刻說道。一哎呀。我還忘了燙髮了。明天還得照像呢。一說着。把照像匣子擱下。忙忙又走了出去。小姐的脾氣差不多都如此。第二天一清早。小姐全起來。一塊兒起來的。把老媽子忙個腳朝天。這個小姐喊打水。那個小姐喊拿東西。沒有旅行。腳就磨了泡啦。賈克禮直吹笛子。召隻在院裡先排隊。好看小姐打扮完了。都來在院裏。可是又有了忘拿手絹兒的。有忘拿鉛筆的。

這個出來。那個又跑回去。外面汽車全等了許久。院裡還點名呢。先出來許多包袱。放在車上。跟着賈克禮出來。指揮坐位。一手提着照像匣子。一手提着文明杖。一會克。學生整隊出來。街坊四鄰的人。全都出來看熱鬧。好像學校辦喜事似的。學生上汽車的時候。你推我讓。嚷成一片。高始覺因爲高太太沒逛過頤和園。所以今天特乘便宜汽車。跟着一塊兒旅行。帶着狗兒。高記小舖。暫行停止營業一天。上了兩道鎖。狗兒一邊吃着包子。一邊搶着上汽車。學生上滿了。已無隙地。而一羣教員又填了上去。中國人就是這樣好處。有種彈性。能伸能縮。所以看着已無隙地。可是還能擠些個進去。中國人是不怕擠的。擠還能擠出感情來。要不怎能看放花盆兒能擠死兩口子呢。汽車開了。嗚嗚一陣風。捧起丈高的土。一羣小孩子在後面跟着追。越追越遠。以致沒有影兒。車出了西直門。大家高了興。雖然擠斃了肚子。但還要唱唱歌兒。桃花

江魚光曲。鶯啼燕喃。十分快樂。高始覺忽然說道。「羅爺沒上了車嗎。」
一汪笑我道。「來來了。在在我跨跨骨底下呢。」大家一看。可不是縮成一團。賈克禮道。「都要像羅爺這樣。這一車能裝幾十個。」說笑之間。已經到了頤和園。大家跳下車來。有的直嚷脚麻。轉了半天。這才緩過來。整隊而入。進了大門。大家立刻快活得很。隊也不排了。散了開來。三三一羣。五五一夥兒。沒來過的有點目不暇給。來過的給沒來過的。講這個講那個。一羣來到借趣園。高太太就有點走不動了。大家在這裏歇了一歇。學生有的記筆記。有的吃着點心。一會兒。到了山上。賈克禮給同仁照個全體合影。對了半天光。祇是沒有羅國賢。抬頭一找。敢則在上面。一個大石頭上。賈克禮道。「你怎麼跑那麼老高。」羅國賢道。「你們竟往矮處找我。我可不是上高給你們看。」大家全笑了。照了之後。高始覺道。「賈爺沒照上。不能算全體。」羅國賢道。「這回我給照。」

叫賈爺在那裏站着。反正我是不上像。一大家一聽說。「也好。」賈克禮把照像匣子交給他。並且告訴他怎麼對光。怎麼開門兒。羅國賢拿着匣子對了半天。別人說。「匣子別叫他動。要平着。」羅國賢道。「我怎麼看不見全身。」賈克禮道。「照半身也成。」羅國賢道。「我看不見腦袋。只看見下半身怎麼照呢。你們大家都矮一矮就成了。」大家一只把腰彎了彎。羅國賢道。「還是看不見。最好全都蹲下吧。」大家一聽。又全都蹲下。羅國賢道。「別動。」說着。一按簧。就算照得了。夏世仁道。「蹲着照像。這是頭一回。」朱抗道。「恐怕就是這一回了。」大家說笑着。又下了山往西走。到了石舫。又坐了大船到龍王廟。龍王廟在昆明湖中。很是清靜。在那裏休息了很久。學生把點心水菓都拿出來吃。立刻香蕉皮。雞蛋殼。堆了滿地。阮秀英拿許多橘子送給先生們。羅國賢道。「有酒食先生饑。」阮秀英道。「羅先生吃橘子。您接住。」說

着便扔了一個去。正打在羅國賢的鼻子上。大家全笑了。羅國賢道：「吃了一個橘子換了一下打。太不上算。」阮秀英道：「那麼再給你一個香蕉。」說着。又要扔。羅國賢忙道：「別扔別扔。乾脆。我走兩步吧。」女生們全笑着。這時微風吹着。湖面起了一層皺紋。一個小舟。在遠處盪着。賈克禮道：「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這時可以說是吹皺一湖春水了。始翁。今天不可無詩。咱們和幾句。來個集錦。」高始覺道：「你來頭一句。」賈克禮道：「我的韻不熟。」羅國賢道：「不必求韻。壓轍得了。」汪笑我道：「壓重重前轍。」羅國賢道：「你就是戲迷。」高始覺道：「乾脆和樂府吧。樂府寬一點兒。也沒有平仄。」汪笑我道：「那麼我也來來一個。」朱抗道：「樂府還可以有長脫句是不是。」高始覺道：「對對。」賈克禮道：「那麼我來頭一句。」說完。先咽了一瓣橘子。慢慢說道：「一湖春水似橘皮。」羅國賢道：「怎麼叫似橘皮呢。」

「賈克禮道：『你看皺紋不像橘皮嗎？』高始覺道：『我續下一句。兩行垂柳植邊堤。』賈克禮道：『好。還是始翁。』湖春水對兩行垂柳。多麼工整。好好句。』高始覺得得意了。汪笑我道：『我接第第三三句。艷陽天來春光好。』羅國賢道：『艷陽天春光好就得啦。幹麼加個來字。』汪笑我道：『不加加來字。成成不了詩詩句。』夏世仁道：『我來第四句。吟罷車前又當歸。』賈克禮道：『夏爺把樂材插入句裏好。真洽當。』羅國賢道：『我來第五句。一個漁翁搖舟至。』他們正在聯句。學生們聽了。便互相說道：『先生們作詩呢。』遂全圍上來靜靜聽着。阮秀英道：『我也作詩。』高始覺道：『就是一個人說一句。連起來成詩。現在已經有了五句。』阮秀英問那五句。賈克禮道：『我念給你聽。』湖春水似橘皮。兩行垂柳植邊堤。艷陽天來春光好……：……：『阮秀英道：『這是探母的詞兒嗎。』賈克禮道：『多一個來字就成詩了。底下是

吟罷車前又當歸。第五句是羅先生說的一個漁翁搖舟至。第六句還沒有。」阮秀英道。「我說第六句。」賈克禮道。「可得要押韻。」阮秀英想道。「兩個羅鍋賽高低。」大家一聽。大笑不止。賈克禮道。「怎麼兩個羅鍋兒呢。」阮秀英道。「那邊不是還有一個羅鍋橋哪嗎。」大家一聽。鼓掌大笑。羅國賢過。「阮秀英禮貌不週。記大過一次。」朱抗道。「別看這句續得還很好。」高始覺道。「他是很有天才的。這樣吧。旅行是快樂日子。不宜記過。着罰橘子一枚。給羅先生。」阮秀英笑道。「罰兩個吧。」說着。給羅先生兩個橘子。賈克禮道。「往下聯哪。」羅國賢道。「我不來啦。把我取消。你們愛說什麼說什麼。我不管啦。」高太太先以爲學生見了老師。要多麼恭敬嚴肅。不料竟這樣隨隨便便。心裏很不痛快。可是學生們圍着高始覺。高始覺那種得意。越發不高興。她心裏還惦记着小舖。怕人傢把鎖攆開。所以說了好幾回走走的。

可是高始覺並無意要走。並且還玩得起勁。風景對於高太太是無關係的。她越來越膩。偏偏這時候狗兒淘氣。幾乎掉到湖裏去。大家全嚇得叫起來。高太太乘這時候。打狗兒好幾下。狗兒哭起來。高始覺生氣道。一不看着孩子。反倒打孩子。帶你出來逛一逛。一點不叫人省心。」高太太道。一你當是誰愛來呢。出來一天。小舖就少進四十多吊錢。跑這麼老遠。不如在家裏歇會兒呢。」大家怕吵起來。跟着你說我勸。算是揭過這個幕去。狗兒呢。由阮秀英給了一個橘子。算是不哭啦。賈克禮到。一天氣已然不早。該回去了。回到學校。就是時候了。還得休息會兒才能吃晚飯。一大家遂整隊而返。仍舊乘了汽車回到學校。街坊四鄰又跑出來看。彷彿着新媳婦回門似的。大家疲乏得了不得。有得連晚飯都不吃了。高始覺跟她們說。一每個人作一篇游頌和園記。要文長的。」有的說作不好。高始覺說。一慢慢作。不忙。一個禮拜交卷。」由

第二天起。在這個一禮拜內。有的當真自己作起來。高興得很。爲是賣弄自己文章。有時還要問。高始覺怎麼用典故。什麼「水波不興。吹面不寒。一足這麼一堆砌。平常作文。過百多字的。就很不容易了。這回人都都超過五百多字去。不用說別的。就是記對聯就寫了四百多字。有的抄論說文範的。有的抄小學生文庫的。有的找情人們給代作的情人們那裏能作。也是抄來的。所以不約而同的句子太多了。起首有三十多篇都是「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諸師率學生。旅行頤和園。洵樂事也。」不管合適不合適。自是念着順嘴。有幾個之乎者也就算文言文。高始覺親自作了一篇。是四六駢體。學生連什麼叫四六駢體都不懂。高始覺說。「這篇文章。要在報上發表。」學生問「什麼報。」高始覺說。「醒世白話報。」學生說。「白話報怎麼會登文言文呢。那還叫什麼白話報。」把高始覺也給問住了。高始覺道。「文言爲主。文

言爲主。白話不過是附帶着點兒。還是文言爲主。」賈克禮勸他把這篇文章寄給時人文字刻石處去。高始覺說：「還得改改。仔細推敲推敲再寄。」賈克禮所以要他寄時人文字刻石處者。是因爲那文章上那有他的名字和詩句呢。他把那幾句背得很熟。連夏世仁也說那幾句韻調鏘然。那幾句是：「男女雜踏。高始之覺。師生相敬。賈克之禮。」以人名嵌入爲對句。好好得厲害。羅國賢說：「您不得回來人人都說鞋臭。敢則是踏狗屎之概踏的。」賈克禮道：「唐突賢者。該當何罪。」高始覺道：「凡夫俗子。不可與爲伍也。」羅國賢道：「您就別轉啦。我說。今天禮拜六。晚上咱們湊四圈。怎麼樣。」賈克禮道：「你的牌癮又來了。羅國賢道：「沒事。打打玩兒。也不打大的。銅子兒二四。一塊錢逛花園兒。」賈克禮道：「幹。始翁怎麼樣。」高始覺猶豫。夏世仁道：「打着玩兒。倒沒關係。有外人沒有。」羅國賢道：「就是咱們幾個人。」夏

世仁道：「那成。其實誰家不打牌呢。沒關係。反正不誤事就得。」四個
人倒有三個牌迷。高始覺只得答應了。地點是賈克禮家裏。因為清靜。
賈克禮又聲明不用抽頭兒。於是吃完晚飯。各好如約而去。汪笑我也
知道信了。他也跟了去。到那裏。人夠手齊。立刻擲骰子站位子。要將起
來。合着是汪笑我第一圈作夢。頭一牌還沒打完。外面有人叫門。汪笑
我道：「我我出出去看。」賈克禮道：「勞駕了。」汪笑我出去把門一
開。一看是警察。嚇得撥頭就往裏跑。進屋忙道：「巡巡巡警抄抄抄抄
……」更結巴得說不出來了。羅國賢道：「抄局的不是。」汪笑我
一點頭。大家驚慌失色。羅國賢站地利。一低頭。就鑽了炕洞。高始覺跑
到桌子底下。和夏世仁撞了個碰頭。又跑到床底下。這時外面敲門更
急。巡警竟走進院子裏。要知後事。請看下回。

第十三回 一件怪事

高始覺等。打頭一把牌。忽然外面叫門。汪笑我出去。一看是巡警。嚇得張口結舌。回來一說。大家知道是抄局的。便各自找地方躲藏。羅克禮先把牌樓到懷裏。用大襟兜着。想兜到茅房裏。扔在地下。爲是叫巡警抓不着證據。他正在樓牌。巡警已經走了進來。在院子裏叫道。「賈老太太。」賈太太連忙問道。「誰呀。」巡警道。「打房捐的。」賈克禮一聽打房捐的。連忙走了出來道。「怎麼這時候還打房捐。」巡警道。「唉。明天就得交上去了。不能給的。我們就得給墊。您說我們一個當巡警的那裏墊得起。一家兩家成了。要是有十幾家。我就得着急。上面還不聽那套。要不來他說你不盡職。您說怎麼好。」賈克禮道。「大奶奶。你把房捐拿出來。」巡警道。「你懷裏兜着什麼。」賈克禮低頭一看。

敢情還兜着牌呢。立刻說道。「這兜裏是那個。那個什麼。你瞧。我當時說不上來。那叫什麼。」巡警道。「花生。」賈克禮道。「對啦。花生。剛買的。司的。吃幾個。」巡警道。「您請呷。這幾天花生落了價兒。個兒小了。您買的個兒不大呷。」賈克禮道。「司的司的。大奶奶。你倒是把錢拿出來呀。這麼慢。幹點兒麼都不成。我拿去。」轉身要走。巡警道。「您先把這收據拿去。」說着遞了過去。賈克禮一接時。一聽嘩啦一聲。牌全撒在地下啦。巡警一看。說道。「好大個兒的花生啊。」賈克禮賠笑道。不。不。不是。剛才擦牌來着。您這麼一叫門。所以我就兜起來了。沒有什麼。不要客氣。」他連巡警的話都給說出來了。巡警道。「您不得剛才開門的那位。見了我就跑。其實沒關係。家庭裏打打小牌。解個悶兒。常事。我們不管。都管起來。也沒完了。現在誰家不打牌呢。」這時。賈太太把錢拿了出來。交了警察。警察走了。賈克禮又把牌。一一拾起來。進到

屋裏。羅國賢由炕洞裏鑽出。問汪笑我道。「你是怎麼一回事。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也不問一問清楚。」汪笑我道。「我我看是巡巡警。我我……」羅國賢道。「你腦筋倒是挺快。這一快不要緊。快大發了。要不然我不會鑽炕洞。」大家全笑了。都鑽了出來。各擅個人身上的土。賈克禮道。「接着打。重新打莊不。」高始覺道。「這一下。把我一團高興打去了。」夏世仁道。「改天再來吧。我也不想來了。」羅國賢道。「那麼回見。我還得早回去呢。」賈克禮道。「還得祈禱去是不是。」大家笑着。也不呆着啦。全走了出來。各自回家。賈克禮因爲明天是禮拜。所以不回學校。就在家裏住下了。高始覺一個人回到學校。走在胡同裏。非常的黑。非常的靜。走進學校。也一個聲兒也沒有。因爲學生們也因爲是禮拜六。先生們回來也晚。便全都出去玩。或是看電影。或是聽戲。或是找情人談話。學校演了空城計。只剩下廚子和老媽子在

廚房裏談天兒。今天高始覺回來早一點。院裏很是清靜。各宿舍雖然有燈亮的。但也很寂靜。大概有的學生沒有出去。在屋裏看書。學生的宿室。是佔了北房和西房。高始覺的屋子。是西房盡南頭兒的一間。南屋三間。是兩間通着。一間單間。前面說過。是租了街坊了。那兩間是住着婆婆和兒媳婦。是本廟方丈郝師傅介紹進來的。他們買東西出門。都走那東南一個小門兒。經過和尚住的院裏。再出到前院的。她們婆媳。是老早便睡。一來爲是剩油。二來婆婆也說不到一塊兒。有時婆婆到前院老媽子作房串個門兒。鬪個紙牌什麼的。平常這院裏熱鬧慣了。偶然一清靜。高始覺還有點駭怕。東牆又有兩棵大槐樹。森森沉沉的。高始覺走到大樹底下。不覺起雞皮疙疸。他心裏想。「趕明兒這樹底下應當接個石頭。寫着泰山石敢當。避邪。」他正想着。猛然由南房根下。起了一個黑影兒。一閃。閃到小門兒地方。便不見了。他嚇了一跳。

「哎呀。莫非有鬼。」他咳嗽了一聲兒。回到自己屋裏。捻起燈來。接電鈴。老媽子也不來。在廚房呢。一會兒。學生們全回來了。院裡也不寂寞了。高始覺這才踏下心去。可是那條黑影兒實在怪。也許是自己眼迷。看錯了。想罷。也就把這個暗兒揭過去了。過了兩天。高始覺白天吃果子吃多了。夜裏拉起稀來。剛剛出得屋門。只見小門兒地方。一個黑影兒一閃。便沒有了。嚇了一跳。他想這回一定不是看差了。確是一條黑影。他和賈克禮的屋子挨着。他剛要叫賈克禮。賈克禮這時睡着了。夢魔在夢中喊叫起來。跟鬼叫似的。嚇得高始覺把稀拉在褲子裏。急忙回到屋裏。脫下褲子。擦了擦。洗了洗。滿屋子挺臭。第二天。一清早。忙着把褲子團成一團。包起來。拿回家叫高太太洗去了。不敢叫洗衣房洗。多叫人笑話呀。可是把夜裏看見黑影兒的事。跟賈克禮說了。賈克禮也是很胆小。聽高始覺一說。不禁害怕起來。他道：「我前兩天也聽得

學生講究什麼黑影兒。黑影兒的。我沒有着耳朵聽。大概跟你所見的
一樣。我可沒看見過。可是我想我們不理他就得了。不管是神是仙是
鬼。我們不招惹他。他也就不害我們。」高始覺道。「不成。這要是學生
鬧起來。都搬出去住。學校可受影響。再者說。那黑影兒兩次都是小門
兒那地方。我想一定有原因。那底下沒准兒埋着什麼呢。也許是財。」
賈克禮道。「如果是財。那敢情好了。活該我們發財走運。可是底下要
是死屍呢。這也在情理之中。」高始覺道。「就是屍首。我們把他掘出
來。也許破了一條命案。我們不是造了功德。」賈克禮道。「那要是掘
出屍首來。那學生便不肯住學校了。」高始覺道。「那怎麼辦呢。」賈
克禮道。「我看我們不如給他燒點紙。他一定就不鬧了。如果再看見
黑影兒的話。那一定是財了。我們乾脆就往下刨。你看怎麼樣。」高始
覺道。「這也倒不錯。今天晚上咱們就燒一點兒紙。偷偷的。別叫學生

看見將來創財的時候。也不叫她們知道。」賈克禮道。「據我看沒問題。一定是財。你想。廟裡盡是佛爺。那裏能鬧鬼。」高始覺一拍桌子道。「對呀。還是你想得到。廟裏不能鬧鬼。一定是財。衝我們這些日子走運。一定是財無疑。明天就創。」賈克禮道。「別叫學生們知道。她們一嚷出去。這個財咱們就保不住了。」高始覺道。「咱們就提掘個坑。墊沙土。將來作運動場。」賈克禮道。「這計策也好。明天在學生們上課的時候。叫廚子和當差的。我再找個外人。就關上門。動起手來。始翁。咱們的造化。」高始覺道。「假如和尚知道了呢。」賈克禮道。「咱們輕輕的刨。他不知道。知道也不要緊。他要是問的時候。我們就說刨土墊院子。還給他填呢。」兩個人商議好了。當天晚上。兩個人又說又笑。到前面大殿。先燒了一股香。希望這財到手。還許了很大的願。兩個在屋裏研究刨出來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兩個人所想的。大致相同。什麼許多

小罈兒裏面是元寶。這元寶掘出。就另買一個地所。蓋起樓來。高始覺還用小錢兒。拿黃曆算了個卦。挺吉祥。當夜睡了覺。便作起夢來。夢見自己彷彿刨了一個大坑。裏面忽然透出亮來。他不禁大喜。急忙叫人用繩子。把來繫下去。他見裏面。還有個洞。那光亮是從洞裏發出來的。他便鑽進洞去。一見景緻很好。彷彿是頤和園。他便順着道路走去。走過一個橋。就遇見了阮秀英。阮秀英給他鞠了一個躬。說：「校長上那兒去呢。」高始覺道：「這裏頭有元寶。我正在找那塊地方。」阮秀英道：「是嗎。我跟你一塊兒找。」高始覺很高興。走到一個大殿。碰見郝和尚了。郝和尚說：「你來燒香嗎。」高始覺道：「這殿供着是什麼神。」郝和尚道：「萬花仙子。」高始覺道：「萬花仙子是誰呢。」說着。抬頭一看。供桌上坐的是阮秀英。心裏很是奇怪。阮秀英站在身旁呢。急忙回頭一看。身旁却站着賈克禮。高始覺道：「想不到阮秀英是萬花

仙子。」賈克禮道。「咱們何不問問他寶庫在那裏。」高始覺道。「對。她是咱們的學生。問得的。」阮秀英聽了道。「你們要是問寶庫。往南再住西。有個洞。進了洞便是。」兩個人一聽。便喜歡了不得。照所指的。道去了。到了那裏。果然有個洞。進了洞。只見地下有元寶。急忙拾了起來。拾了一個又有一個。拾了一個又有一個。永拾不完了。高始覺道。「這麼拾。拾不了多少。乾脆咱們套個牛車去吧。」正說着。只見郝和尚從那邊走來。大喊一聲道。「你們敢盜廟裏的寶貝。該當何罪。」把兩個人嚇得一驚。高始覺醒來。却是一夢。思想這個夢真是奇怪。第二天起來。便拿黃曆來查圖夢法。查了半天。也沒有夢見和尚是主什麼吉凶的。高始覺起來。便跟賈克禮說了。又說。「這夢真奇怪。元寶是一定有。只怕和尚聽見。賈克禮道。「咱們使個調虎離山計。把和尚調出門去。他就沒法兒知道啦。別人誰能干涉咱們。」高始覺道。這個法子

對。可是怎麼把他調出門去呢。」賈克禮道。「叫羅鍋子請他聽戲就成。」高始覺道。「咱們得給錢。」賈克禮道。「這才兩三塊錢。咱們要是挖出元寶來。不比什麼全強嗎。」高始覺遂掏出三塊錢來。交給賈克禮。叫賈克禮去說。賈克禮見了羅國賢。便說。「學校近來應當聯絡聯絡和尚。校長因為沒有工夫。所以給你三塊錢。請你作代表。請和尚聽個戲什麼的。」羅國賢道。「可以可以。」喜喜歡歡的。把錢接了過來去了。有人給拿錢聽戲。那還有不幹的嗎。賈克禮急忙找到高始覺說。「咱們刨哇。」高始覺道。「找誰呢。最好不要外人。叫廚子跟聽差的兩個人輪着刨就成。咱們再搭把手兒。」賈克禮道。「咱們沒有鐵掀什麼的。」高始覺道。「叫聽差的到煤舖去借。」賈克禮遂告訴廚子和聽差的。把鎬頭鐵掀借來。高始覺又跟賈克禮道。「你說這夢真怪。阮秀英還是個仙子臨凡呢。」賈克禮道。「你不是夢見阮秀英指

示咱們寶庫嗎。咱們刨這個坑。爲何不叫她說出地方來。咱們豈不省事嗎。」高始覺道。「跟她說明白了嗎。」賈克禮道。「不用。咱們就說墊操場。問他用那兒的土好。」高始覺道。「對。你把她叫來。」賈克禮遂把阮秀英叫了來。賈克禮跟她說。「學校打算墊個運動場。還挖個沙池子。你說沙池子挖那一塊地方好。」阮秀英一聽。說道。「幹麼問我呀。」賈克禮道。「你是高材生。將來運動都仗着你給學生爭名譽。你着春季運動會。不是馬上就到了嗎。」阮秀英道。「喂。我才不是高材生。要是挖池子。還是挖這兒的好。」說着。拿脚指了塊地方。離小門兒太近了。出入有點不便。「高始覺忙道。「挺好。就是這個地方。池子那有不擱在角上的。」說着。便叫聽差和廚子動起工來。阮秀英向同學一宣傳。都知道是建運動場。所以誰也不注意。並且都很喜歡的。掘過五尺。廚子問怎麼了。高始覺道。「還得挖。還得挖。越深越好。」挖過

七尺深。已經沒了人了。還不看什麼東西罈子出現。只有幾塊骨頭什麼的。高始覺把賈克禮找來道。「怎麼還沒有什麼呢。」賈克禮道。「寶貝一定埋得深。要是淺得話。叫人挖去了。」於是又挖。挖到天快黑了。已經有了一丈五尺多深。仍是不見什麼東西。街坊老太太直問。「挖坑幹麼。」高始覺道。「預備蓋地窖。」挖到晚上。掌上了燈。也沒挖出什麼來。只好暫告休息。晚飯以後。羅國賢跑來報告開銷。高始覺見沒挖出什麼。先沒了三塊。很不高興。賈克禮便問計於羅國賢。先把前後情形一說。羅國賢道。「這事可奇怪。也許財寶在夜裏才出現。」兩人一聽。說。「這句話倒有幾分可靠。本來大白天的怎能獻寶呢。」羅國賢道。「今天我看不夜。我不回去。住在賈爺屋裏。今天早休息。早歇燈。」三人說着。便把時間提前。學生們早睡覺。一會兒。便清清靜靜的。全院非常寂靜。三個人在屋裏。低聲談話。都不想睡。怕寶貝叫別人拿去。

火上坐着水壺。殺殺的響。高始覺道。「阮秀英是萬花仙子。這事你說怪不怪。」羅國賢道。「這事我們可以考究的出來。夢不可信。也不可信。」高始覺道。「怎麼考究呢。」羅國賢道。「咱們請壇哪。看她上壇不上壇。咱們請萬花仙子。看她說什麼。」高始覺道。「還是你們想的到。」羅國賢道。「反正在廟裏也免不了有怪。」正說着。猛然窗戶刷的一聲。把三個人嚇了一跳。羅國賢低聲道。「什麼。說怪就怪。」賈克禮這風。「風把土一颳。颳在窗上了。」高始覺道。「可不是。咱們今天刨得土太多了。」羅國賢道。「也沒准兒。也許給咱們送信兒來了。寶貝要出現了。」三個人忽喜忽懼。天也就二更多天。羅國賢道。「咱們先到坑裏看看。看看出來沒有。」賈克禮道。「拿着點兒手電棒。」正說着。只聽得院中。咕咚一聲。把三人嚇得全便了顏色。高始覺又把電燈捻滅了。怕外面看見裏面的動靜。賈克禮顫聲道。「哎呀。我的媽。是什

麼聲兒呀。」話未說完。就聽院裏喊叫起來。「救人哪。救人哪。」聲是很粗。並且還帶着呻吟的味兒。高始覺攢在桌子底下道。「你們快按電鈴。把她們叫起來。別是院裏出了命案。」賈克禮也不敢出來。這時學生還有的沒睡。聽見喊叫。不覺把睡得喊起來。睡得也有從夢中醒了的。立時全院嘩然。全都爬了起來。披上衣服。有的胆大走出來一看。什麼也沒有。把院中的電燈捻亮。大家更不駭怕了。不多時。全走了出來。高始覺見院中人多了。遂由桌底下攢出。三個人也走了出來。只聽有呻吟的聲音。只是找不着所在。有的學生嚷道。「坑裏頭有人哼哼呢。」大家全很奇怪。半夜裏爲何有人入坑。一學生們便全圍了那大坑去看。只見那坑裏。有個裸着身體的和尚。大家便嘩的一聲。向四外奔逃。高始覺道。「別跑別跑。是什麼東西。」大家道。「您去看吧。」高始覺等三人過去一看。却是郝和尚。赤身露體的。三人不由全笑了起

來。羅國賢道。「大師傅。爲什麼在這裏呆着。」郝和尚道。「別玩笑啦。快用繩子把我拉上來。摔得很重。」三人便把聽差找來。又找了一條大繩子。把和尚拉了出坑來。女學生們便全跑回宿室裏。可是扒着窗戶往外看。三個人把和尚扶到屋裏。三個人把和尚扶到屋裏。問道。「怎麼一回事。」和尚道。「誰知道怎麼一回事。你們怎麼在這裏刨大坑。」賈克禮把自己衣服先給了他一件。叫他披上。然後說。「我們是爲塾操場。你怎麼會跑到坑裏。」羅國賢想到和尚必是跟那個有秘密。也問道。「郝師傅有什麼艷遇。」和尚道。「別瞎說。這不是說着玩的。」羅國賢道。「得啦。今天聽戲。兩隻眼睛鈎鈎的。幹什麼。到底怎麼會跑到坑裏說。」和尚道。「唉。半夜裏我撒癩症。作着夢就跑了出來。掉到坑裏才醒了。」賈克禮道。「有這一說。有這一說。撒癩症跑出來。不是有撒癩症跑出來。挑了兩桶水。又睡去了的事嗎。」高始覺道。「

可不是。有有。還有撒癩症跑出來磨了兩回磨。又跑回去睡覺。第二天一問。他說一點也不知道。」賈克禮道。「這要是打水。一不留神。掉在井裏。豈不冤枉。」高始覺道。「你以爲沒有哪。還是真有。鄉下常有井裡掉下人去。你當是大白天的走進去的嗎。不是。全是作夢掉下去的。」他自己問自己回答。郝師傳道。「你們談話兒吧。我還睡覺去呢。」說着。由賈克禮扶着。送過小門兒去。然後回來。學生們全都不睡了。全都談起這檔子事來。羅國賢道。「你們當真信和尚是撒癩症掉在坑裡嗎。」高始覺道。「大概不是假話。」羅國賢道。「平時那個小門不關上嗎。」賈克禮道。「對呀。那個門怎麼會開了呢。」羅國賢道。「這麼一說。平常是關着的了。可是現在爲什麼開着呢。這麼推測。平日看見的黑影兒一對照。您就不言而喻了。」賈克禮道。「對呀。平日見的黑影兒一定是和尚了。今天咱們挖了這個深坑。他是不知道。到時候

便跑進來。預先當然有人給他開那門拴。他到時不過一推就進來了。可是沒想到這裏有個大坑。竟自落下去。」高始覺道。「這樣一說。可就有問題了。」賈克禮道。「有什麼問題？」高始覺道。「那麼是誰給他開的門拴？」這話一出。全都怔了。想了想。想不出是誰來。學生當然不致於也說不一定。羅國賢道。「街坊怎麼樣？」高始覺道。「街坊都很老實。平時一句話都不說。到黑裏就睡覺。」羅國賢道。「這個問題。得好好想一想。明天仔細察看察看。能察得出來。明天再說吧。現在我也困啦。」高始覺遂回到自己屋裏。第二天。高始覺和賈克禮知道那條黑影是和尙。不是什麼鬧財。坑也不用挖了。又把土填進去。當天又商量一個計策。就先每天晚上。躲在大樹後面。偷偷察看。是誰開那個小門兒。這事就可以破了。要知道是誰開的這個小門兒。察出來沒有。請看下回。

第十四回 海屋添籌

自和尚墜坑之後。又成了學生的話柄。高始覺再三對學生們說。不要宣張。這於學校名譽有關。本來文學校裏。跑出裸體和尚。是不大好聽。卽或是真夢囈。也總不好聽。何況那小門兒爲什麼開了呢。學生裏。也有思想敏銳和淘氣的。她們也要暗中偵察偵察。看看這個祕密。究竟是怎麼一回。她們盡以爲高校長挖這麼一個坑。純是陷和尚的。要不然好好的爲什麼想起挖坑來。高始覺也是有話難以分辯。要是說挖元寶。這話也不好聽。和尚呢。也以爲學校故意跟他開玩笑。一定知道他的事了。挖個坑懲戒自己一頓。可是爲什麼又派羅國賢。和自己連絡感情呢。他也想不出這個道理來。想法調查調查。爲什麼要挖坑坑我。和尚想來想去。想到那件事情上去。他想學校無論如何。不能跟自

己開玩笑。自己是房東。隨時有攆他們搬家的可能。可是他們半夜裏不睡着。不是誠心等着我掉坑裏哪嗎。自此而推。豁然大悟。自言自語的道。「這一定高始覺或是賈克禮跟她不清楚。對我吃起醋來。作這件事來抵抗我。」他越想越對。他說。「非得叫我捉住他們一回不可。」到了晚上。高始覺把廚子叫來。告訴他藏在東牆大樹後面。看是誰去開那個小門兒。當時拉住她。廚子答應。一切均照舊樣。高始覺和賈克禮坐在屋裏聽消息。賈克禮道。「今天未必能夠捉住。那能昨天犯的事。今天又來的。」高始覺道。「他們正要知道昨天怎麼一回事。今天要談一談。」賈克禮道。「等着吧。」正說着。又聽院裏嚷起來。跟着丁當亂響。那時全院都沒有睡覺呢。高始覺和賈克禮連忙跑了出去。一看院裏。爬着廚子。急忙把他扶起。廚子喘氣道。「有鬼有鬼。」高始覺道。「怎麼回事。」廚子道。「有鬼。揪我的腿。」賈克禮到樹後一

看。見樹根處纏着個繩子。通到小門兒。繩子那頭兒拴個鈴。假如小門兒一開。勢必牽動繩子。小鈴鐺便響起來。廚子不知道。一脚絆到繩子上。摔了一交。本來就胆子小。叫繩子一絆。更駭怕起來。鈴鐺也跟着亂響。全校又騷動起來。有許多學生都笑起來。原來那繩子便是淘氣的學生幹的。她自要聽到鈴鐺一響。便馬上跑出來看。是誰開那個小門兒。不想小門兒沒開。廚子到被絆倒了。高始覺急忙叫聽差的把繩子解下。跟學生說不准再弄這玩藝兒。廚子還在喘氣。老媽子怕他嚇着了。拿一個馬杓。敲打大樹。一邊敲一邊叫。說是叫魂呢。賈克禮道：「別來這套啦。這還不夠亂的。」急忙叱大家仍舊安心睡着。不准再無事生非。第二天和尚也知道這回事了。心想越鬧越大。不如另想方法。高始覺對賈克禮道：「這事要是不弄出個究竟來。學生是一天也不能安心。可是弄出來。這個樓子就不小。」賈克禮道：「不要緊。現在沒事。」

啦。」高始覺道。「你怎麼知道。」賈克禮道。「你沒看南屋街坊小媳婦全搬了家。」高始覺道。「人家搬家是怕亂。」賈克禮道。「你倒真信她們的話。我問你。她們搬進來是誰介紹來的。」高始覺道。「和尚呀。」賈克禮道。「還是的呀。這次搬走。也是和尚的主意。」高始覺道。「一嘔。那就無怪乎啦。原來和尚跟那個媳婦……。」賈克禮道。「別說。這就馬馬虎虎的過去得啦。心照說出來叫人聽見。多不合適。這以後。我們把那個小門兒堵死。不准走就完啦。」高始覺道。「對。砌死了。可是那三間南屋怎麼辦。」賈克禮道。「咱們另想主意。」高始覺道。「咱們再招學生。」賈克禮道。「現在招不是時候。寒假過了。暑假末來。這時候招。算是那年級呢。」高始覺道。「馬馬虎虎。趁着剛開過遊藝會。還有點熱氣兒。一招准能招些個來。」賈克禮道。「也好。」於是高始覺又擬了招生廣告。在報上一登。果然又近來不少學生。把南屋

立時就佔滿了。還有的沒有宿舍的呢。這一來。又進了一撥兒錢。學生這時候人又多了。有的好玩的。叫學校裝個籃球場子。高始覺一打聽立藍球場子。連墊黃土帶按籃子。得七八十塊錢。不由打了一個冷戰。賈克禮說。「咱們可以立一個體育會。叫學生拿體育費。這來。還可以剩錢。」高始覺笑道。「孤有能臣矣。何懼不富哉。」君臣相談甚歡。立刻頒佈體育會的組織。叫大家拿體育費。每人一學期兩塊錢。學生們因為有了球打。也很喜歡。把錢交了之後。便軋起場子。立起籃子。那大小高低的尺寸。現跟木匠打聽得來的。因為木匠給別的學校作過。好幾份。藍球場子作得。球也買來。敢情買一個球七八塊錢呢。高始覺先花兩塊錢叫門口兒皮匠給作一個。作得七擰八歪。氣還不敢打足了。學生一看。都說不要。這才買了一個來。打足了氣。拍在地上頭。當當的作銅聲。皮匠作的那個算是白費。高始覺只得拿家去給狗兒玩去了。

學生們有了球打。越發快樂。整天價在院子裏。老是吵吵鬧鬧的。非常熱鬧。高始覺不懂。站在一邊看他們打。累得香氣喘喘。芳汗淋淋。嘴裡面鶯鳴燕喃。腿底下玉肌白膚。來回亂跑。那球一在籃子上盤旋。她們便嚷。「進去進去。」有的便喊。「進不去。」好像球很懂得人話似的。旁邊有的喊。「加油加油。」高始覺覺得這話都不大順耳。又聽她們嚷。「熬白菜。熬白菜。」熬白菜是什麼呢。一問賈克禮。賈克禮明白。說「熬白菜就是出了圈兒了。」高始覺道。「要是沒出圈兒呢。」賈克禮道。「那就熬酸菜了。」不提他們談話。且說學生們。打了幾天籃球。覺得很不錯了。於是湊了幾個人。編成一隊。定名爲「慈虎隊」。阮秀英爲隊長。她們另作了一身運動服。把「慈虎」兩個字。縫在胸前。她們打算和外校比賽一下。有隊員提議。若是跟外校賽。不知能力怎樣。自己在家裡打是看不出來的。最好在未跟外校比賽以前。先同教

員隊賽一賽。看看如果咱們的成績好。再同外校比賽不遲。大家一聽。自然願意。遂一同來到教員休息室來說。教員們也正在研究這個玩意兒。說外國人興的倒是不錯。羅國賢道。「我還要想打一打。我老覺得拿個球在那鐵圈裡扔。不算難事。」賈克禮道。「你說着容易。你扔一個試試。」他們正說着。學生全擠進來。叫他們跟牠們賽。教員們一聽。全都笑起來。賈克禮說。「來。咱們也組織一隊。跟牠們賽。別看咱們人不齊。有三個兩個的。就能贏她們。」學生全笑道。「喂。咱們打賭。先生要是輸了怎麼辦。」羅國賢道。「先生輸了。買兩塊錢點心給你們吃。」學生道。「那先生先買了點心放着。」羅國賢道。「輸了才能買。」正說着。汪笑我同關仲聞走了進來。賈克禮道。「你們看。我們的大將來了。」汪笑我在小學的時候。倒是打過籃球。所以他會一點。他道。「賽賽球嗎。有有我。輸輸了我我拿錢。」羅國賢道。「有拿錢的了。你

們還不放心嗎。」學生道。「今天下午就比賽。」賈克禮道。「那有那麼急的。先生們得練習練習呀。學生道。「現在就可以練習去呀。」賈克禮道。你們先去。我們商議商議人數。學生一聽全退了出去。並說。「若是不賽。也得拿兩塊錢買點心。那叫棄權。」汪笑我道。「准准賽。」說着。他們便商議誰下場。固定的已經有賈克禮。汪笑我。關仲聞。夏世仁。朱抗。五個人。叫羅國賢備補。羅國賢還是非要打打不可。他老覺得這玩意兒容易。後來決定賽六個人的。叫高始覺評判。高始覺不懂得規矩。現由汪笑我教給他。議決好了。通知了學生。學生早就準備妥當。要大戰一場。到了下午比賽的時候。教員們全穿了短褂。上了籃球場。學生全笑起來。並鼓掌歡迎。周圍的人全圍滿了。連街坊四鄰全跑過來。他們說比看耍猴的有意思。朱抗還打了一個電話。請一位體育新聞記者來。夏世仁摘了眼鏡。看得迷迷糊糊。敢情他還是個近視眼。關

仲聞是耳聾聾。什麼也聽不見。羅國賢駝着背。看籃子都得仰着頭。賈克禮充作行家。時常來個特別姿式。腰那麼一轉。把自己轉一個筋斗。引得大家全笑起來。到了時間。由高始覺吹笛子。兩邊隊員站好。教員隊往北打。學生隊往南打。頭一下球就得關仲聞手裏。關仲聞抱住便自往南跑。大家全笑起來。賈克禮直喊。「回來。回來。咱們往北邊打。」關仲聞那裏聽得見。跑的還是真勇。笑得人家直不起腰來。評判員的笛子也聽不見。結果。還是把球投進籃去了。他還很得意似的。後來。經大家告明了他。他才覺不好意思。重新另來。先還打算這個球不算。但女生不認可。只得算是教員們輸了兩分。第二個球開始。又被關仲聞搶着。汪笑我直喊。「怕怕怕司。怕啊司。」關仲聞雖然沒聽見。可是看見了。便把球遞給汪笑我。汪笑我是近視眼。拿着球找不着人。只聽見羅國賢嚷。羅國賢不會嚷外國話。他也說。「怕怕怕司。怕啊司。」他以

爲外國話就是這樣說呢。汪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原來他站在人家後面呢。後來見他轉了出來。便一球追了過去。不料球去的硬一點。羅國賢站不住脚。抱着球。往後一仰。兩腿朝天。那形狀像個老鼠抱雞蛋。全場便炸了地雷似的轟笑起來。跟着夏世仁和汪笑我撞在一起。兩個人全倒了。又引得全場暴笑。賈克禮搶球頗猛。將一個女生撞倒。自己伏在女生的身上。高始覺直說：「熬白菜。熬白菜。」這一場籃球戰。倒成了希希哈兒了。隔兩三分鐘。必要大笑一次。賽完之後。教員隊輸了三個球。學生歡呼不止。汪笑我拿出兩塊錢買了點心。請學生吃。朱抗作了一篇新聞。「日昨始覺女子職業學校學生組織之籃球隊。與教員隊作友誼比賽。是日也。天氣清和。惠風和暢。春到人間。師生雙方精神煥發。於下午三時。齊集本校運動場。由校長高始覺評判下。兩隊起始角逐。學生隊身體靈活。傳遞迅速。頗佔上風。教員隊以朱抗君技

術最佳前。半時二比零。教員隊員。下半場再接再厲。只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你來我往。殺聲震地。觀眾莫不喝采。結果。教員隊以缺乏練習。力氣不佳。成四比零。共六比零。教員慘敗。聞該校學生練習頗勤。擬出師與校外名隊比賽。屆時當有一番精采云云。一教員們在休息室裏。個個喘息俱作。全是一身的土。自己批評自己的技術。羅國賢直嚷背痛。夏世仁直嚷手指頭不得勁。能夠兩天號不了賊。賈克禮說。一校長吹得不錯。很公平。一後來談到關仲聞抱着球往自己籃子裡投。又大笑不止。這件事鬧過去之後。又來到一件事。就是高始覺的壽辰。高始覺許久沒過生日了。有人記得是八月十五。可是高始覺不認可。他說。是三月十五。自然。這是他自己的事。別人不能干預。反正現在正得勢。爲什麼不辦個壽收收禮物呢。高始覺把壽日宣布之後。說要請一請同人。同人自然就得商議送禮。高始覺說還要添個熱鬧什麼的。於

是學生告奮勇。演戲祝壽。辦壽地點。不打算在飯莊子上。因爲飯莊子還得花錢。在家裡又地方小。所以還是在學校裡。高始覺怕學生攤公益兒。每個人只拿毛兒來錢。請她們吃飯。不大上算。壽麵怎麼着。也得不少錢哪。所以他示意於賈克禮。打算叫學生多出一點錢。要不然五六桌席。一時拿不出來呀。賈克禮自然滿口答應。大家商議一回。是教員每人三元。學生每人一元。教員到現在才算有了薪水。一個人一個月也就是四五塊錢。而今倒出了三塊錢的份子。高始覺預備的是炒菜麵。借辦壽爲名。以吃麵爲合適。怨不得人家都愛辦壽。飯錢先省了不少。一共預備八桌。總起一算還賺不少錢呢。席分擺在大教室裡和教員休息室裡。一邊四桌。師生一塊兒喝酒。遊藝放在晚上。到了壽辰那天。放了一天假。學生還貼標語。慶祝高校長萬歲。上午舉行慶祝典禮。學生舉行團拜。並獻壽詞。高始覺還答詞。禮節舉行完畢。入席下午

四時。在兩點鐘的時候。就全到了。說說笑笑。高始覺叫聽差的買些瓜子來。大家磕着。磕瓜子也有藝術。磕的好的屬羅國賢。不用手扶着。只要把瓜子放在嘴裡。只聽咯吱一聲。兩張瓜子皮吐出來矣。夏世仁磕的也不錯。那大牙。（卽是門牙）上都磨成一道溝兒。汪笑我就不會磕。老是咬。一咬就把瓜子咬成兩半。然後用手指甲往外摳穰兒。賈克禮嫌費事。連瓜子皮兒一齊嚼巴嚼巴咽了下去。瓜子兒看着吃得差不離了。然後這才開飯。賈克禮都快飽了。吃瓜子皮吃的。菜還沒出來。大家先讓坐。學生提議了。八個桌。每一桌有一位先生。要先生合學生一塊兒吃才對。不能先生吃先生的。先生們一聽。只得答應。大家坐好了之後。學生便起給讓酒。一桌一位先生。一桌的學生。每個學生都要敬先生一杯。學生有不會喝的。但酒已經對了一多半的水。也不十分冲。不過先生要是不會喝的。就未免有點支持不住。賈克禮這桌上有

阮秀英。阮秀英更能鬧一氣。本來賈克禮吃了一肚子瓜子皮。現在灌涼水。肚子裏就起了風潮。他還是真愛喝。讓女招待斟酒。不是還得多花小費哪嗎。現在圍着一桌的女人。各各都給斟酒。各各都跟自己對杯。酒不醉人人己自醉。何況這酒雖然多一半是涼水。但多少有點酒味呢。菜還沒吃什麼。肚子就不能裝了。結果菜全剩下了。關仲聞還直吐。誰也吃不下去了。羅國賢舌頭都短了。直罵大街。學生知道喝醉了。便全看着笑。高始覺道。「這全是你們。沒事灌先生喝酒。喂。醉了你們看着笑。」說着叫聽差的把羅國賢和關仲聞分別送回家去。第二天。全都病了。夏世仁忙起來。給這個人看。給那個人看。賈克禮直拉稀喝涼水喝的。學生借了這個機會。又放了幾天的假。先生們陸續漸漸好了。那天的菜。到現在還沒吃完呢。高始覺當天全搬回家去。入桌席的菜。雖然說沒有什麼。可也夠吃幾天的呢。這天。高始覺和大家在教員

休息室裏。商量參加這次春季運動會事情。忽然門口兒汽車笛兒響。一會兒。聽差拿進一張名片來。高始覺接過一看。見上面印着一全國實業促進會董事。中國百貨公司經理。還有兩個銜。也無暇細看。名子叫「張天超」。名片是布紋紙。做宋鉛字。高始覺道。「你們看這名子和名片。多麼大方。」賈克禮道。「咱們不認識幹麼來了呢。董事。經理。各位不小哇。肯來在咱們這裏。一定有事。」羅國賢道。「大不大先不管。倒是把人家讓進來呀。」賈克禮道。「咱們該設個客廳聽才對。這裏太亂了。」高始覺道。「讓進來吧。」聽差出去了。大家便注意來者的模樣。並且心裏推測來者的目的。這時那人已經進來。是個胖子。穿着長袍馬褂。馬褂前面掛着金表練。手裏拿着大皮包。一手甩着挺粗的文明杖。大搖大擺進來。很有個勢派兒。大家一見。便先矮了三分。高始覺讓到屋裏。胖子。張天超。先把帽子摘了。放下手杖和皮包。問道。「

那位是高校長先生。」說話都大氣。高始覺道。「在下就是。請坐。」賈克禮道。「請坐。請坐。不客氣。」胖子道。「這位。」高始覺道。「做校訓育主任賈先生。」賈克禮急忙掏出一張名片遞過去。賈克禮的巴結手腕。比誰都強的。胖子又還了一個片子。然後落坐。高始覺道。「獻茶。」聽差道。「瞧。茶葉是用學校的。是用您的。」聽差是問個明白。他也曉得這個人來派很大。得拘着點兒。高始覺道。「湖那三塊二一斤的。」他也特別表示一下。胖子由皮包裏拿出一根呂宋來。用自來火點着。大家暗暗佩服。倒是經理闊得多。賈克禮道。「天氣很好。司的司的。」胖子吸了一口烟。把眼睛微閉。然後在烟縷中看着高始覺道。「做。人。今天來到貴校。是有一點事情接洽的。」高始覺連連稱是。大家也靜靜聽他是說什麼事。要知胖子所爲何來。請看下回。

第十五回 美人計

胖子張天超。聲音很沉着。慢慢的說道。「兄弟。是由實業部派到華北來調查實業狀況。來到北平。住在大西洋飯店。一到這裡。就聽說貴校辦得成績很好。」高始覺道。「豈敢豈敢。」賈克禮道。「不敢當不敢當。」胖子道。「兄弟今天特來參觀一下。回去填在報告裏面。我想對於貴校是很有利益的。至少我可以給貴校要點補助費。」高始覺笑道。「多仰仗您提拔。」賈克禮道。「司的司的。」胖子道。「再者呢。做公司那方面。近來打算大大擴充一下。人材是很感缺乏。將來有不能借重貴高足的地方。薪金都是很優的。至少由一百元起碼。並且做公司還打算提倡國貨。成立工廠。那時。我們兩方面。可以合作。」賈克禮道。「司的司的。」高始覺道。「大概多咱可以實現。」高始覺是見

了利就不放鬆。胖子道：「最近的將來。也就再過一個月的光景吧。」賈克禮道：「那好極了。」胖子道：「我先參觀參觀。」高始覺道：「不忙。先喝碗茶。」他恨不能給女生叫幾個來給胖子倒茶。以博胖子的歡心。實業部調查員好了不起。胖子是一心想看女學生。結果還是參觀。高始覺和賈克禮領着到教室裏。有一班在上課。朱抗講新聞學。有一班在手工科教室裏縫紉。胖子一看。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並且香味撲鼻。胖子搖搖不定。神魏失守。要不是賈克禮說這個說那個。他幾乎呆在那裏了。一會兒。參觀完畢。又回到休息室。胖子說：「真好真好。咱們非得合作不可。這回要是辦好了。學校可以剩幾萬塊錢。現在德國那邊已經來電接洽。叫咱們出品參加他們的世界博覽會。順便在那裏賣。這一賣就賺錢了。」高始覺一聽。越發喜歡。胖子又說：「做公司那邊招考女職員。每人薪金一月一百。貴校如果有學生願意去。

我可以代說免考。請校長給提倡一下。公司的職員。全是您的學生。那於您十分有利的。」高始覺道。「多蒙抬愛。謝謝謝謝。當然要選擇能幹的。以副雅意。」胖子又低聲道。「高校長。咱們一見如故。我跟你二位交個朋友。我現在說句知己的話。現在這年月。都是講外表。學生若是去的。最好選擇外表好一點的。薪金這一方面。我可以多給她們薪金。」高始覺道。「多求您提拔。」胖子道。「咱們關上門說自己話。這年月沒辦法。各職員非要漂亮的不可。」賈克禮道。「這是當然的道理。誰家不是這樣呢。一樣花錢。誰不請順眼的呢。」胖子握他的手道。「還是賈主任能幹。我現在是不分彼此。才說這樣話。要不然。我才不管這個事。到時考不上。我才不管。」高始覺道。「是是您總算看得起我們。」胖子坐了一會兒便走了。高始覺和賈克禮送出大門。看着胖子坐了汽車。風掣電閃而去。高始覺和賈克禮一邊進來一邊說。「咱

們是走運。運氣來了城牆都擋不住。那位實業部特派員。居然跟咱們交朋友。可見咱們的聲望是不壞了。」賈克禮道。「敢則報上都有咱們的名子。」兩個人進到休息室。羅國賢道。「怎麼樣。這傢伙神氣挺足。剛才我聽見他說要咱們女生作公司職員去。我看還是不必告訴學生的好。」賈克禮道。「怎麼。有學生去。咱們學校才可以得便宜。」羅國賢搖頭道。「不不。你沒有想得週到。你假如把這事一向學生說。學生一聽一月一百塊錢薪水。並且還有多的。那誰都想去。人一多了。你一選擇。那就許人家說閒話。爲什麼叫她去不叫我去。這一來反而不美。」高始覺道。「暗中選幾個學生對她們說。」羅國賢道。「不成。沒有不透風的籬笆。並且她們一走。人家有不疑心的嗎。那更壞。能鬧得名譽不好聽。再者說呢。說老實話。咱們學校還仗着幾個漂亮學生出風頭。掛名譽。這些學生要是一走。咱們學校風水就沒了。風水

一沒。誰還理咱們學校。大家一聽。却也有理。高始覺道。「難道就看着這個利益不要嗎。」羅國賢道。「要當然是要。」高始覺道。「學生一不去。他一定老羞成怒。那咱們就得不着利益了。」羅國賢道。「咱們可以想個妙計。既得利益。又不失人。」賈克禮道。「你有什麼辦法。可以說一說。」羅國賢道。「就對他說。學生求學心勝。現在剛入學不久。不願意犧牲功課。畢業後。一定派遣到貴公司去服務。並且現在她們經驗沒有。學識不足。雖然說是職業學校。可是她們還沒學得堅固。誠恐派到貴公司服務。作事不週。反而有傷友誼。把這話一說。多麼冠冕堂皇。再者說。也有學生願意去的。但都醜得要命。給貴公司一介紹。也不好看。」賈克禮道。「這種話你對誰說也知到是假話。」羅國賢道。「我們一方面還可以派學生到他那裏跟他去聯絡。他自然就深信無疑了。」高始覺道。「這樣也可以。派學生到他那裡去聯絡。學生還

是咱們的學生也到不錯。」汪笑我道。「你你們要演演美人人計呀。」羅國賢道。「看那胖傢伙。還真好色。一個學生去。他就得迷瞪。」汪笑我道。「別別是丟丟了夫夫人又又折兵啊啊。」羅國賢道。「得啦。你就歇着吧。」賈克禮道。「看這樣要弄好了。政府一有津貼。工廠一合作。還不剩他萬兒八千的。」高始覺道。「敢則。怎麼也弄他一萬。」賈克禮道。「那咱們就先蓋樓。擴充爲大學。我們就全抖起來了。」汪笑我道。「別別夢想吧。」賈克禮道。「這怎麼叫夢想。這不是睜着眼睛看着的事嗎。」高始覺道。「人是不能跟命爭的。運氣來了。躲都躲不開。比方半年前。咱們寫會錢的時候。我不是才三十塊錢嗎。現在居然有這麼大的學校。不是運氣成嗎。當時誰想得到。固然。賈爺賣力氣不少。可是沒有運氣也禁不住哇。將來的學校。也許比咱們所想的還要好呢。」大家談着。非常高興。當天晚上。高始覺和賈克禮在屋子

裡。研究將來的大樓怎麼蓋法。計劃是蓋六層。校長室在最高那一層。他門以為越高越有價值。訓育主任宜在第五層。教員在第四層。層層壓制。她們的樓。是按着學校組織系統蓋的。校工在地窖裏。假如學校階級多的話。這個樓還真不好蓋。不管好蓋不好蓋。反正他們這麼計劃。能蓋得起來不能。將來再說啦。第二天。有電話找高校長。一間是大大西洋飯店來的。高始覺沒接就知道是胖子張天超。連忙接過來談。胖子那邊說。一您是高校長。好極啦。今天早晨我給南京打了一個電報去。對於貴校贊稱很好。一俟接到南京回電。我就起身回去。大約也就在這兩三天吧。一高始覺道。一那多求您栽培。一胖子道。一貴校都展覽什麼出品。今天下午最好派兩三個學生拿來我看看。一高始覺道。一好好。不過做校這邊成績。還沒有什麼出色東西。一來是剛成立不久。二來學生們還作不好。一胖子道。一我看這樣好啦。校貴那邊最好

趕出十幾種來。叫外面做也沒關係。咱們說實在話。不客氣。展覽的作
品要是不驚人。我也沒法兒對中央說話。不是。我回去推舉貴校。人
家一看出品不怎麼樣。那就不太好了。」高始覺道。「是是。謝謝您的
美意。我們趕快就辦。」隨後又說了幾句客套話。把耳機掛上。把這話
對大家一說。大家倒全贊成。趕快就辦。可是也有些來不及。賈克禮道。
「乾脆咱們到市場買一點來。關於服裝這類的。西服。男女新裝。都買兩
件。這就成了。」高始覺道。「就這一買。得好幾百塊錢。」賈克禮道。「
那就不能心疼這錢了。有這幾百塊錢。不是至少能夠回一萬多來嗎。
犧牲這一點兒算什麼。並且也不算犧牲。東西仍就是咱們的呀。」高
始覺一狠心。「幹。」不下本不能賺利。不下餌不能釣魚。當時就拿出
三百塊錢來。定規自己和裁縫教員上市場去買貨。叫賈克禮帶着四
個學生拜訪張天超。羅國賢說。「何不多買一點兒呢。」高始覺道。「

學校裡沒有錢了。」原來高始覺自發財之後。就把錢陸續放了賬。在高記小冊貼着。「小本借貸處。」差不多都把錢放了出去。每天叫會計陶芝窠出去討利錢。會計兼跑外的。好在陶芝窠會騎自行車。一天跑他十幾處。還不耽誤事。只有一樣。跑上十幾處。未必能要回兩處的利錢來。所以更得天天往外跑了。也有時陶芝窠要了回來。自己抽烟捲兒了。告訴高始覺沒取來。於是陶芝窠也負了許多虧空。這且不提。且提當天晚上。高始覺買回東西來。賈克禮也帶着學生回來。大家互相報告消息。高始覺把貨給大家看。大家齊聲說好。說。「這成績要是拿出去展覽。非得一等獎不可。」賈克禮又把和胖子接洽的情形報告一番。說胖子住的房間如何闊氣。當時去了一個某公司的職員。是胖子叫去的。也是定貨物。當時開了一張六千塊錢的支條。闊。真闊。」

羅國賢道。「先別說人家闊。倒先把你們去接洽的結果說一說。」賈

克禮道。「我們一去。他招待得很殷勤。炮台的烟捲兒。足拙一氣。他看了看學生。這四個學生都不壞。到那裏不發處。挺活潑的。胖子問了問她們的年齡。很喜歡她們。他說你們將來畢業。我一定給你們找最好的位置。我乘機說她們很用功。暫時不願作事。等畢業後才到社會服務哪。那時一定求張先生給幫忙。胖子說。這樣最好。曉得用功好。畢業後願意留洋。我可以給你們運動官費。說着。由箱子裏拿出四枝自來水鋼筆來。每人給了她們一枝。她們倒合了適了。」高始覺道。「他什麼時候走呢。」賈克禮道。「他還沒有定准。他叫女生可以時常到他那裏去談。自是南京電報回來。他立刻就動身。」夏世仁道。「我們最好要小心一點。現在這年頭兒什麼事都有啊。別再遇上一個大騙子。」賈克禮道。「能不能。看他那勢派。很可以的。六千塊錢的支票。當時就開。沒有錯兒。別瞎疑惑。運氣來了。再犯嗽咕。活該是那個命。咱們

就別嘍咕啦。羅國賢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總是小心一點才好。」高始覺道：「二實話倒是實話。可是看他那個樣子不像騙子。我們倒別錯了機會。我前些日子批個八字兒。說我這幾年正走旺字兒。有些人扶助。照事實一推。挺對。所以剛才賈爺說的話不錯。運氣來了。別嘍咕。再者說咱們處處小心。什麼都不怕。」羅國賢道：「那麼你這三百多塊錢的東西是交給他。不交給他呢？」高始覺道：「交給他。自然要交給他。可是咱們派個人跟着。說我們自己的東西自己照料。省得勞累人家。這不是挺好的話嗎。反正不見孫子不撒鷹。」大家說：「這也有理。可是派人照料。應當派誰呢？」賈克禮舉薦他的大烟兄。說：「庶務賈先生可以去。他這人很機警。在軍隊裏闖南闖北。久走江湖。叫他跟去。決不會有錯兒。」高始覺也很滿意。當下發表命令。派賈仁義隨出品到南京。照料一切。又把賈仁義叫來。囑咐他應當

隨機應變。不可誤事。賈仁義連連稱諾。第三天。又派女生去打聽消息。並作拜會。以資聯絡。到了晚上。女生回來。說：「明天張先生要看看展覽品。叫明天就派人送去。還得裝箱。後天就走了。還說學校最好派一個人跟着照料。他可以拿路費。明天送去就住飯店裏。後天就同他一塊兒走了。」高始覺道：「這一說。沒有錯兒了。」賈克禮道：「怎麼樣還是人家要求派個人去。並且還管拿旅費。可見不是假的了。要是假的。他還能花錢找人看着他嗎？」大家深信不疑。也很喜歡。羅國賢道：「他爲什麼這樣對咱們熱心哪？」賈克禮道：「反正於他也得有利益。人活在社會上。就是互相利用。他一來好報告他的成績。二求他跟咱們能合作。他也可以發財呀。」次日早晨。張胖子來電話。說：「東西先送去裝箱。明天下午動身。學校最好派個人來。就住在這裏。明天一同走。高校長最好晚九點鐘到這裏來談談。」高始覺連忙答應。立刻

派賈仁義將東西送了去。賈仁義到了那裏。見了張胖子。他一充江湖。對張胖子一吹他都到過那兒。胖子說。「噯。那真是好極啦。我就希望有這麼一位好朋友。經驗廣而且靠得住。高校長實力得人。佩服佩服。現在找您這樣人材。真不容易。」賈仁義恃寵而驕。非常得意。張胖子道。「咱們得交一交。我就喜您這樣人。老成持重。可靠。要不然高校長決不把這重事託付您的。平常久走江湖的。差不多都狡猾得厲害。惟獨你老哥。我是頭一次見。真是紅臉漢。熱心腸。給朋友辦事。准保得住。」賈仁義非常得意。胖子將東西都打入箱子裏面。看了看金表。道。「老兄。我還有點事。出去一趟。一會兒就回來。老兄先在這裏坐一坐。要不是老兄可靠。我跟你說句老實話。我實在不放心。現在有你老哥。那好啦。我滿放心。門也不用鎖。可是你老兄要是出去。請把門鎖上好了。咱們箱子裏盡是值錢的東西。」賈仁義連連稱是。張胖子穿衣服。叫

夥計叫了一輛汽車。出去了。賈仁義有主意反正我不離開屋子。同時他見張胖子這樣放心。很瞧得起自己。於是自己也十分嚴肅起來。桌上放着洋錢票子等。連動都不動。一會兒。茶房領進四個女生來。賈仁義一看。就是阮秀英。顏學喜等四個人。賈仁義見她們來了。很是喜歡。她們說。「張先生呢。」賈仁義說。「張先生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阮秀英道。「他倒真放心。把賈先生一個人放在這裏。」賈仁義道。「他總算瞧得起咱們。」一會兒。胖張回來了。見了她們笑道。「主人未。在。客人滿堂。失迎失迎。」阮秀英笑道。「張先生那兒去了。」胖子道。「唉。忙得一塌糊塗。明天就走了。今天還有好多事沒辦。真糟。」阮秀英道。「張先生有什麼事。我們可以給辦的。也不妨幫幫忙。」胖子道。「那好極了。不過你們年輕。辦事不靠穩。還是賈先生穩健。賈先生。勞您一趟。駕了。您給我分担一件事。」賈仁義道。「可以可以。您盡管分

附。」胖子道。「琉璃廠文華齋古玩舖。我那裏定購了幾件古玩。打算回南京送禮的。我已經給他錢了。您就拿這張收條去取就得。我再給他打一個電話。這古玩都是很值錢的。您千萬小心了。順便您先是一個刻字舖。刻一個木戳。無論什麼體全成。刻我的名字。當時就得才好。您在那裏稍微等一等。然後再取古玩回來。我還得到王科長家裏。你們四個人在這裏給我看一看屋子。勞駕。哈哈。」說着。掏了一張伍元的鈔票給了賈仁義。叫賈仁義坐車。賈仁義見他叫自己取古玩。價值非常的貴。對於自己這樣放心。實在叫人欽佩。一說大人物。怎麼不成大人物呢。這兩手兒平常人就辦不到。他一邊想着一邊走出來。雇了一輛洋車。要來回的。反正是人家的錢。爲什麼不大方呢。坐洋車到琉璃廠。先找了一個刻字舖。當時刻戳子。馬上要貨。反正有錢罷咧。好在也就是幾毛錢。他在那裏等了半個鐘頭的樣子。戳子刻得。付了鈔票。

刻字舖還是找不開。又跑很遠的烟舖換來。然後又坐車找文華齋古玩舖。走遍了廠甸。也沒有這個文華齋。來回走了一個多鐘頭。是古玩舖都問到了。都說不知道這個文華齋在什麼地方。按說他就可以回去好了。但他爲表示他辦事能幹起見。不肯示弱於人。非要找到不可。他又跑到火神廟裏。一一去問。仍是沒有這個古玩舖。他說：「這一定是地名記錯了。大人物作事。那能那麼細心呢。可是古玩舖夥計說。『差不多北平的古玩舖。都有個認識。無論在那兒。差不離的都曉得。』」賈仁義道：「還有那兒古玩舖多。」夥計道：「哈得門外頭。鼓樓東邊。都有。」賈仁義於是又坐車到鼓樓來。他想：「受人之託。就得忠於人事。要是沒取回去。咱們也不露臉。」他又想：「張先生等着還許着急呢。但不怨我呀。誰叫他不把地名說明了呢。回去我還得對他說。」您猜怎麼着。這個文華齋。給我發到鼓樓去了。『想着想着。來到鼓樓。挨

着排兒一打聽。仍是沒有這麼一個文華齋。有個夥計說：「也許是鋪子名兒弄錯了。乾脆您回去先打聽打聽去吧。」賈仁義怔了半天。實在無法。只得回去再說。拉車的說：「您另換車吧。我實在拉不動了。」賈仁義遂又給了車錢。另雇車一車。坐回大西洋飯店。茶房便問找誰。賈仁義道：「張天超張先生。」茶房道：「張先生走啦。」賈仁義道：「我到他房裏。」茶房道：「房間已經撤啦。東西全搬走啦。」賈仁義一聽東西全搬走啦。不由心裏跳起來。便問道：「上那兒去了呢。」茶房道：「雇車到東車站。現在恐怕過了豐合啦。」賈仁義道：「那四位文生呢。」茶房道：「一塊兒走的。」賈仁義一聽。連腿都起不來了。他想：「這可真丟人。」趕緊又回到學校。要知學校聽了這個報告如何震驚。且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十六回 四面楚歌

賈仁義回到大西洋飯店。見張天超與女生等全都「不辭而走」。知道是件禍事。本想乘此也逃跑了。一來省得丟人。二來免得學校叫自己賠償。可是想了又想。自己又無處可去。學校若一登報找人。更不好看。再者說。東西又不是自己騙去的。假如逃跑了。這個黑鍋叫自己背起來。未免太冤。想來想去。還是回到學校報告的爲是。反正我也有理由。四個女生在那裏。難道我還不放心嗎。誰叫四個女生都跟人家一齊走了呢。越想越有理。急忙跑回學校。還假裝氣喘喘的樣子。學校裏大家正在吃晚飯。忽然見賈仁義匆匆回來。神色不對。便知道有毛病。賈仁義道。「不好了。不好了。」汪笑我道。「何事驚慌。」羅國賢道。「別犯戲迷啦。聽聽怎麼一回事。大概是東西沒啦。」賈仁義道。「可不

是。」他還沒有說完。只見高始覺這時暈倒過去。大家全都慌了。手忙脚亂。夏世仁道：「別慌別慌。不要緊。拿涼水一噴就得。遂拿了涼水來。把高始噴覺醒過來。大家問怎麼了。高始覺直嘆氣。大家心裏也明白。像他這樣人物。去了三百多塊錢。那有不心疼的。後把一腔血吐出來。就算好漢。高始覺道：「完啦完啦。」賈克禮道：「始翁始翁。別着急。咱們先聽聽賈仁義把丟的情形報告一下。咱們或者得個線索。按圖索驥。也許找得回來。先聽聽。」大家也說：「對啦。先叫賈先生說說。」賈仁義立刻說道：「我去到那裏。見了胖子。胖子見我拿了這些東西。誇獎我半天。說高校長真信任你好。又說什麼老成穩健。足一捧我。我心說。你別來這套。這套哄小孩子成啦。哄我可不成。咱們老江湖。能吃這一個話。雖這樣說。咱門也得表面敷衍他。您說是不是。所以我就跟他談了會子。我想套套他。究竟是怎麼個來歷。那老江湖也猜得很。棋逢對

手。將遇良材。簡直猾得樣。也就是我。要是別人。早叫他虎背過去。我見他把東西都裝到箱子裏去。我出旁邊看着。裝完了他就說他怎麼忙。怎麼事情太多。他叫我給他跑幾趟。我心裏就明鏡兒似的心說。幹麼呀。調虎離山。你好把東西騙走。那可不成。心裏這樣想。嘴裏却說。小弟材疏學淺。您的事務多是很重要的。我可不敢辦。能者多勞。乾脆您一個人辦去吧。我給您看家。這話說得又漂亮又自己。叫他莫可奈何。他也暗暗佩服咱們。看那神色都看得出來。他沒辦法。他倒出去一趟。叫我給看家。說怎麼信任我的話。說了一大套。他就走了。按說那人實在可以。難極鬧啦。他居然把鈔票什麼的放在桌上。這一點。就比別人強。可是咱早明白他這一套。這是先給我一手兒看。我不聽那套。他回來。又叫我出去。我還是不聽他的。他用盡了方法也是不成。後來四個女生來了。我想咱們人多了。更放心了。五個人看東西。還能有錯兒嗎。誰

想到咱們女生都那麼不可靠呢。也許不怨女生。至於她們跟他走。我就不大清楚了。」羅國賢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賈仁義道。「他那時給我一枝烟抽。又倒過一杯茶來。咱們那時那能防備得那麼嚴。又加女生都在旁邊。我就沒有注意。也不知道夏是茶撒上蒙汗藥。也不是烟裏有迷魂藥。我當時就失了知覺了。英雄就怕這一手兒。沒給。我醒了以後。他們就沒影兒了。是不是胖子用蒙汗藥把她們帶走。可就不得而知了。我一問茶房。茶房說。他們說您喝醉了。你說這怎麼一回事。」汪笑我道。「拍花花子葯不能能有。就是時蒙汗葯也。也是小小說上說說的。現現在沒沒有。」賈克禮道。「這我敢跟你抬槓。蒙汗葯的確是有。又叫雞鳴五鼓反魂香。你不信問夏爺。夏爺對於藥是很講究的。」夏世仁道。「是有的。配着很難。」羅國賢道。「變戲法兒。上有美人脫衣。美人思春。美人春睡什麼的那葯就很難配。有是有的。」

「高始覺一聽還丟了四個女生。還是能替學校掙風頭的。真是賠了夫人又拆兵。又覺更傷心起來。大家全都安慰着說。賈克禮更着急。賈仁義總是他薦來的。賠不賠聽着也熬心哪。夏世仁和羅國賢看賈克禮那麼着急。也有點幸災樂禍的心理。平時賈克禮的氣傲太高了。對於同仁。也有點自命不凡。處處比人高一頭。別人因為他正在興頭上。只好全都敷衍他。現在他的大舅子鬧出錯兒來。大家心裡稍微平穩些。賈克禮再三的聲辯說。『攔誰也沒有辦法。難道你連點水兒都不喝嗎。』無論怎麼安慰。反正除不了高始覺的煩惱。晚飯也沒有吃。大家都不高興。賈克禮說。『這四個學生。應如何處分。咱們商議商議。』高始覺道。『一律開除。』大家道。『開除好。要不然將來出了笑話。』說是這兒的學生。不大好看。』賈克禮道。『對於那胖子怎麼處分。』汪笑我道。『通通緝。』羅國賢道。『別巴義啦。學校還有通緝人的哪。』

這就只好報案。懸賞捉人。兩樣一塊兒作。」賈克禮道。「懸賞就得登報。一登報說叫人拐走幾個女生。多麼不好看。」高始覺道。「再者說。懸賞。給人家什麼呢。三百塊錢東西。未必能追回一半兒來。滿打追回一半。也就值一百五十元。那麼懸賞。應當賞人家多少。」羅國賢道。「給人家五十吧。那不是還剩一百哪嗎。」高始覺沒言語。夏世仁道。「要是登報。就別提女生的事。」賈克禮道。「當然不能提。這事交朱爺辦啦。」朱抗道。「可以。廣告費得五塊錢。登在第一版。題目出號字。」高始覺道。「算啦。不用登報啦。沒用。發個新聞。把張天超怎麼冒充政府職員。前來撞騙。叫大家都知到就成了。同時呈件公事。呈請通緝。找的回來就找回來。找不回來拉倒。我不要了。三百塊錢捨給他娘的了。」賈克禮道。「這樣也好。就請校長擬個呈文吧。新文叫朱爺給擬好了。說得厲害一點。就說請天白日。居然有巨賊用蒙汗藥薰人。騙取達

三百元之鉅。誠乃社會之蠹賊。極望政府嚴加追索云云。就這樣說。一羅國賢道。一開除女生這個佈告怎麼措詞呢。當然不能說因為跟人家跑了。太不像話。一賈克禮道。一就說該生等行爲不檢。時常在外招搖。學校屢戒不訓。特即開除。此佈。一夏世仁道。一這樣也不好。萬一女生是被胖子用拍花藥拍走的。你不營救。反而開除。並說人家行爲不檢。叫人家長知道也不大好。一大家說道。一這個也對。一高始覺道。一這麼着。咱們一方通知學生家長。問他們如何老不到校。一方面就宣傳說她們自由出門。就沒有回來。大家贊成不贊成。一大家異口同音道。一贊成。一後面那一成一字是汪笑我一個人的聲音。這樣規定以後。又來討論善後。高始覺把陶芝窈叫來。叫他趕把放出的賬。全要回來。這個月的利錢不要了。以前利錢照數補還。陶芝窈答應出去了。高始覺說。一把賬要回來。還有幾百塊錢。足夠維持到暑假的。一賈

克禮道。「也沒有什麼用項了。就是學生的火食是大宗。其餘沒有什麼。到暑假咱們再好好幹一下。馬上就能賺回來。」賈克禮這時。只有安慰高始覺爲第一要務。高始覺嘆了一口氣道。「唉。吃一回虧。多一番經驗。以後總得留神了。」賈克禮道。「按說咱們弄這許多錢。一點沒費力氣。現在胖子騙咱們的三百塊錢的東西。費多大勁。破多少錢。比算起來。咱們還不算吃虧。不過咱們上了這個當。有點窩心就是了。」高始覺道。「這叫作狼叨餵狗了。」全都大家談着這件事。反而倒有了談資了。」第二天。夏世仁背地裏跟駝背羅說。「一說現在看人。那兒看去。所以現在薦人都得留神。不能一味胡薦。把親戚全拉來。爲是增加他的勢力。結果親戚不作臉。自己也背了黑鍋。賈爺近來太驕縱了。這一下算受個打擊。昨天說話都另個神氣了。」羅國賢道。「現在作事。固然都得講人情。可是也得看他的能力怎麼樣。沒有什麼大

的能力。偏要叫他管庶務。這不是找着出樓子嗎。一個軍隊出身。幹不了什麼漂亮事。就拿您薦來那位令親陶芝寤。雖然年青。究竟是學生出身。辦事穩當。一夏世仁道。「他要是不能。還不能給他薦來。你說是不是。」一會兒。教員來齊。搖鈴上課。學生們也全曉得這件事。都說學校不對。不應當派同學去應酬人家。現在同學被人騙走。學校應負其責。學生的家長們。也接到學校的通知。知道孩子離校失蹤。全很着急。跑到學校來問。到了學校。一聽同學的說失蹤的經過。才曉得學校拿女生送人情。叫孩子們去應酬人。結果孩子什麼不懂。被人家騙去。心中非常惱恨。也跟學校吵起來。非叫學校交人不可。交出來如果不是處女。學校也應當負責。高始覺和賈克禮。大抓其騷。連夾告帶分辯。恨不能給人家磕頭。誰那裏肯罷。誰的孩子沒了。誰不着急呀。拍桌子瞪眼。大罵不休。說。「你們這是辦教育。開學校。一羣混帳東西。一罵得誰

也不答言。有位家長把巡警找來。當時就要緝高始覺打官司。學校亂成一團。學生也不上課了。巡官倒直給排解說。「就是打官司吧。也不能這樣就走。您最好寫呈子到法院。法院自有法辦理。您要是上區署的話。我們自然得辦理了。可是您兩方面就都不好看了。走在街上。叫人看着多麼不雅。您都是有知識的有臉面的人。這麼一來。反而不美。最好你們全在法院去說。又公平又好看。要是由我們一齊解到區署。無論原告被告。都得受罪。」家長一聽。也有道理。說道。「他如果跑了呢。」高始覺道。「我要跑我不是人。」巡官道。「有個大學校在這裏。學生這麼多。總有負責任人。怎麼能跑呢。」家長一聽。這才商量合起來告校長。他們一塊兒走去。高始覺嘆聲嘆氣。坐在椅子上傷心。巡官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賈克禮把學校被騙的事一說。巡官道。「那不要緊。這官司您輸不了。學校不能管外邊的事。學生要全在外邊。學校

那能全跟着一個人呢。不要緊。這官司就不成立。好好整理。自是學校裏面弄好了。什麼也不怕。」巡官這話。一半是安慰他。一半也是怕他當真一害怕。就許跑了。那又給地面兒添了麻煩。巡官走了之後。大家稍爲安慰一些。這時廚子走了進來。遲吞吞的說。「校長。晚上的火食。還沒有菜錢。」高始覺生氣道。「你不會跟陶先生要。」廚子道。「陶先生不在家。」高始覺道。「他一會兒就回來。」廚子道。「您看去吧。怕是回不來了。」高始覺驚訝道。「怎麼。」廚子道。「陶先生一清早走啦。連行李都搬走了。」大家一聽。如一個霹靂。夏世仁也瞪目結舌。半天才說道。「那那他也許折洗去了。櫃子裏不是也沒錢了嗎。」高始覺道。「外頭有許多的賬呢。」說着。大家來到會計處。一看。連學校圖章等等。全都拿走了。高始覺當時就背過氣去了。大家一看。全都慌了。忙用涼水把他噴醒過來。高始覺眼淚汪汪。唉聲嘆氣。夏世仁這時

也不言語了。賈克禮這時倒不像以前那樣着急了。因為禍不單行。還有比自己着急的呢。賈克禮道：「真糟。庶務賈仁義。畢竟是他上了人家的當。這陶芝齋是看守自盜。携款潛逃。對的住誰呀。」夏世仁也說不出什麼話。高始覺顏色都發綠了。羅國賢道：「高爺這顏色可不好。先找個大夫。或是弄到醫院去才好。別的先放下別談。赶快救人要緊。」大家看高始覺可不是顏色了。嚇得先找和尚。和尚來了也沒辦法。說抬到醫院再說。大家說：「沒錢怎麼辦。學校的錢都叫會計拐跑啦。」學生們這時也知道這件事了。大家便全來要退伙食費。說晚飯沒着落可不成。吵吵鬧鬧。嚷個不休。賈克禮和大家商量。怎麼辦呢。狂笑着我主張先安穩學生要緊。把話對她們說明白了。她們不是不體量學校的。再不然的時候。教員們大家湊點錢。把這難關渡過。他說話在這時候更結巴了。說時遲。那時也不快。大家來到院中。對學生一說。並且

說高校長已經背過氣去。現在性命都很危險。請大家先忍耐一會兒。學生一聽。也沒有辦法。又見高校長這種樣子。大家也就不再吵鬧。女人心裏。總比男人心軟的多。何況即是鬧也鬧不出什麼來呢。和尚請夏世仁先給高始覺號號脈。看着要緊不要緊。夏世仁本來就呆了。那裏還號得出脈來。過去號了號說。「脈微得很。最好到醫院打強血針。中藥來得慢。」可是誰也不動彈。和尚怕高始覺死在廟裏。於是他說。「現在呢。咱們誰也別客氣。人不是很危險嗎。咱們先救人要緊。錢花多少。咱們大家攤。將來高校長好了。再還咱們。你們諸位看怎麼樣。」大家一聽。有的心裏說。「學校有錢他一個人放賬。教員薪水他不給。這時讓教員湊錢。不幹。」想着也不好說不贊成。全溜了出去。屋裏只剩下和尚與賈克禮夏世仁。賈克禮因為有賈仁義這層。也不能不管。夏世仁因為有陶芝窠這層。也不能袖手旁觀。只得認頭。同和尚湊錢。

把高始覺抬到一個醫院。先打了一針強心針。醫生說：「這是神經衰弱症。須要靜養。住在學校裏不適宜。最好住醫院。」三個人一聽。又怔住了。和尚說：「住醫院就住醫院。反正他好了再還咱們。」賈克禮道：「現在學校一個錢也沒有了。他那裏拿錢還。」和尚道：「不是有這一個學校哪嗎。那就不要緊。這回學校就得歸咱們辦了。他若不能當校長。所沒辦法。咱們還會出倒呢。」賈克禮一聽。心中一動。算計一回。道：「既是這麼說。我看這麼辦法。這回一切費用。全由郝師傅一個人墊出。學校呢。乾脆就推舉郝師傅爲校長。一切全聽郝師傅的啦。」郝和尚笑道：「我本想這樣辦。怕你們二位多心。所以我沒敢說。」夏世仁笑道：「那有什麼的。黃袍加身得啦。郝師傅就接正統吧。這麼樣還好辦的多。不然人多意見雜。弄得意見分歧。不如郝師傅獨掌其權好。」郝和尚立刻高興得很。便叫高始覺住了醫院。一切費用。由他負責。然

後出來。和尚又請他們二人在飯館子吃得飯。叫他們兩個人回到學校。扶保自己作校長。就說高校長推位讓國啦。當天商議好了。先由郝和尚拿出學生的火食費來。他們回到學校一宣佈。說現在學校由郝師傅接辦。郝大法師經驗頗深。一定要把學校辦得好些。學生們一聽。學校請一個和尚當校長。不免要反對。後來見火食都由和尚拿出來。便不再表示意見。和尚又發表教員們一律增薪。教員自然都表示擁護。教員全都擁護。學生也就無反對意識了。於是學校暫告偏安。和尚自東自掌。校長兼會計庶務。和尚所以這樣高興幹。自然也有他的心理。他對於這些女生。真不知垂涎有多少日子了。這先不提。且提那夏世仁到家裏。跟夏太太嚷道。這都是你的娘家兄弟。把人家傾得差點兒死過去。給我丟這個人。」夏太太道。一你跟我嚷什麼。到底怎麼一回事。你說說我聽一聽。」夏世仁生着氣。把陶芝窕如何拐款潛逃。高

始覺如何死了過去。如何上醫院。如何和尚當了校長。說了一遍。最後說。「要不是郝師傅答應花這筆錢。還不是姓夏的賠出來嗎。」夏太太一聽。不但不軟化。反而更不答應。夏世仁起來。說陶芝窠完全是他們給教壞的。叫他引誘女學生。錢沒了活該。我還得跟姓高的要人哪。夏世仁一聽。越發生氣。說。「你憑什麼跟人家要人。你兄弟偷着跑的。還拐人家好幾百塊錢。人家還沒跟你打官司。你還找人家去哪。別不要臉啦。別不害臊哪。連我聽着都怪難看的。」夏太太更不依不饒。兩口子吵起架來。夏世仁見她這樣不講理。氣得直哆嗦。揪住就打。夏太太也不弱。把傢伙全砸了。這時高太太聽見陶芝窠把錢拐跑。丈夫死了過去。住在醫院。學校叫郝和尚給佔過去。那有不急的。也參加戰團。跟夏太太打起來。一邊打一邊罵着說。「好你這個厲害娘們。不懂人理。你兄弟騙人錢。你還不答應人家。今天非得打爛了你這騷娘們不

可。」夏世仁一看。太太又被高太太打了。不由轉過來打高太太。說：「你憑什麼打人。憑什麼罵人。」高太太一看夏世仁又向着夏太太說話了。不由生氣道：「她兄弟拐我們的款。就許我打。」夏世仁道：「拐款有什麼證據。」高太太道：「不是你說的嗎。」夏世仁道：「我沒跟你說。不足爲憑。告訴你哪。我們還要人哪。」高太太躁腳哭起來。大罵：「你們這一羣沒良心的。」夏世仁兩口子也直罵她。這時街房四鄰聽見這裏吵架。連忙跑過來勸。糊裏糊塗。也不知是誰跟誰。大家把三個人扯到三下裏。夏世仁一說郝和尚如何接辦學校。高太太跟自己要錢。大家說：「這應當跟郝和尚要錢去。她接辦學校。當然得跟他要錢。與夏爺無關。不要緊。我們街坊四鄰作證人。明天找郝和尚要錢去。不給不答應他。」大家這一說。高太太也就平和。專預備明天跟郝和尚要錢。再到醫院看高始覺。夏世仁看傢俱摔了不少。只得跟夏太太

兩個人慢慢拾起來。扔了出去。能夠鋸上的。全都留下。到了夜裏。親親熱熱。彷彿經過一場患難。夏太太還直委曲。夏世仁再三安慰。這才和美如初。或者比以前還更有味兒。第二天。仍就到學校上課。同人見了面。夏世仁便把高始覺的太太要來學校找和尚的話一說。大家道：「咱們不如就叫和尚再拿出點兒錢。把學校倒過來。咱們作中人。立了字據。高始覺出來。咱們再一說。叫和尚再請一回客。這就得啦。他還能怎麼樣呢。瞧病都是人家的錢。不成也得成了。再者說真起來。高始覺對咱們就不算厚。幹了幾個月。還掙不出薪水來。他拿錢放賬。和尚不管怎麼樣。究竟對咱們不壞。一接過來。就給咱們增薪。總算有這分心。」大家越說意見越一致。遂想先跟郝和尚說了。把這事辦圓全了。遂叫校役請郝校長。校役去了半天。回來說：「郝校長還沒起呢。昨天應酬佛事。給人家放籤口去了。今天早晨才回來的。剛睡不大會兒。」大

家一聽。離起來還早得很。只好等着起來再說吧。到了下午。高太太帶領街坊四鄰。來找郝和尚大興問罪之師。和尚剛起來。還沒抽烟呢。抽足了烟。然後出來。跟人家相見。高太太見面。先要來個下馬威。要虎和尚一頓。誰知和尚心裏早有算計。他說。「這是學校。又是佛門靜地。不准罵人打架。佛爺有眼看得見。咱們慢慢說。有什麼事大家商量。文的文擋。武的武擋。我和尚概不二怔。打官司就打官司。我不管別的。我先接收我的房。把牌子一扔。任事兒沒有。」大家一聽。果然和尚有理。遂道。「對啦。慢慢商量。別着急。」於是便問高太太什麼主意。高太太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主意來。本來丟錢又不是和尚騙的。學校是和尚的房。和尚一收房。乾沒辦法。最後說出叫和尚拿出二百塊錢來把學校倒給他。和尚說。「學校有什麼呀。房子是我的。傢俱不值三十塊錢。我倒的是什麼呢。」高太太這邊有人說。「學生不少呀。」和尚道。「學

生都是活的。攔得住她們走嗎。我要是自己立個學校。一樣招學生。」大家一聽。簡直高太太沒有希望了。和尚並且還要醫藥費呢。後來賈克禮和夏世仁生怕牽出他們兩個來。便跟着好說歹說的。算是由和尚拿出一百塊錢來。以外再担任高始覺的醫藥費。把學校就倒給和尚了。來人自然還得使錢。出那一百塊錢裏扣和尚這邊來人。有賈克禮等七八個人。高太太那邊來人。有街坊七八個人。人家一分。一個人才得幾角錢。遂立個字據。和尚並請了一頓晚飯。這個學校。便成了和尚的產業了。後來有人提到校長名義問題。說現在對外仍是用着高始覺的名義。應如何更改名義。呈報官方。須要研究一下。賈克禮道。「這好辦。上個公文就成啦。倒校長有的是。」羅國賢道。「可是資格有關係啦。」賈克禮道。「高始覺又是什麼資格。方丈作校長。更好。現在也有的。」這一來。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羅國賢提到課程問題。說郝

校長上課很困難。都得在下午才成。要不然起不來。賈克禮說：「沒關係。國文的課我代理。讀經班。叫郝校長教讀金剛經。菩薩經。這經不比那經強。」郝和尚笑道：「對呀。教她們波羅密經。我熟極啦。放開口烟鬼嘆。我自己編的詞兒。教給她們。能夠有補於世道人心。」大家鼓掌贊成。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起了風潮

和尚自接辦學校以後。雄心倒是不小。可是他處處是外行。乍一接。還摸不着頭緒。一切全聽同事的出主意。後來慢慢熟了。便漸漸作起威福。他首先取消運動。說文學生不應當學運動。應當學打坐。靜養。才是好女子。其實他是忌諱。打球字。不願意學生說：「打球打球」的。每天晚上。一個一個的學生。叫到自己屋裏行個的訓話。誰的年歲生日時

辰。都打聽到了。和尚會批八字。誰的八字好。將來要是嫁給一個闊丈夫。就平時對她好。巴結她。同事的年的八字。也都各要一分。明是送批命理。暗中却看各人的八字。如果於自己不利。或是有所妨礙的時候。他必要想方法防備。比方自己是木命。賈克禮是金命。金剋木。於己不利。遂叫賈克禮搬到南屋住。南房屬火。火剋金。則賈克禮無能為矣。他叫房子給限制住啦。自己再住北房。北為水。水又剋火。那賈克禮更無法施展了。至於命硬剋不動的。那非得設法請走不可。羅國賢和關仲聞都是這樣辭去的。羅國賢和關仲聞辭職。別人還不知道爲了什麼。他們起先見和尚爲增高薪水。還真要一心一意的給和尚作事。誰料和尚單獨把羅國賢和關仲聞。分別請吃了一頓飯。跟他們說。「這次想要刷新一下。教員們人材太不齊。可用的只有你們二位。所以咱們假作一回。你們二位辭職不幹。我挽留也不成。你們二位離校之後。我

請個督學的來。說他們成績太壞。我乘此便全給他們辭了。然後再起用你們二位。要不然。不好單留你們二位的。您說是不是。這個計策你們二位可秘密一點。千萬別叫他們知道。」這兩個人連連答應。於是兩個人商量好了詞兒。第二天便跟和尚辭職。表示一朝天子一朝臣。忠臣不事二主。我們爲道義起見。不能不辭去本兼各職的。和尚還再三挽留說。「朋友不是一樣嗎。咱們交情不算壞呀。」兩個人又裝着執意不肯的樣子。和尚也裝作萬不得已的樣子。准許兩個人辭職。別人看了很驚奇。問兩個人究竟爲了什麼緣故。忽而辭職。兩個人當然不肯說明是和尙的把戲。便裝作很懇切的樣子說。「和尚那個人不能共事。與其將來犯意見。不如早去。」別人都說他們兩個人眼光遠。有的還說他們兩個人對高氏很忠實。兩個人非常得意。羅國賢對關仲聞說。「這個把戲作得很圓。按說郝師傅對咱們不錯。」關仲聞道。

「他爲什麼單對咱們兩個人這樣好。」羅國賢道。「你怎麼那麼糊塗。你不是仗着耳朶聾的便宜嗎。學校什麼事不問。郝師傅看你老實。自然願意要你。這世界上。誰不用老實人哪。誰也不肯用那搗亂的。」

關仲聞道。「那麼你呢。」羅國賢道。「我是在上個月。不是請他聽一回戲。吃一頓飯嗎。那還是學校叫我聯絡他的。那次稿得感情很不錯。所以他這次獨留我。也是有原因的。」關仲聞道。「他們還驚訝我們這樣幹。有點傻氣。說現在這年頭兒不必講什麼忠臣不事二主。其實咱們的把戲。他們怎麼能夠知道呢。」羅國賢笑道。「按義氣上說。咱們應當把和尚這陰謀告訴大家。咱們總算一體。可是現在爲自己的利益起見。自然不能不跟和尚一把兒了。」關仲聞道。「看着他們在悶葫蘆裏。也實在可慘。」羅國賢道。「那就不能講那些了。這年頭兒你竟可憐人。可是誰可憐你呀。」關仲聞道。「咱們這回。可以說是各

利兼收。」說着。兩個人喜慶不置。和尚這方面。和大眾再三嘆息說。一羅關兩位。不應當對我這樣。大家都是朋友。爲什麼捧姓高的不捧我呢。希望你們幾位見了他們兩位時。替我這一勸。一大家一聽。很贊成和尚而責羅關二人不對。他們有的去勸他們兩個人。兩人越發堅決不回。大家也就不再說了。這時候。都是爲自己。朋友是嗔惱。賈克禮倒曾表示回來同去。既是朋友。就得取一致行動。二人反勸他不要如此的說。一你們的環境和我們的環境不同。學校是你一手創辦起來的。應當繼續幹下去。你這是爲學校。爲學生。爲社會。爲國家。不是爲和尚。怕什麼。你幹你的。將來你長校我們再捧你。這不結啦。一雙方都說得那麼冠冕堂皇。那麼懇切動人。其實各人心裏是各人的心事。把心事掩藏起來。全掛着假面具。把這戲唱得很像那麼一回事。仁義道德。處處全有。面面俱到。可是一肚子都是奸詐欺騙。如此過了幾天。羅國賢

和關仲聞就盼着學校一換局面。兩個人立刻上台。可是等了許多日子。只是沒有消息。兩個人有點沉不住氣了。跑到廟會去批八字。算命的說。一二位的八字都不壞。現在正交己運。萬事亨通。這位有貴人扶助。還要掌一點小權。像什麼長這類的。那位最近要發一筆小財。不多。有那麼百十多塊。兩個人一聽。全很喜歡。以爲和尚止要倚重他們兩個人了。其實那裏知道和尚正因爲他們兩個人八字。一個要掌小權。一個要發筆財。才對於他們兩人不放心。才作出這一套假戲來請他們兩人離校。兩人猶認作真情實話。又過了些天。仍是一點消息沒有。看人家還幹得真起勁。心中不免打鼓。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找和尚。這要叫人家知道。一定要笑話自己的。非等和尚來找自己不可。而和尚又老不來找。這天。羅國賢實在忍不住了。對關仲聞說。『我到學校看看情形。順便找和尚談一談。咱們雖不在那裏作事。但是友誼總是

有的。作個普通拜會。並無政治作用。聲明在先。也就沒有什麼的。一關
仲聞贊成。羅國賢一個人去了。進到學校。都彷彿有點生疏似的。門房
換了人。據說是從前南屋住着的小媳婦的親戚。把羅國賢攔住道。「
您找誰。」羅國賢道。「我誰都找。」說着往裏就走。這時朱抗正巧
出來。羅國賢剛要招呼。朱抗怕失了身份似的。一扭臉兒。裝沒看見。又
回去了。羅國賢心中恨道。「小子。你別忙。羅爺當了教務主任。先捱你。
一門房在後邊跟着不放心。羅國賢這時恨不能都把他們槍斃才可
心。心說。「世態炎涼啊。我沒事立刻就無理我了。」其實他不自己
想。他壓根就沒安着好心來的。幸而汪笑我在院子裏站着。見羅國賢
進來。急忙招呼道。「羅爺。今今天好好閒在在呀。」羅國賢道。「老沒
來啦。到這兒看看你們。」說着進了屋。大家全道。「羅爺今天有工夫。
羅國賢道。「沒事。到這兒來看看你們。」賈克禮道。「喝茶呀。」羅國

賢道。「別張羅。都是自己人。渴了我自己來。」賈克禮道。「現在來總算是客了。」羅國賢心說。「媽的客。這是故意排斥我。當是我不知道哪。別忙。你們當客的時候這就到。」想罷說道。「郝校長還沒起哪吧。」夏世仁道。「起來啦。吃烟呢。見他嗎。」羅國賢道。「不。回頭跟他提一聲兒。說我來看他。沒別的事。」夏世仁道。「多呆一會兒。忙什麼的。」羅國賢心說。「我壓根兒就沒說走。幹麼這麼催我走。是怕我怎麼的。」心裏這樣想着。可是嘴裏不能不說走。遂道。「我是由門口兒走。順便看看。還是那樣。改天再談吧。」賈克禮道。「你瞧你連碗茶也沒喝。」大家就往外送。羅國賢出了門口兒。才想起這趟是白來。心中好生氣憤。於是找到關仲聞把情形一說。又說道。「我看郝和尚別是騙咱們。咱們上了他的當。我想不如把郝和尚的詭計跟賈克禮他們說了。就說郝和尚想把你們辭掉。要起用我們兩個人。咱們兩人不幹。」

說不能欺騙朋友。所以才跟他們說了他們一聽。一定感激咱們的。因而把和尚撞走。咱們再幹起來。就是不幹。也要給他們攪得五零四散。一關仲聞道。「萬一和尚是真意。咱們豈不弄巧成拙。雞飛蛋打了嗎。我看還是等幾天再說。要不然你就親到和尚那裏去一趟。」羅國賢道。「沉兩天再說也好。不過我想咱們得用手段。把他們攪亂起來。可以促進咱們的成功。」一關仲聞鼓掌道。「對。聽你的。」羅國賢得意了。便一個人去想手段去了。敢則說着挺容易。想起來就很難了。用手段。用什麼手段呢。怎麼用呢。對誰入手呢。怎麼想也想不出。越想越起急。正自沒主意。偏巧賈克禮來了。羅國賢不免大喜。賈克禮爲什麼來了呢。原來賈克禮自和尚當校長以來。一切校務完全由他管了。以前老有高始覺壓一頭。一切都不能自由發展自己的勢力。現在換了郝和尚。他是外行。什麼都叫賈克禮去辦。因爲八字兒壓着賈克禮。所以對

於賈克禮很放心。賈克禮越發得意。儼然是個校長。因此不免生了謀篡之心。他想：「這學校可以說是我自己的力量創辦出來的。爲什麼反叫別人作校長。」這個念頭一起，便不可抑止。和尚還在五里霧中。以爲賈克禮的八字兒是不會造反的。每天只是叫幾個女生到他屋裏訓話。別的一概不問。和尚近來批算自己的八字。正要走「沐浴」的運。沐浴的運。就是要浪漫的意思。大小和尚。都要想沐浴一次。他天天給學生批八字。他算誰要走桃花運的。就向誰進攻。算了很多。只算出一個要走桃花運的。是個麻子。比夏世仁的麻子還大。把他的興頭打回去了。現在他還在搜尋中。賈克禮見他沒事往屋裏叫女生。給女生批八字。女生雖然有的不樂意。但也說不出來什麼。何況還有些女生很願意瞎扯胡咧。以消煩惱。賈克禮非常妬嫉。他又不好意思干涉。他想假如自己是校長。大權在手。豈不快活。於是他找到羅國賢。叫

他想主意。他先挑動羅國賢的感情。他道。「和尚真不對。你們哥兩個辭職。按說他無論如何。也得挽留你們二位才對。你猜他說什麼。他說。走啦就走啦罷。人多心不齊。這還有好多話。我都不能跟你說。太沒良心啦。」羅國賢心裏想。「和尚當我面說一套話。背着我說一套話。究竟那套話是真的。那套話是假的呢。現在也沒工夫細琢磨。先敷衍他。回頭仔細再琢磨。」想罷便道。「壓根兒我就沒想跟他交朋友。管他說什麼。」賈克禮道。「我想咱們患難快一年啦。和尚究屬不如咱們近。你這一走。我很悲觀。我想替你報仇。把和尚推倒。用你作教務主任。」羅國賢心說。「反正誰當校長也給我教務主任。我就坐山觀虎鬪。對。這年頭兒。不能存好心眼兒。先挑他們的惡感。鬧起來再說。」於是說道。「哼。我這人就不好給人家拴對兒。兩頭兒說什麼我都瞞着。我老希望大家都和美。」賈克禮道。「這一說。和尚一定說我來着。」羅

國賢道：「不用問了。馬馬虎虎的過去得啦。」賈克禮道：「不。咱們是好朋友。你應當告訴我才對。」羅國賢道：「你猜我因為什麼不幹的。」賈克禮道：「因為什麼。」羅國賢道：我就是怕咱們傷了感情。和尚直給咱們離間。對你說我的壞話。對我說你的壞話。我看勢不祥。雖然我心裏明白。可是日子久了。就容易發生誤會。所以我決定離開那裏。飯碗事小。傷了朋友太不值得啦。賈克禮道：「這一說和尚這傢伙頂不是東西啦。咱們得想方法除去他。」羅國賢道：「好。你努力去。我一定幫忙。」這是又不希望人家都和美了。賈克禮道：「你聽我信吧。我這次倒他。不用一文錢。」羅國賢道：「怎麼。」賈克禮道：「由學生身上鼓動。叫她們請願換校長。這是第一步。慢慢來着。」羅國賢道：「什麼時候用我什麼時候言語。」賈克禮道：「用你在第二步呢。請你們教員上呈保舉我就得啦。」羅國賢道：「就那麼辦。」賈克禮辭別回

去。羅國賢便找到關仲聞。把方才賈克禮的話一說。關仲聞想了想說道。「他這話也對。賈爺對咱們不錯。」羅國賢道。「不錯什麼。你最愛感情用事。這年頭兒不成。誰對你說句好話你就當真的。賈克禮能對咱們好。他也是爲他自己的利益。再說。他這話未必不是騙咱們兩個人。拿他當作知己。你想。他能幹的過和尚不能。和尚一是肯花錢。賈克禮一點兒血也不出。第二學校的房子是和尙的。滿打你把學校弄過去。你不是還得搬家哪嗎。」關仲聞道。「是。那麼怎麼辦呢。」羅國賢低聲道。「咱們還是用離間計。」關仲聞道。「一箭地。」羅國賢道。「不是。離間。」關仲聞道。「橘子也不便宜。」羅國賢道。「唉。不是。就是給他們拴對兒。」關仲聞道。「梨跟橘子拴對兒。」羅國賢道。「你別着急。越着急越聽不見。」關仲聞道。「杏不賤。也快下來啦。」羅國賢賢手指耳朵道。「完全不對。我說的是咱們兩個人。給他們挑着壞。」

關仲聞道。「挑着賣不如擺攤兒。」羅國賢知道關仲聞的耳朵。一陣一陣的。要是聾起來。越嚷越聽不見。於是蹲下來。用手指頭在地上寫了兩個字。關仲聞一看。是「離間」兩字。心裏明白。笑道。「你一說離間。我以爲是梨賤呢。」羅國賢笑道。「幸虧咱門這兒沒人。這要在別處跟你商量一點秘密。豈不都叫人聽去了。」關仲聞道。「你說什麼。」羅國賢道。「你蹲下。」關仲聞見他擺手式。自然明白。便蹲下了。羅國賢在他的耳旁說道。「我去找和尚去。把賈克禮的計劃告訴了和尚。叫他們起內鬨。咱們進去得快一點。這時候還是向着和尚比較好一點兒。」關仲聞點頭道。「對。」羅國賢道。「我去了。」關仲聞站了起來道。「就去好。」羅國賢當真去找和尚。由廟前門兒進去的。和尚老婆在家呢。把羅國賢讓進來之後說道。「他在後院學校哪。您上那兒。……。」羅國賢道。「不。您給請到這兒說話。我有幾句話要告訴

他。您可別提我來。」和尚老婆道。「我一喊他就過來。」說着。隔着一層大殿。扯着嗓子喊起來道。「孩子的爹。有人來啦。」果然。這一嗓子。比電話都快。其聲音高亮。如火車的笛子一般。和尚聽見喊他。便走了過來。一看。却是羅鍋子。和尚又打問心。又鞠躬道。「老沒見老沒見。我正要找你好極了。」羅國賢道。「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和尚道。「沏茶啊。什麼事。」羅國賢道。「秘密消息。」和尚道。「拿烟捲兒來。嘔。什麼秘密。」羅國賢道。「現在學校裏面伏着一個最大危機。」說時。很得意。和尚想了想。想這幾天並沒有沖刺的地方。只是夏世仁在二十一那天換運。給他壓了一件東西。他起不來。不要緊。別的都沒有什麼。於是問道。「什麼飛機。不。危機。對啦。危機。」羅國賢冷笑道。「你知道你的皇位不穩不知道。」和尚訝道。「不曉得。也不致於吧。」心裏想。大概他又來攪惑事來了。吧。羅國賢道。「不致於好。你不相信。」

我也不便說了。」和尚作揖道。「說沒關係。我還有話對你說呢。茶還沒來哪。」和尚老婆在廚房嚷道。「水這就開。」羅國賢道。「現在有人要謀這校長。」和尚笑道。「誰呀。外邊人裏邊人。」羅國賢道。「當然不是外邊人。外邊人他也得謀得了去呀。」和尚道。「可是裏邊人也沒有這個胆量。况且誰不知道這學校是我花錢買的房子。又是我的呀。」羅國賢道。「可是你有短處在人家手裏。」和尚一聽。大吃一驚。問道。「我有什麼短處。」羅國賢道。「上回光眼子掉大坑裏面。」若知和尚聽了。作何態度。且看下回。

第十八回 君子曰終

羅國賢對和尚說了他的短處。和尚一聽。果然也有幾分恐懼。他倒不懼賈克禮。他是怕人家嚷出去。說郝校長曾經光眼子掉坑裏。叫學生

看見過。不用說跟街坊小媳婦有什麼關係。就是這樣。已經有失師表。他想。「這也許不是賈克禮的意思。一定是羅鍋子對我要挾。這傢伙是慳扭。八字裏注定的我的對頭。沒辦法。賈克禮已經叫我下了鎮物。決不會反抗我。」和尚認死了八字兒了。他道。「好呸。容我調查調查。你也幫我調查一下。內外都防守着。自是抓着他們的毛病。咱們就快刀斬亂麻。一下解決。你看好不好。」羅國賢自然認爲滿意。心裏便更對和尚忠實起來。遂又談了幾句話。和尚直打哈欠。羅國賢只得辭了出去。和尚老婆的茶。始終還沒有沏來。羅國賢走後。和尚心裏想道。「這小子。非得想個計策洽洽他不可。他想抓我的短兒。真是如來佛前說法。」他找到賈克禮道。「賈爺。羅鍋子這傢伙找過你沒有。」問得賈克禮一聽說。「沒有呀。」和尚道。「這傢伙想給咱們離間。他說你要謀校長。真是豈有此理。」賈克禮生氣道。「這真是想不到的事。」

謀校長。衝我這資格也不夠呀。我非得找他去不可。胡說八道。那不成。」和尚道。「得啦。咱們不上他那個當就得啦。你也別爲這事生股子氣。」賈克禮越發氣勢汹汹。恨不能跟羅蝸子打一架才好。他倒不是恨他造謠。是恨他給自已洩露秘密。賈克禮拿羅國賢當知己人來對待和尚。不想羅國賢確忠實於和尚。和尚拿賈克禮當作好朋友。不防備他。可是賈克禮却積極謀他的校長。羅國賢對和尚忠實。和尚却時時想給他。天下事不可測的實在太多。賈克禮見這個底已經洩露。雖然和尚放心自己。可是日子長了究竟壞事。於是她謀校長愈急。他思由高始覺裏裏入手。把和尚霸佔學校跟高始覺說了。叫高始覺跟和尚幹。兩個人去打官司。兩方一定全委託自己辦理學校。則坐山觀虎鬪。乘機把學校遷移。收漁人之利。想好了主意。便去找高始覺。高始覺還住在醫院裏。精神甚好。只是氣短。走不得路。醫生告訴他須要靜養。

一切的事都別管。那麼天塌下來，也不准發愁。這病就怕受激刺。這天賈克禮來找他。把和尚如何霸佔學校。誘惑女生。對於高氏如何侮辱。有枝添葉的一說。叫他跟和尚去幹。找律師。話還沒有說完。高始覺已經不成啦。面白如紙。嚇得賈克禮連忙跑去。高始覺延到夜裏。竟自壽終正寢。醫院裏給賈老婆子送信。叫他前去領屍。高老婆子一邊哭着一邊去了。到了醫院。大鬧一場。說屍首放在那裏。跟他打官司。砸了好幾扇玻璃。醫院這邊再三解勸。說這完全怨昨天有一位姓賈的。說話刺激他了。高老婆子不聽那套。非叫醫院給買棺材不可。要沙木十三圓兒的。醫院這方面說。「叫他靜養。不要管閒事。他還要管。醫院不能負責。」高老婆子只是哭鬧。他想一定可以鬧出點兒什麼來。最後。有個外國人出來。說着外國音的中國話。「這個婦人在這裏鬧不成。醫院要靜的。不准這樣鬧。叫巡警來。」高婆老子一見外國人。心裏就害

怕了。立刻收了眼淚。趕緊把屍首運走。她怕洋鬼子挖高始覺的眼睛五臟。早些運出。還落個整屍首。尸首運到家裏。又跟賈克禮去鬧。賈克禮慌了。說。「這全賴和尚。和尚要不霸佔學校。他不致於死。況且我也窮光蛋。一個子兒沒有。跟我鬧是白鬧。和尚有錢。不如找和尚鬧去。」這話挺靈。高老婆子又找和尚鬧去了。說。「非把死屍停到廟裏來不可。」和尚也很硬。兩下裏很僵。後來經人說合。叫和尚買個棺材。送一柩。這才解決。接三那天。學校同仁掛了一塊帳子。賈克禮寫的一帳花。「駕返瑤池。」後來有人說。駕返瑤池應當用在老太太身上。高始覺是男的。不能用駕返瑤池。於是又改爲「哲人其萎。」學生們也湊了一塊帳子。高老婆不叫要。怕她們一百多人全來吃飯。後來由學校聲明她們不吃飯。這才收下。夏世仁一查帳。見自己結婚的時候。高始覺全家三口出了兩毛錢的份子。這次自然也還出兩毛錢。不過高

老婆子還賺了兩毛。因為還有一個伴宿呢。狗兒穿着孝袍子。在旁邊跪靈。一邊跪靈一邊看熱鬧。他倒成了天之驕子。親戚朋友。全都照顧他。吃飯的時候。特別給他預備他最愛吃丸子。廚子老給他預備丸子。他要是說一聲「我渴啦」。立刻有多少人給他倒茶。不困的時候。有許多婦女叫他去睡覺。給他蓋被。全不驚吵他。他伏在被裏暗笑。他想「這要是多有幾個爸爸多好」。他聽着嬌子大娘們在談着。還談到高老婆子往前走的問題。都說狗兒年紀太小。還承不起家來。有人說「高大奶奶有這個小舖兒。慢慢就可以過着。帶着一個孩子。倒不發愁。」狗兒心說「媽媽還是再嫁一個爸爸好」。到了晚上。親戚朋友街坊全都來了。和尚也來了。郝師傅郝校長是正座兒。還有六個都是七拼八湊。各廟裏現約來的。有的身上還帶着白面兒。和尚一進棚。那街坊四鄰的小孩子全擠進來。那個喊「羣兒。這個喚二禿子。立時人

聲鼎沸。狗吠貓驚。好管閑事的便往外圍。狗兒看着十分得意。以前常欺侮他的孩子們。現在都對他羨慕起來。和尚打過三通兒。外面一喊拿燒活。那些孩子便全擁了出去。親友堂客們。都在想拿靈前的江米人兒。給自己的孩子玩。先跟狗兒預約好了說。「狗兒。有我們路兒一個江米人兒啊。明兒個鐵兒還跟你好好玩呢。」狗兒點頭答應。狗兒正在得意。忽然一陣亂起來。有人叫狗兒快哭。叫着爸爸。狗兒就哭起來。一邊哭着一邊說。「給我留一個江米人。那花臉兒別動。」大家說。「不動不動。」狗兒這才隨着大家走出來。有兩人還扶着他。那門口兒已經人山人海。最前面是燒活。跟着是送三的。每人拿着一股香。小孩兒們就在裏面來回亂竄。狗兒由人扶着隨着一羣送三的走着。前面是吹鼓手的。後面是和尙。非常威武而且透着亂。和尙後面是一羣看熱鬧的。看熱鬧的後面是丈高塵土。這一大隊浩浩蕩蕩出了胡同。

直奔糞場大院。那看熱鬧的小孩子也全跟着。到那裏預備搶燒活的紙人頭。到了夜裏。還放燄口。親戚朋友。專有愛聽放燄口的。領略領略正座的嗓子。郝師傅的嗓子兒倒還不錯。大烟要是抽足了。聲兒還很響亮。底氣挺足。到唱烟鬼嘆的時候。郝校長把烟鬼形容得維妙維肖。烟鬼怎麼現形。怎麼犯癡。婦女們聽都覺很有趣。郝師付唱着唱着自己犯了癡。跟着直打哈欠。眼淚也出來了。腦瓜子有點冒汗。彷彿要斷氣的樣子。好在自己身上帶着藥。唱在半截。又念起經來。他是想借大家念經打樂器的工夫。他好吃藥。誰知別的和尙癡也全上來了。被他鈎的一個哈欠。跟一着個。都打不起精神來。這時旁邊的一舖蓋。那就是伺候哈欠的。一看情形不妙。假如全念不出來。本家兒就不答應了。他想了一個主意。叫大師傅休息五分鐘。仿照電影院戲館子的辦法。趁這時大家吃藥。和尙自然全都願意。本家兒也不懂是怎麼一回事。

以爲應當在這時候休息。和尚各掏仙丹神藥。用水服了下去。果然立刻迴腸九轉。精神百倍。接着唱烟鬼嘆。燄口放完。因爲夜短。天也就快亮了。各人打着哈欠。各自找地方睡覺。伴宿那天。親友也全到了。和尚也穿了西服。因爲當了校長。在學校穿僧服。不好看。所以做了一身西服。今天念經沒有他的事。所以把西服穿出來。可是腳底下仍舊兩隻雲鞋。因爲皮鞋穿不慣。穿在腳上非常難受。和尚老婆先叫他穿下雨時的膠鞋。挺挺軟軟。當皮鞋穿挺好。可是天熱腳發漲。並且愛出汗。還非常難聞。結果穿雲鞋。賈克禮說。「現在穿西服穿便鞋有的是。便鞋能穿。雲鞋還不能穿嗎。」和尚有主意。把雲鞋底下釘上兩個鐵掌。走的時候。也卡登卡登的響。上面沒戴帽子。腦瓜子剃得挺亮。可以照得見人。手裏仍舊拿着素珠。不懂的主兒看了。便驚爲番僧。這是西洋和尚。賈克禮羅國賢都來了。見了面兒都是心裏的勁兒。誰也不跟誰說話。

第二天出殯。和尚等還送了一程。這幾天學校就交給朱抗一個人了。朱抗這時大得其意。竟和學生講起戀愛。偏偏他愛的這個學生是和尙新留心的。和尙批得這學生八字要走桃花運。不想這桃花運却走在朱抗的身上。等到高始覺的喪事辦完。和尙回到校裏。這才曉得朱抗和所心愛的學生講起戀愛。和尙醋勁大發。立刻請朱抗先生走路。朱抗沒辦法。只得離職。可是對於學生仍不能忘情。仍舊加以引誘。學生也很熱烈。和尙竟攔阻不住。和尙又怕太強迫了。學生不念了。白叫朱抗得了便宜。遂對學生加以利誘。果然學生仍就屈服於金錢下了。朱抗大怒。欲聯合羅國賢向和尙搗亂。羅國賢說。一你怎麼不理我來着。我也不能理你。」朱抗沒辦法。給和尙登了一段新聞。說的是萬緣寺淫僧。霸佔高氏學校。氣死高校長。欺壓弱母孤兒。吸食鴉片。提倡迷信。調戲女生。侮辱新聞記者。數了十大罪狀。最未來個深望當局加以

取締。和尚一見大怒。立刻在法院將朱抗告了下來。說朱抗侮辱名譽。賈克禮趁着他們一打官司。他便鼓動學生。叫學生反對和尚。說和尚不夠校長資格。大家一致擁護高氏嫡系賈克禮爲校長。學生裏面有的願意有的不願意。立刻分了兩派。互相攻擊。互相貼標語。互相到社會上宣傳。這事兒越傳越臭。越鬧越不像話。甚致有的攻擊和尚那派的說。使了和尚錢。還跟和尚不清楚。和尚一見起了內亂。真沒想到賈克禮作了自己的對頭。於是下令把賈克禮免職。賈克禮當然不示弱。聯合各界。招待新聞記者。甚致有把和尚驅出山門。整個兒把萬緣寺作成學校之勢。汪笑我趁亂和一個女生也講上戀愛。携手潛逃。羅國賢是兩方面助陣。越打越激烈。鬧的結果。是下令解散。始覺女子職業學校這塊招牌。算是揭下來。學生也全各自闕回家去。大家沒得爭。也就平息下來。經大家一說合。和平了結。算是和尚沒丟了廟。鬧個色空。

空色。大家仍舊原狀。賈克禮也沒地方去了。又跑到茶館謎社兒裏去。大家正自興高烈采的猜謎。一見賈克禮進來。全都說道。一賈爺。少見少見。今天貴人駕到。咱們得特別歡迎歡迎。一賈克禮道。一得啦。還貴人哪。差點兒成了罪人。一大家道。一始翁故去。真是怪可惜的。我們正要想開個追悼會。打算給他出個紀念冊子。一賈克禮道。一這個我贊成。我一定幫忙。我那裏存他不少書札散文。什麼頤和園遊記等等。都是不朽之作。一大家說。一賈爺知道他的經歷很詳細。求你給作個傳吧。一賈克禮道。一可以可以。不過我的文章太糟。還得求諸位改改。一大家又一陣客氣。羅國賢道。一賈爺今天這麼閒在。一賈克禮一看。說道。一喝。羅爺在這裏。什麼時候來的。一羅國賢道。一來了不久。賈爺猜幾條兒。一賈克禮道。一噯。攔了這些日子真是全忘了。一羅國賢道。一世事如謎。你看。這個學校。忽然散了。想起來不是一個謎嗎。一賈克禮

道。一女人總是禍水兒。」羅國賢道。「這與女人何干。」賈克禮道。「始覺爲什麼死。不是學校糟了嗎。學校爲什麼糟了。不是叫人拐款潛逃嗎。爲什麼拐款潛逃。不是學校逼得嗎。爲什麼逼他。不是學校沒錢了嗎。爲什麼學校沒錢。不是叫騙子騙去了嗎。爲什麼騙子要來行騙。不是因爲看掉她們幾個女生嗎。所以說。推其源是女人的禍水。」羅國賢道。「這樣一說。任何事都可以推罪於女人身上了。」他們正在談着。一個老頭兒走過來道。「賈爺您猜猜我這個謎。」賈克禮順着他以手所指的一看。見那謎條寫的是「蓮花落」下寫「扣禮檀弓」一句。「他想了許久。只是想不出。根本他的舊書底沒有什麼。別人也。想也。想不出。差不多都往唱曲兒裏猜去了。最後。老頭兒自己宣布了。他道。「蓮花君子者也。蓮花落則猜什麼呢。我說了。是君子曰終四字。」大家一聽。齊聲贊好。說。「倘若始翁在此。一定早就射中。而且還

要贊嘆呢。」說着。大家又嘆息一番。謎會也就在這個感慨聲中閉了幕。



